

十字军骑士

已经是夜晚了，在蒂涅茨的一家客店里，几个贵族和商人还坐在一位远方来的骑士周围，津津有味地听他谈着自己的经历。店主人不时捧起一桶麦酒，把每个人面前的陶器酒杯斟满，同时也好奇地听着。

“我是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骑士自我介绍说，又指了指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他，是我哥哥的儿子，叫兹皮希科。我的骑士纹章是‘戴姆巴·波达科华’，战号是‘格拉其’！”

玛茨科正当中年，蓄着一部大胡子，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孔却很消瘦。头上的发网镶着珠子，身上的皮外衣有胸甲的痕迹。腰间束着铜扣串成的腰带——这标志着他是个受过册封的骑士。腰带上系着一把套着角质刀鞘的战刀，还有一支旅行时用的短剑。他那威武的神态和豪爽的语气使几个贵族和商人十分羡慕。坐在玛茨科身边的兹皮希科还是个小伙子，留一头长发，也穿着一件皮外衣，只是不束腰带。他的表情也和他叔叔不同，是轻松愉快的。

“请问这位高贵的骑士，波格丹涅茨在什么地方呢？”一个贵族问道。

“这位老兄，你应当问，波格丹涅茨旧址在什么地方。”玛茨科喝了一口酒说，“因为现在这地方没有了，前几年在战争中给烧毁了。我们家什么都被抢光，农民逃走了，地也荒了。后来，这孩子的爸爸重建了家园，可第二年，一场洪水又把什么都冲走了。我兄长一病而亡，剩下我和这个孤儿——他母亲早死了。我听说要跟十字军骑士团在立陶宛打仗，就把地押给了修道院长，买了马匹和盔甲，投军去了。”

“带着这小子吗？”“带着。那时他还不是小伙子哩，才十二岁，也骑了一匹小马，给我拿头盔，拿长矛。噢，别看他年纪小，可从小就身体强壮。十二岁的人就能把石弓支在地上，胸口抵住山柄，拉满了弓。我在战场上看到的一些骑士还胜不过他呢！”

“讲讲您在立陶宛打仗的事吧！”

“嗯。十字军骑士团每年都要出征立陶宛，一直打到都城维尔诺。这伙强盗一路上砍树林，烧城堡，把那里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当地的人都不愿意留在家乡了。哪怕是到天角地边呢，只要远远离开十字军骑士就行！”

“听说十字军骑士都很善战啊！”三个商人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真的。打仗的时候，他们穿着铁甲胄，排成队，象是一堵墙，前进起来，简直象一个人！这些骑士很勇敢，往往是这样：骑在马上，端起枪矛，单枪匹马就敢去冲击一支大军！”

“基督啊！”听客们惊异地伸长脖子喊起来，“我们这边的骑士怎么样，快说说！”

玛茨科举起酒杯，又喝了一月，“别担心。我们的人都是好样的，全是出色的骑士和刚强的汉子，不管是使宝剑还是使斧头，都得心应手。我敢说，虽然十字军骑士很气派，可我们能打败他们！”

意为圆头的马蹄铁，

意为冰雹。战号是战斗时呐喊助威的呼号。

受过册封的骑士都束腰带，戴踢马刺。

“那就好了。但愿天主保佑！”听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听玛茨科继续说下去。

“骑士团和我们交过一两次手以后，心气儿就不那么足了。他们就急得直骂我们：‘就算你们不怕死，可你们帮助异教徒，你们要受到天主的惩罚！’你们听听，这是不是无中生有？我国的国王和王后已经给立陶宛人洗过礼了，那里的人都崇拜我主基督，怎么是异教徒哇！当然啦！还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怎样崇拜。说起来也让人好笑，他们过去信奉魔鬼，差不多都披头散发的，连公爵也难得有个梳头的。他们最喜欢吃烘萝卜，饮食没有节制，和牲口们一起住在森林里。男人们很会打仗，女人们也有长得美的……”

玛茨科滔滔不绝他讲着，几个客人听得入了迷。

“您真见过大世面呀！”一个商人说。“是啊！你们这些人见过这种世面的，可就不多喽！”玛茨科有点得意。

“会多起来的！”那个商人说，“我听说克拉科夫就要举行大宴会了，为国王和快分娩的主后祝福，听说还要进行空前的大比武呢！我们就是从各地赶来，要去见识见识的。这位骑士想必也是要到克拉科夫去吧？”

“不错，要去的。我也听说了比武的事，还想去显显身手呢！”玛茨科转身望了望兹皮希科，“他虽然年轻，嘴上还没长毛，可已经掀倒过几个穿胸甲的骑士了。他这次也要参加比武。”

一直没开口的兹皮希科孩子似的笑了笑，说，“我还准备选一位姑娘，为她效劳，再去找一个妻子。”

“你应当先把骑士的腰带和踢马刺弄到手！”玛茨科纠正侄子的话。

“我知道。不经过比武，国王是不会册封骑士的。我可以和任何人较量一番。”兹皮希科很自信。

两个贵族听了，又撇嘴又摇头，嚷起来：“这小伙子，别夸海口了吧！在国王面前比武的，都是最有名的骑士。你能和他们较量吗？别瞎扯了，你才多大？”

“十八岁！”

“还是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你捏成肉酱！”

“哼，等着瞧吧！”

玛茨科连忙把话岔开，向两个贵族反问道：“你们谁是克拉科夫夫人？我听说国王对从立陶宛战场上回来的人，都会慷慨赏赐。是真的吗？”

“是真的！”一个贵族抢先回答，“国王很高兴看到从立陶宛回来的人。他们都会受到盛宴的招待。”

“太好了！我一定要向国王表示敬意！”玛茨科伸出一双宽大的手掌，很自豪他说起来，“我已经为国家效劳多年了。如果一旦又发生战争，我还要出征的。你们没到过战场，不会知道这次立陶宛战争打得有多激烈！十字军骑士团包围了维尔诺，用云梯攻城，还施用诡计，可都没成功。后来我们打了过去，他们招架不住，死伤无数，这才逃走了。现在立陶宛人正在重建城市。有个教士预言，今后在维尔诺城下，再不会看到十字军骑士和他们的士兵了。真要是这样，你们想想，那都是谁的功劳哇！”

客人们一个个都点着头，七嘴八舌他说：“这话不假。您说的都是真话呀！”

正说着，窗外忽然一阵喧哗。琴弦声，歌唱声，笑声和马的鼻息声和在一起，清静的客店外顿时热闹起来。店主人连忙跑了出去。很快，他又跑了进来，嘴里嚷着：

“是宫廷来人啦！”

跟着，一个身穿蓝外衣，头戴红折帽的宫廷仆从走了进来，瞟了众人一眼，又对店主人说：“赶快擦桌点灯，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今天晚上要在这里歇息！”说完，走了出去。

店主人忙不迭地准备去了。客人们互相看看，都感到很惊异。

一个商人说：“这位公爵夫人，是玛佐夫舍公国 雅奴希公爵的夫人，从前的国王盖世杜特的女儿，又是立陶宛大公威托特的妹妹。最近她一直住在克拉科夫。现在一定是出去访问谁又回来了。”

另一个商人连忙说：“这种贵人我们高攀不上，赶快离开这里到谷仓睡会儿去吧！”

三个商人都急匆匆地走了，只剩下玛茨科叔侄和两个贵族。玛茨科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些人不去修道院，偏到这小客店投宿呢？

玛佐夫舍公国在波兰北部，华沙附近。

这时候，公爵夫人达奴大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她身穿淡绿色衣服，外披一件红斗篷，系一条金黄色腰带，身后跟着的宫女都戴着淡红色或淡紫色的花冠，手里捧着采来的一束束鲜花。再后面又有一群宫廷侍从和小厮。这有说有笑的一样人，立刻把客店挤满了。

“赞美那稣基督！”公爵夫人站在屋中央说。

“永生永世，阿门！”屋里的人同声回答，又深深施了礼。

“店主人在哪儿？”

店主人走上前去，公爵夫人告诉他：“我们打算在这里停一停，都饿了，请快准备些吃的来。”

店主人答应着退了出去。玛茨科他们也准备离开，可公爵夫人留住了他们。

“你们都是贵族，正好大家认识一下。请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当她听说玛茨科从立陶宛来，就高兴地拍起手来：“巧极了！你快把维尔诺的情况和我的兄弟姐妹的情况说给我听听。威托特公爵要来祝贺王后分娩吗？”

“他很想来，可不一定能来。他送给王后一只银摇篮作为贺礼，让我和我的侄子带来了，已经让几个教士送到克拉科夫去了。”

公爵夫人看了一眼兹皮希科漂亮的身材，正要说什么，被刚进来的修道院教士打断了。教士请她住到修道院去，因为到达普通客店歇息不符合她的身份。

公爵夫人却不以为然，摆摆手说：“我们只是停停。再说这么一大群人。不大想休息，光想唱歌跳舞，我怕吵醒了教士们。”

“那就让我们去拿些酒来吧。”教士说。

“这我们到愿意领情。”

教士刚走，公爵夫人就喊了起来：“达奴莎，快来唱一支歌吧！让我们开开心。”

“唱啊，达奴莎，唱啊！”宫女们也跟着喊。

从公爵夫人身后走出来一个小姑娘。头戴小花冠，金黄色的头发披在肩上，身上的蓝色衣裙和脚上的红尖鞋相配，十分好看。看来，她不是第一次唱歌。她很从容地抱着小琵琶站到一条板凳中间准备唱了。两个专门弹唱的乐人坐在板凳的两头，一个弹起了吉他，一个弹起了大琵琶。随着琴声，小姑娘象一只鸟儿似的昂起头，银铃般的歌声响了起来：

如果我有雏鹅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西利西亚的雅锡克。

我要坐在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心爱的人儿，

柳巴飞来了，可怜的孤儿！”

这民间小调，使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公爵夫人还随着歌声前后移动着身子。这歌声尤其使年轻的兹皮希科心醉。从小就在军队里生活的他，对战场上可怕的情景已经看惯了，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美妙的歌声。于是，他用手碰了碰身边一个年老的宫廷侍从。

“请问，她是谁？”“她是公爵夫人身边的小女孩，是最讨人喜欢的一

个。”

“她叫什么？”

“你没听夫人叫她达奴莎吗？她父亲是个有名的骑士，叫尤仑德，是个勇敢的伯爵。”

兹皮希科的耳朵里不断回荡着达奴莎的歌声。他不觉脱口而出：“谁是她骑士呢？”

“骑士？”那老侍从听了连连摇头，“她还是孩子，才十二岁呀！”

“那么，她是在宫廷里长大的了？”

“说来话长。她的母亲本来是公爵夫人的宫女，后来嫁给了尤仑德。因为受公爵夫人的喜爱，她把自己的女儿也起名叫安娜·达奴大。五年前的一次战争，就是十字军骑士团袭击公爵的那一次，她被吓死了。这孩子就由公爵夫人收养了。”

兹皮希科的额头上暴出了青筋：“这么说，是那伙强盗杀死了她的母亲？”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怎么回事？这位骑士，您怎么称呼？您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我是德鲁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当时我也在场。五年前，本来很平静，谁也没想到战争。公爵象往常一样，没带士兵，只带了一些侍从，去造一座新城堡。设想到十字军骑士团的人突然发动进攻，捉住了公爵，还杀了我们好多人，我身上还有一个伤疤呢！……直到国王愤怒了，要向他们宣战，公爵才被释放……”

“这女孩的母亲——？”

“一个头盔上插着孔雀毛的十字军骑士把她绑在马上”要抢走她。她连气带怕，当时就吓死了！为了这件事，尤仑德发誓要向骑士团的人报仇。这些年，他一有机会就去打他们，已经杀了他们不少人。”

达奴莎的歌声高昂起来，米柯拉伊被吸引过去，专心听了起来。兹皮希科却默默地想着什么，又问道：“您刚才说，她还没有骑士吗？”

米柯拉伊没有回答，而歌声停止了。一个胖大的乐人往起一站，使那条板凳立刻翘了起来。达奴莎站立不稳，伸出小手乱划拉，眼看就要摔倒，周围人都惊叫着要去扶她。

就在这时候，兹皮希科象野猫似的窜了上去，一把把她抱在了怀里。

公爵夫人大笑起来，伸出双手喊着：“这就是达奴莎的骑士！小骑士，把小姑娘还给我们吧！”

兹皮希科把达奴莎送到公爵夫人面前，然后跪下去，高声说道：“就照您的话办吧！这个小姑娘已经到了有她自己骑士的时候了，我也应该有自己情人啦。如果您允许，我愿意起个誓，一辈子忠于她！”

公爵夫人先是一惊，觉得这事情很突然，继而她又高兴地笑了，对达奴莎说：“这要问你了，你想为自己找个骑士吗？”

“我要，我要——”达奴莎搂住夫人的脖子快乐地尖叫着。周围人也都放声大笑。

“好吧，这位小骑士，你就起誓吧！”公爵夫人对兹皮希科说。

兹皮希科跪在地上，一本正经他说：“我许愿，到了克拉科夫，我就把矛挂在客店门口，请一位学者写张羊皮纸，宣告：达奴大·尤仑德小姐是世上最美丽最有德行的姑娘。谁要反对，我就和他拚个你死我活，要不就有一

方当俘虏！”

“你很懂得骑士的规矩。还有么？”

“还有。我听说，小姐的母亲是被一个头盔上戴有孔雀毛的十字军骑士害死的。所以，我要在腰上贴肉扎一条麻绳。非等我亲手杀了几个十字军骑士，从他们头上拔下三簇孔雀毛，决不解下这根麻绳！”

公爵夫人听到这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说：“别拿这种誓言开玩笑。去和我们的敌人作战，当然可敬。可你还太年轻，在战场上很容易送命的。”

玛茨科觉得该自己说几句了，就往前走了几步，对公爵夫人说：“仁慈的夫人请放心。对于一个骑士，不管老年年少，在战场上都得冒生命危险。如果真的战死了，那倒是令人钦佩的结局。我这个侄子，您别看他年轻，可无论是骑马、徒步，矛刺、斧砍，短刀、长剑，投枪、肉搏，他都经历过，和十字军骑士团的人也打过。如果真象他刚才说的，杀死几个，也是一种荣誉呐！”

公爵夫人这才点点头，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位侠义的小骑士打交道了。”又对达奴莎说：“今天，你是上宾，就坐在我的位子上。好，把你的手套给他。不要笑，笑就不庄严了！”

达奴莎脱下手套，交给了兹皮希科。她虽然装得十分庄严，可一双蓝色的眼睛总是闪闪的，对跪着的年轻人笑，两只脚禁不住摆来摆去。

兹皮希科恭敬地接入手套，吻了吻，又吻过达奴莎的双手双脚。然后站起来，晃着手套，一边叫着“带孔雀毛的狗东西们，来吧！”一边就跑了出去。

在场的人倒并不很认真地看这件事。他们知道，誓约并不能约束起誓的骑士，找个修道士就可以解除誓约。当时，每个有权势的家族的姑娘和结过婚的妇人，都有一位骑士。一个骑士对一个姑娘起誓，并不因此就是她的未婚夫。相反，他往往是要同别的姑娘结婚，尽管他会忠实于他的誓约。再有就是年龄。达奴莎虽然才十二岁，可当时，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就能当上总督。雅德维迎当波兰女王的时候才十五岁。姑娘们往往在十三岁就出嫁了。

修道院的教士又来了，他带来了点心和葡萄酒，并且邀请大家在天亮后去修道院进早餐和休息。公爵夫人答应了。

这时候，兹皮希科大步走了进来。他已经换了一身装束，是刚从马本上取下来的。头上罩着丝织的发网，上面装饰着琥珀串珠和珍珠。上身是一件绣着狮身鹰头怪兽的白色绸衣，系上一条金腰带，上面还挂着有象牙剑鞘的小宝剑。裤子上红绿条纹和黄紫条纹构成棋盘似的花格，脚上穿一双长鞋尖的红鞋子。这都是他在战场上夺过来的战利品。崭新的装束立刻引起了全屋人的注意，很多人走过来围着他赞叹着，他站在中央，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态，扭动着身子，让每个人都看个明白。达奴莎也向他走过来，可没到跟前又停住了，红着脸扳起了手指。

店主人和教堂来的仆人把吃的东西摆好了，有大盘大盘的煮鸡蛋和香肠。众人闻到酒菜的香味，都朝桌子奔过去，等公爵夫人坐了首位，也就纷纷落座，忙着吃起来。

兹皮希科坐在达奴莎旁边，不时给她拣几片最好吃的腊肠。酒菜入了肚，满屋子的人又吃起了硬壳果，一片“咔嚓咔嚓”的响声。兹皮希科为了显示他骑士的力量和节制饮食的精神，不象别人似的把硬壳果放在嘴里咬，而是用手使劲捏碎，把果肉拣出来都送给了达奴莎，又用力一吹，把果壳吹到半

空中。这引得达奴莎笑得什么似的。公爵夫人怕她笑呛了嗓子，连忙让兹皮希科停止了这种娱乐。

吃喝完了，人们又欢叫起来。有的跳舞，有的听乐人演奏，弹琴声、跺脚声响成一片，还有人随着节拍敲着碟子。有人想让达奴莎再唱支歌，可一看她，已经靠在那个骑士的肩头上睡着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生怕弄醒了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人们发现外面开始发亮了，跟着，鸡啼了，教堂的钟声也响了。大家一个跟着一个都跑了出去，达奴莎这才醒过来。

“我们一起去修道院吧！”公爵夫人说。

午后，公爵夫人一行离开了蒂涅茨修道院，到克拉科夫去。玛茨科和兹皮希科也一同前往。他们按照进入大城镇的规矩，都穿上了全副盔甲，骑在高大的种马上，手里握着长矛，腰间佩剑，斧头插在马鞍上，象是要去打仗。

兹皮希科确实盼望着打仗，好和十字军骑士团拚个死活。骑士团在波兰，在立陶宛干尽了坏事，人们早对他们恨之入骨了。现在虽然是和平时期，可骑士团的人随时都会背信弃义，挑起战端，杀人越货。波兰的骑士们谁不盼着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教训他们一番呢？兹皮希科想到达奴莎的母亲就是在五年前，十字军骑士团袭击玛佐夫舍公爵时死的，心中暗暗祷告，让自己能及早杀死三个头盔上有孔雀毛的十字军骑士，实现对达奴莎的誓言。可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十字军骑士都戴孔雀毛，只有那些掌管城堡的执政官才有这种帽饰，机会是很难得的。再有，他还没受过册封，还不能向受过册封的骑士挑战——这也是骑士的规矩。于是，他又盼望着参加比武，好在取胜之后，得到骑士的腰带和踢马刺。

兹皮希科想着这些，高昂着头，挺着胸脯，雄赳赳地走在公爵夫人的马车旁，引得坐在公爵夫人身边的达奴莎不时望着他。

和兹皮希科并骑而行的玛茨科，想的和侄子不完全一样，他不大喜欢侄子对一个小姑娘立下的誓言。他也盼着打仗。但主要希望在战争中发一笔大财，得到一批俘虏，然后，叔侄俩回到波格丹涅茨去，重建家园。再说他自己年纪大了，不想结婚了，家族的延续，全靠兹皮希科了。

人们的说笑声打断了玛茨科的思绪，他抬起头向前方望去，眼神儿顿时定住了，嘴里不觉叫出了声：“前边山头上有个人！”

兹皮希科也看见了：“一点不假。长得那么高大，别是个山神吧！”

赶车的马夫听了，立刻勒住了马，停止前进。公爵夫人吃惊地望着前方，侍从们也都围了过来。大家看到了，山头的那个人也勒住了马，一动不动地站着，朝这边瞧着什么。这是个什么人呢？大家都纷纷猜测着。

“我去看看，我可不怕他！”兹皮希科说着，就飞驰向前了。玛茨科不放心，说了声“我也去看看！”催马跟了上去。

兹皮希科离山顶越来越近，渐渐看清了，那个魁梧汉子没穿盔甲，只穿着白色亚麻布的短衣，头戴一顶钟形的绒帽。那人见兹皮希科走近了，和藹地打起了招呼。

“赞美那稣基督！”

“永生永世！”

“请问，山下来的是玛佐夫舍公爵夫人殿下吗？”

“是的，不错。”

“那么，你们是从蒂涅茨过来的了？”

兹皮希科没有回答，因为他已经被眼前的另一个情景惊住了：瞧！这大汉身后不远，走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披着一件绣有红十字的白色斗篷，头戴一顶钢盔，盔上插着什么？啊！一簇华丽的孔雀毛！

“十字军骑士！”兹皮希科觉得周身的血都沸腾了。他来不及细想，端起手中的长矛，俯下身子，嘴里喊着“格拉其！格拉其！”催马直奔那个十

字军骑士。

“端起你的矛！”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十字军骑士愣了一下，当看到对方的确要攻击自己的时候，连忙勒住了马，端平了手中的长矛。而兹皮希科的矛已经朝他的胸口刺了过来。

就在这时候，一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把兹皮希科的矛一把夺了过去，猛地一下折断了，又一只手勒住了他的马。

“你这疯子！你在干什么？！”深沉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在攻击一位使者，这是侮辱国王！”

兹皮希科扭头一看，原来正是那刚才遇见的大汉，不觉怒气冲天，抽出斧头，高叫起来：“你放手！我要杀了这条顿人！”

“放下斧头！”大汉厉声喝道，“你不放下，我就把你打下马去！你冒犯了国王，你要受到惩罚！”

大汉把手一招，后面一队士兵走了上来，保护住那位十字军骑士。

玛茨科赶到了。他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兹皮希科干了一件蠢事，脸色十分难看。但是，他还是准备保护自己的侄子，就把马骑到了兹皮希科和大汉中间，手握宝剑，向大汉问道：“你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力干涉他？！”

“我的权力是保卫京城的治安。我叫波瓦拉。”

一听对方的名字，玛茨科和兹皮希科都低下了头，拔出一半的宝剑又落入了剑鞘。波瓦拉，大名鼎鼎的波兰骑士，最受人们尊敬的国王的代表。他俩在歌手们那里听过赞美他的歌，他那高强的武艺非常人能比，攻击他等于把自己的头交了出去。

玛茨科首先冷静下来，尊敬他说：“向您的威名致意。”

“也向您致意。”波瓦拉回答，又转向兹皮希科：“这毛孩子，你干了些什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通往京城的路，袭击使者。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吗？”

玛茨科连忙替侄子解释：“他攻击使者，是因为太年轻，太愚蠢，没有头脑。等我把事情的来由告诉您，您就明白了。”

“我的责任是照国王的命令行事，给他戴上脚镣。”

“他是个贵族。”玛茨科再次辩解。

“那好，让他凭骑士的荣誉起誓，保证会进宫投案自首。”

“我起誓！”兹皮希科大声喊道。

“很好，你们叫什么？”波瓦拉听完玛茨科的介绍，又说：“你们和公爵夫人同来，就是她的人罗？可以请她在国王那里为你们求情。”

“我们可不是她的人！”玛茨科一听对方提起公爵夫人，就来了气，“我们是刚从立陶宛来的。要是不碰上她也就不会有这件事了！”

他就把兹皮希科对达奴莎起誓的事说给波瓦拉听。他越说越生气，狠狠地瞪着兹皮希科说：“我宁愿看你战死在立陶宛！可你个小畜牲，现在都干了些什么？！”

兹皮希科搓着手，嗫嚅地说：“我一看见孔雀毛，就只想到杀了他，别的事……”

“我明白了。”波瓦拉打断他的话，“这个少年所以犯罪，是因为轻率。既然如此，我倒愿意不加过问，可惜办不到，除非那位骑士团的执政官能答应不向国王告状。你去求求他吧！”

“什么？”兹皮希科一听就惊叫起来，“让我去向十字军骑士赔罪？我

宁可去自首投案！”

波瓦拉严肃地看着他说：“你这不聪明！我比你更知道怎么样才符合骑士的身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请求人家恕罪，并不为此感到难堪。”

“我宁愿和他决斗，哪怕是死了。”兹皮希科红着脸说。

“算了吧！你还想跟使者决斗啊，你这蠢货！”玛茨科气得脸通红，又转向波瓦拉：“他打仗打的，变得多粗野！让他去跟客人说话，他也讲不出什么好话。这样吧，我替他去，求人家饶他这一回。如果那位愿意决斗，等他的使命完成了，也由我应战。”

波瓦拉摇着头说：“他出身望族，又是个执政官，不会随便同任何人决斗的。你别跟他提这些事。好吧，你去说吧，天主保佑你。”

玛茨科用手指点着兹皮希科：“你呀！等着吧，我要为你对人家低声下气啦！”说完，向那十字军骑士走了过去。

这位使者是代表十字军骑士团来向国王和王后祝贺分娩的，叫里赫顿斯坦。此刻，他正端端正正地坐在马上，沉着脸等着这几个人向他谢罪。所以玛茨科用日耳曼语向他为年轻人的鲁莽行为进行解释的时候，他傲慢地昂着头，灰眼睛里露出极其轻蔑的目光。这目光使玛茨科不由得心中火起，脸也涨红了，说的话也乱了层次，结结巴巴的。

波瓦拉看到这种情形，马上走过来，笑着调解道：“您瞧，这位使者并不介意这件事。一个高贵的骑士是不会同不懂规矩的孩子计较的。年轻人嘛，都不免鲁莽一点。”

可是，里赫顿斯坦竟一语不发，摸了摸唇上的黄髭，毫无表情地迳直向前走了，瞧也不瞧他们一眼。吓！玛茨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不由得握紧了宝剑把，“等着吧，你这恶棍！等你结束了使命，我就来找你！”他用波兰语低声说。

波瓦拉示意他别这样，就独自催马向前，追上里赫顿斯坦，和他说起来。里赫顿斯坦这才开了口，和波瓦拉交谈了几句。波瓦拉又跑回来，对这叔侄二人说：“他说如果你们满足他的要求，他可以不再向国王控诉。”

“什么要求？”

“他说他现在要去向公爵夫人致敬，让你们也过去，下马，摘下头盔，光着头，站在众人面前，向他求饶。”波瓦拉见兹皮希科脸上青筋直暴，马上又补充说：“你听我说。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们这样的人，是困难的。不过，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多半会成为刽子手的刀下鬼了！”

叔侄俩听了，呆若木鸡，都低下头不说话。

“怎么办？”波瓦拉催促着。

兹皮希科在这短暂的时刻，好象长大了二十岁。他抬起头，倔犟地说：“即使我有两个脑袋，该砍也得砍掉；可我的荣誉只有一个，我决不愿沾污它！”

波瓦拉又看着玛茨科。玛茨科沉痛地说：“这孩子是我抚养大的，按说我们家族就靠他了，我真不愿意他这么去死……可是，看来他不能满足那个十字军骑士的要求。是的！要他的命他也办不到！”说完，他的脸禁不住抽搐起来，上前抱住侄子的头，颤声叫道：“兹皮希古，我的兹皮希古！”

“你们都是真正的骑士！”波瓦拉赞叹着，“既然这个年轻人答应投案自首，我就不锁他了。别难过了，我准备在国王面前尽量为你们说话。可我也真不明白，你这孩子这么爱惜自己的荣誉，却不懂爱惜国家的体面。”

三个人一起下山，向公爵夫人的车队走过去。这时候，里赫顿斯坦已经在那里了，他头上的孔雀毛在一群波兰人中间闪动。看见兹皮希科和玛茨科过来了，他立刻又露出轻蔑的神态，等着看他们在自己人中丢脸的场面。不料，那叔侄俩装没看见他，兹皮希科和达奴莎说笑起来，玛茨科则和侍从们说起了波瓦拉的力大无穷。里赫顿斯坦看他们这样随随便便，心中十分气恼，等了一会儿，才看出对方根本不打算下马求饶。他便立刻向公爵夫人和波瓦拉告辞，说要到蒂涅茨修道院去，然后就带着阴冷的表情朝公爵夫人来的方向走了。

这边，人们都兴致勃勃地赞美起波瓦拉来。话题自然转到了骑士的力量上。在那个时候，气力比任何其他品质都更受到人们的颂扬。人们谈起了许多著名的骑士，说他们的身材都高大魁梧，有宽阔的双肩和非凡的气力，有的能一连战胜十二个对手，还有的能用手把新鲜的木头握出汁水来……

兹皮希科听着这些，把刚才的事全忘了。为了在达奴莎面前显示自己的气力，他也折了一根粗树条来，对大家说：“我也能握出水来！”说完，狠命一捏，粗树条果然渗出了汁水。公爵夫人大笑起来，宫女们都向达奴莎祝贺，兹皮希科自然十分得意。只有玛茨科见了暗自伤心，心想：“可惜呀，他就要给砍头了。”

大家又急着赶路了。波瓦拉靠近公爵夫人的车，才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她，请她在国王面前求求情。公爵夫人吃了一惊，随后又满面愁容，说：“如果王后能替这个小骑士说上一句话就好了。国王对王后十分尊重。可是，她就要分娩了，不好去打搅……”

克拉科夫的城堡已经在望了。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车马多了起来。进城的货车上装满了谷物、盐、鱼、兽皮和木材，从城里出来的货车上装着布匹、麦酒和各种商品。到了城门口，车辆挤得几乎通不过了。一个侍从告诉玛茨科，自从亚该老国王登位以后，因为波兰和立陶宛联合起来，贸易开放了，货品丰富多了，克拉科夫比以前更繁荣了。第一次来到京城的玛茨科看着远处高高低低的房屋和教堂的塔尖，心中不禁为都城的气派叫好。

波瓦拉和公爵夫人还在商量着兹皮希科的事。

“我倒有个办法。”公爵夫人说，“让这个年轻人到我们玛佐夫舍的宫廷来。国王对宫廷侍从会宽大一些。”

波瓦拉连说这个办法好。公爵夫人就把兹皮希科叫过来，跟他说了。兹皮希科马上想到这样可以经常见到达奴莎，就高兴地答应着，做了宫廷侍从。

进了城，波瓦拉热情地邀请玛茨科叔侄到自己家里住下。他自己又忙着找人去了。吃过晚饭，他对玛茨科说：“我刚才找到一位懂法律的神甫，向他询问这件事。他说，侮辱使者就犯了死罪。现在只有祈求天主保佑，但愿那个里赫顿斯坦不去告状。”

四

第二天早晨，玛茨科和兹皮希科跟着波瓦拉到大教堂望弥撒。国王、王后和朝廷大臣以及著名的骑士都将参加这种盛大的仪式。波瓦拉把玛茨科介绍给骑士们，他们一起谈起了立陶宛的战争。里赫顿斯坦也从蒂涅茨修道院赶来了。他经过骑士们身边的时候，只是向波瓦拉点点头，就旁若无人地走上了大教堂的台阶。

钟声响了，大家陆续进入教堂，等候国王和王后驾临。兹皮希科好奇地走到执事神甫的座位旁边，看见他身边有两个红丝绒坐垫，是国王和王后望弥撒时用的。

国王亚该老先进来了。他长着一头乌黑蓬松的头发，清瘦的面孔上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接着，王后雅德维迎也进来了。她以自己的品德和美貌赢得了全国上下的尊敬。当初，她舍弃了初恋而嫁给了立陶宛大公亚该老，使亚该老成了波兰国王，立陶宛人也因此改信了天主教。波兰和立陶宛从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虎视眈眈的十字军骑士团。这些年，王后一直过着圣洁的宗教生活，有关她的传说不胫而走。只有一件令人忧愁的事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就是许多年来，王后来能生育。如今，这忧愁消失了，王后即将临盆的消息传遍全国，人们都在为她祈祷。所以，现在看见王后走了出来，所有的人都仔细注视着她的身段，心里估计着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还要多久才会诞生。

第一次望弥撒结束以后，王后便回房休息去了。角声齐鸣，望弥撒的人走进大厅，准备进早餐。国王坐在上首，克拉科夫主教和教皇的使者坐在他两边。再下面就是玛佐夫舍公国的达奴大公爵夫人和普洛茨克公国的公爵夫人齐叶莫维特——她是国王的亲妹妹。达奴莎坐在公爵夫人的身边，兹皮希科则作为侍从站在她们身后。他朝两边望望，发现那十字军骑士里赫顿斯坦就坐在不远的地方。他看他虽然肩膀很宽，可并不雄壮，心想，要是在战场上或比武场上碰上他，并不难制服他。直到现在，兹皮希科并没把昨天的事挂在心上。

早餐开始了。汤里有鸡蛋、丁香、姜和番红花，散发着香味，人们也都活跃起来。坐在门口的小丑学着夜莺的声音唱起了歌，另一个小丑则绕着桌子，在人们身后学起蜜蜂的嗡嗡声。声音那么逼真，几个客人竟捧着头防备起来，里赫顿斯坦也连拍了几下脑门，引得人们开怀大笑。

里赫顿斯坦这才发现自己弄错了，立刻对坐在身边的一位和十字军骑士团关系密切的主教说了几句日耳曼语。那主教连忙把小丑叫了过来。

“高贵的客人对你说，赏你两个小钱。但是不要把嗡嗡声弄得太近，不然蜜蜂要被赶走！”

这话带着威胁的口气。可小丑仗着朝廷给他的特许权，响亮地回答：“杜勃尔润省的蜜蜂很多，可是被贪婪的雄蜂包围了，去赶走它们吧！”话里充满了火药味。

“说得很聪明。然而雄蜂身上有刺，要接近他们很危险！”主教反击说。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全大厅人的兴趣。波兰军队统帅盛特拉姆忍不住喊

宫廷里的弄臣，在进餐或宴会时作滑稽表演。

杜勃尔润省，原为波兰的国土，后被十字军骑士团占领。

道：“这有什么，可以用火药把它们赶走！”

“用斧子把蜂房砍掉也行啊！”另一个骑士加上一句。

里赫顿斯坦被激怒了，愤愤地用波兰语说了一句：“等着瞧吧！”

“我们瞧过了！在普洛夫崔，在维尔诺！”盛特拉姆不肯放松。

“安静，安静！”那主教想把话岔开，说：“憎恨是团魔火，只有用葡萄酒才能浇灭它，来，让我们喝酒吧！愿天主教徒之间亲密无间！”

不料，里赫顿斯坦冷冷地跟上一句：“愿真正的天主教徒亲密无间。”

“什么？”坐在国王身边的克拉科夫主教生气地喊起来，“难道我们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吗？”

“我不知道。”十字军骑士板着面孔。

国王也听出他话里有话，并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因为他自己是不久前才信奉天主教的。于是，亚该老用缓慢的声调说：“你是说，我不是天主教的国王吗？”他的脸都红了。

“哼！”里赫顿斯坦冷笑一声，“这个王国自称是天主教王国，可它的风俗是异教徒的那一套！”

大厅里的波兰骑士听了，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个个气得握紧了拳头，怒吼着：“这位十字军骑士，你侮辱了我们的国家！无非你是位使者，才不会受到惩罚！”

里赫顿斯坦却不动声色，慢吞吞他说了下去：“我们到过许多国家，那里的人都尊重使者，只有你们不尊重。所以我说你们的习惯是异教徒的习惯。”

这话再次激起一阵喧哗。“可恨，可恨！”大厅里一片吵嚷声。克拉科夫的总督雅斯柯老头站了起来，对客人说：“这位尊敬的骑士，假如您作为使者，在我们这里遇到了不被尊重的事，就请说出来。我们立即严惩！”

“我就要说的。”里赫顿斯坦从容不迫他讲了起来，“昨天，在去蒂涅茨的路上，我受到了你们一个骑士的袭击。尽管他从我的斗篷上的十字，一眼就能知道了我的身份，可他还是企图谋杀我。在任何天主教的国家里，我决不会遇到这种事！”

兹皮希科听了，脸色顿时刷白。他不安地望了望国王，见国王已是满脸怒容。雅斯柯总督吃惊地问道，“这是可能的事吗？”

“请您问一问波瓦拉骑士吧！他是见证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波瓦拉身上。他垂着眼皮站起来，半晌才说：“是，是这样。”

“可耻！可耻啊！”骑士们又大叫起来。有的捶着胸膛，有的敲起了银盘，因为出了这件不光彩的事，他们觉得脸上无光。“让大地吞没这个人吧！”

国王也按捺不住，向波瓦拉厉声问道：“你为什么不开掉他？！”

“因为，因为他是宫廷的人。”

“下了狱没有？”总督问。

“没有。他已经凭骑士的荣誉起了誓，要自己投案的。”

里赫顿斯坦立刻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他不会投案的！”

话音刚落，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是我干的！我是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

一听这句话，骑士们都朝兹皮希科涌了过去。国王怒不可遏地喊道：“杀了他，砍他的头！让这位客人带着他的头回玛尔堡去送给大团长！”他又命令身边的侍从：“快速住他！”

侍从从几步奔了过去，颤抖的手按住了兹皮希科的双肩。

“我不会逃跑的。”兹皮希科说，抬起了苍白的脸。

雅斯科总督举起手，让大家安静，才说：“仁慈的国王，我们应该让这位使者知道，把一个侮辱了使者的人处死，不仅仅是出于您的愤怒，而且是依照了法律。否则他会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律。明天，我要亲自审问这个罪犯。好，把这个罪犯押到监狱去吧！”

望着兹皮希科走出大厅的背影，波瓦拉带着同情的口吻说：“审判的时候，我要把这孩子犯罪的真相都说出来。”

“是啊，看他不过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把羞耻加到我们身上呢？”骑士们都这么说。

忽然，一阵凄惨的哭声又把大家惊呆了。原来，坐在公爵夫人身边的达奴莎听说兹皮希科要被处死，已经吓得面如死灰，放声大哭起来。国王忙问道：“这小女孩怎么啦？”

“仁慈的国王！”公爵夫人达奴莎站起身对国王说，“这女孩是骑士尤仑德的女儿。五年前，十字军骑士团袭击我们公爵的事，您都知道。她的母亲就在那次被一个头戴孔雀毛的十字军骑士抢走，吓死了。刚才那个小骑士对她起过誓，要给她从十字军骑士头盔上拔下三簇孔雀毛。所以他一见这位使者头盔上有一簇，就以为天主把骑士送来了。他袭击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愚蠢无知。我们请您大发慈悲，不要处死他吧！”

说着，她拉着达奴莎，一起走到国王面前跪了下去。齐叶莫维特公爵夫人也跪下求情。

“饶了他吧！国王，饶了他吧！”达奴莎抽泣着，象叶子似的发抖，吻着国王的双膝。

国王露出为难的神色，挥挥手说：“别来难为我！这青年犯了罪，使国家丢了脸，必须把他处死！”

达奴莎又大哭起来。骑士们都被感动了，有几个大声说：“这女孩的父亲是个有名的骑士，是十字军骑士团的眼中钉！”

“再说，那青年在维尔诺打过仗，很勇敢呢！”这是波瓦拉在说话。

国王怜悯地望着达奴莎，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这位使者能宽恕他，我也能宽恕。可如果使者不能宽恕，我也没办法。”

于是，众人都转向了里赫顿斯坦：

“饶了他吧！大团长不会责备你的。”

“饶了他吧，阁下！”公爵夫人喊道。

“饶恕他吧！饶恕他吧！”

里赫顿斯坦闭上眼睛，得意地听着这么多人央求他。忽然，他低下头，双手交叉在胸口，非常温和地说：“我们的救世主基督，饶恕过他的仇人，甚至饶恕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不错不错。他是个真正的骑士。”

“我怎么能不饶恕呢？”里赫顿斯坦继续说，“我不但是天主教徒，还

是个修道士。作为教徒和修道士，我愿意饶恕他。”

“向你致敬！”波瓦拉带头喊道。

“向你致敬！”其他人跟着说。

“但是！”里赫顿斯坦猛地抬起头，语调也变得强硬了，“我是作为使者到这里的！我代表了骑士团的尊严，谁冒犯了我，谁就是冒犯了骑士团，也就冒犯了基督本身。这样的罪过，我，在天主和人民的面前，是决不能饶恕的。如果你们不惩罚这种行为，我就要向所有天主教的君主公布这件事！”

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响起骑士们沉重的呼吸声和达奴莎的啜泣声。十字军骑士的骄横傲慢使所有的人都开始同情兹皮希科了。

两位公爵夫人决定去见王后，只有王后出来说话才能拯救兹皮希科。可是王后的医生维什主教禁止她们这样做。他说王后从不喜欢听到死刑，知道了这件事会感到不安，甚至有损身体。而现在，王后的健康比十个骑士的头还要重要。维什主教还说，如果有谁不听他的话，非要去打扰王后，他就要对谁实行绝罚罪。两位公爵夫人只好作罢。

最着急的还是玛茨科。宴会结束以后，他又独自求见了里赫顿斯坦，请求宽恕。回来的时候，他的脸上阴沉沉的。总督亲自陪他去见国王。

“您可怜可怜我们家族吧，他死了，我们也就完了。”玛茨科难过地说。

国王说：“你的侄子给国家带来了羞耻，我能开恩吗？还是那句话，只有那位使者撤回控诉才行。”

“我刚去见过他了。”

“他怎么说？”

“他说，‘你们本来应该在路上向我求饶。你们不肯，现在我也不肯了。’”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肯呢？”

“他让我们下马，光着头，站在众人面前求饶。”

国王也觉得里赫顿斯坦太过份了，正要说什么，侍从进来报告，里赫顿斯坦求见。国王让总督和玛茨科都别走，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这件事。

里赫顿斯坦进来向国王鞠躬行礼，对玛茨科却象没看见，说：“仁慈的君主，我已经把在贵国受到的侮辱写成一份书面控诉书，当面交给您。”

调和的希望破灭了。国王的心头一阵暴躁，可他还是伸出手接过控诉书，递给了总督。

第二天，在总督的法庭上，波瓦拉从各方面作证，想减轻兹皮希科的罪名，说他年轻无知，说他是为了誓言。可有一件事谁也无法否认，就是如果不是波瓦拉，这年轻人的矛就会刺穿那使者的胸口。兹皮希科本人也不否认，他的目的就是要杀死这个十字军骑士。

总督思考了一会儿，严厉地注视着兹皮希科：“你敢当着天主发誓；你当时没有看到斗篷，也没有看见斗篷上的十字吗？”

这显然是在为兹皮希科提供借口，然而兹皮希科却回答说：“如果我没看见，我会认为他是我们的骑士，也就不会袭击他了。”

总督无能为力了，离开法庭，去准备判决书。旁听的骑士们过来围住了原告里赫顿斯坦，怒气冲冲地说：“但愿在最后的审判日，你会获得比较仁慈的判决！”

即被逐出教会，是最严重的一种处罚。

“作为使者，我关心的是骑士团的荣誉，不是你们的愿望和赞美！”里赫顿斯坦毫不让步。

总督回来了。他拿起一座耶稣受难像，命令兹皮希科跪下，然后宣判。这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兹皮希科听完判决，捶着胸口，一遍又一遍地说：“天主宽恕我！我是个罪人。”随后站起来，扑到了玛茨科的怀里。

当玛茨科要求延期处决的时候，马上得到了批准。他的理由是给侄子留点时间处理产业。里赫顿斯坦觉得自己的面子已经挽回，没有必要在时间问题上再惹恼这里的人，他也就不坚持立即处决了。

兹皮希科被关进监狱，玛茨科每天都去看望他。谈起家族的延续，玛茨科痛苦极了。

“除非您结婚，没有别的办法了。”兹皮希科说。

“我现在哪有心思想女人呢？”玛茨科叹着气，“就是要结婚，我也得先向里赫顿斯坦下骑士挑战书，为你报了仇再说！”

“您一定会打败他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两位公爵夫人都在关心这件事。她们决定给骑士团大团长康拉德发一封信，求他出面请国王宽恕。送这封信到玛尔堡的人要非常热心才行。玛茨科听说了，立刻决定自己去。他作好出发准备以后，又来看望兹皮希科。

“听说大团长康拉德给人的印象还好。”他对侄子说。

“您可别对他太卑怯了。”兹皮希科说，“如果我真能得到宽恕，那个里赫顿斯坦就是我的了！您记住哇！”

“别再许愿了。你那句誓言就够你受的了！”玛茨科一直不喜欢侄子对誓言这么认真。

两个人拥抱了一下，玛茨科就出发到玛尔堡去了。

公爵夫人达奴大带着达奴莎来探监了。她们想起了兹皮希科的命运，都眼泪汪汪的。兹皮希科也听说了达奴莎为他向国王哭诉的事，感动得热泪直流。

“我不能把孔雀毛献给你了。”他对达奴莎说，“等我到天主面前的时候，我一定求他保佑你。”他又请求达奴莎再给他唱一次在蒂涅茨客店唱的那支歌。

达奴莎虽然十分伤心，可为了满足兹皮希科，只得紧闭双眼，唱了起来。

如果我有雏鹅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西利西亚的雅锡克。

我要坐在篱笆上歌唱：

……

达奴莎唱不下去了，她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五

一件大事在这时候发生了。

六月二十一日傍晚，王后突然身患急病，据说有早产的危险。总督当夜派出信使去通知已经外出的国王。第二天，消息传遍了全城和四郊，教堂里挤满了望弥撒的人。从中午开始，许多人挤在王宫的城堡前，打听王后的健康情况，国王的弓箭手忙着维持秩序。

不多时，维什主教和总督，还有大臣和骑士们走了出来。他们走到人群中，宣布说：王后生下一个女儿，母女俩都很平安。这一夜，克拉科夫城里，歌声和欢呼声响了个通宵，市场上到处是灯笼火把。人们都为王后祝福。

然而只过了一天，王宫里传出了产妇和婴儿的坏消息，她们的身体都出现了异常。人们开始担心了。整整一天，为王后和公主许愿的人们挤满了教堂。此后的二十多天里，每天都举行祈祷仪式，人们不愿意那不幸的事会发生。

七月十三日，教堂的钟声宣告了婴儿的死亡。人们的心立刻被王后的安危牵住了。王宫外围满了人。看到进出城堡的大臣们脸色阴郁，大家都唯恐这是王后离世的征兆。所以到了十七日，王后病危的消息一传出，所有的营业都停止了，全城人拥向了王宫，沉默地站在那里，心中充满了忧伤。

终于，下午一点钟，大教堂的钟声响了，顷刻间，全城教堂的钟声连成一片。接着，钟楼上悬挂出绣着骷髅头的黑旗。百姓们明白了，为这个国家作出很大贡献的王后归天了。王宫外立刻响起了呼号声和哭泣声，悲哀笼罩了克拉科夫。

王后去世引起的最大忧虑在于：这个国家今后会怎么样？没有了王后，国王是继续在位，还是回到立陶宛当大公去？如果那样，国家失去了主宰，又要分裂了，而十字军骑士团将更加强大，波兰王国就有崩溃的危险了。

对于这一点，十字军骑士团的使者里赫顿斯坦心里十分明白。他不等国王回来，就动身回玛尔堡去了。他要向大团长和神甫会报告这个消息，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国王亚该老神情沮丧地回到克拉科夫。他悲伤到了极点，以至不能处理任何国事了。他还向大臣们表示，不愿意再做国王，要回立陶宛去。大臣劝阻着国王，又忙着王后的殡仪。一连几个礼拜，所有的人都被这件事牵制住了。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完全把兹皮希科忘了。没有人来看望他，连达奴莎也没来。每天，他只好坐在床上，双肘支在膝上，把手插在长头发里，呆呆地坐着，一连几个钟头。

这一天，他正这样坐着。牢门被打开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来：“兹皮希古！”

“叔叔！”他见了玛茨科，立刻扑了上去。“我还以为您不回来了！”说完，孩子似的哭了起来。这些日子，忧伤和孤独把他折磨苦了。

“差点让你说对了，我也担心回不来了。”玛茨科费劲地喘着粗气，坐在了床上。

“出了什么事吗？”

“听我说。我刚走出边境，就在树林里遇到了十字军骑士团的人，他们连抢带抓，我中了一箭。要不是有人赶来救了我，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你

猜，是谁救了我？”

“是谁？”

“是达奴莎的父亲，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他及时赶来，杀了一多半骑士团的士兵，然后把我带到了斯比荷夫城堡。我在那里躺了三个礼拜，养好了箭伤，总算活着回来了。”

“这么说，您还没到玛尔堡去吗？”兹皮希科很失望。

“我怎么去呀？所有的东西，还有马，连同那封信都给抢走了。”玛茨科说着，往手心上吐了一口唾沫，让兹皮希科看。

“血！您一直在吐血吗？”

“有什么办法！一根矛尖刺到肋骨中间了。噢——我累极了，路太长了。”

“您应该多养几天。”

“为了你的事，我想快点回来，请公爵夫人再写一封信。尤仑德说了，他那里关着几个十字军骑士，可以释放一个，让那个骑士把信带给大团长。这个尤仑德，把骑士团的人恨透了，为了给亡妻报仇，经常去袭击他们，抓几个俘虏关着。”

“可我们的仇人都活着，我们也报不了仇！”

“我去见了总督，为你的事。我以为里赫顿斯坦已经走了，总督会放松些了。”

“他怎么说？”

“他说，‘处决你的侄子，并不是为讨好那位使者，而是按法律办事，法律不是外套，可以翻来翻去。’要宽赦你，除了国王，谁也办不到。”

“国王呢？”

“王后下葬以后，他就到罗斯去了。总督还说，公爵夫人也向他求过情。”

“这么说，公爵夫人还在这里，没有回玛佐夫舍去吗？”

“没有。听说达奴莎病了，她要照看她。”

“天啊！达奴莎病了？怪不得她们都不来看我。”

兹皮希科猛地站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最后，他下了决心，上前握住玛茨科的手：“叔叔，趁您还支撑得住，一定要替我办这件事。您马上去找总督，求他放我十二个礼拜。我要到玛尔堡去，向里赫顿斯坦挑战！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起誓，我一定回来，爬也要爬回来，让他们砍我的头！”

“好，我这就去！”玛茨科说着就往外走，可刚走几步，又停住了，皱起眉头说，“不行。你还没有骑士的腰带呢！你不能向里赫顿斯坦挑战，他是不会应战的。”

“那，那您就去求求公爵夫人，请她让雅奴希公爵马上授给我骑士的身份。您去求求她吧！”兹皮希科恳求着。

玛茨科走了。第二天下午，他来了。

“准了吗？”兹皮希科急着问。

玛茨科艰难地挪着步子，坐到床上，喘了半天，才抬起头：“总督说，如果为了料理家务，可以放你一两个礼拜，但不能再长了。”

“两个礼拜？我连边境也走不到啊！”

“现在连两个礼拜也没有了！”玛茨科心疼地望着侄子，“我去的时候，公爵夫人也在，正为你求情。总督说，‘我也可怜他，如果能找到一条有利于他的法律，或者一个借口，我索性就放了他。可是找不到。如果只凭感情办事，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岂不天下大乱啦！’他还说，如果放一个死刑犯

出去决斗，人家会怎么看我们这个国家呀！”

“后来呢？”

“后来，公爵夫人和总督说僵了，吵了起来。夫人火了，说了一句，你不放他，就别把他关在牢里！”总督马上说，那好！明天就在广场上搭起断头台！知道吗？明天！”

“什么？就要执行了？”

“过不去两三天了。我已经尽最大的力，都给总督下跪了。他就那一句话‘去找一条法律吧！’天主，我能找什么呢！”

兹皮希科的头耷拉下来了，长头发遮住了脸。两个人都沉默了。

隔了一会儿，玛茨科轻轻地叫了一声“兹皮希古！”向侄子身边凑过去，低声说：“你听着，我有一个主意：你穿上我的外套，戴上我的头巾，走。懂吗？快走！外面已经黑了，不会有人注意的。让我替你死，反正我的伤养不好啦！砍头又有什么！你逃出克拉科夫，就赶快到立陶宛去！”

兹皮希科不吭声，玛茨科却越说越兴奋：“你不能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死掉。将来你有了骑士的爵位，要回到家乡去，结了婚，我们家族就不会断种了。到那时候，你才能向里赫顿斯但挑战。听见了吗？赶快换了衣服，这就走！”说着，他站起来就要脱下外套。

兹皮希科也立刻站起来，口气坚决他说：“我向天主和圣十字架发誓，我决不这么干！”

“怎么？你！”

“不干就是不干！”

“你白活这么大了！”玛茨科气得叫起来。

“如果我依了您，就这样遗弃了您，自己逃走了，那更给我们家族丢丑。呸！可耻！愿天主惩罚我！”

“兹皮希古！”玛茨科两腿发抖，伸出双手，抱住了侄子……

执刑的日子到了。一大早，广场上就聚集了一群群的人。因为处决一个贵族比处决一个普通罪犯更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广场周围的房屋窗口和阳台上也站满了人。妇女们都穿上了盛装，头戴百合花或玫瑰花的花冠。市参议员们都到场，站在断头台旁边。而那些愤愤不平的骑士们也挤在了台子的周围。

断头台上站着高大身材的刽子手，身穿红色外套，头巾也是红的，手拿一把双刃大刀。他的两名助手都光着胳膊，腰带上挂着绳索，台上摆着一个砍头用的墩和一口棺材，用绒布盖着。

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钟声响彻了全城。广场上的人们不时朝远处望过去。这时候，玛茨科由两个骑士扶着走了过来，一夜之间，他变得十分苍老。达奴莎也来了，由雄壮的波瓦拉搀扶着。她穿一身白色衣服，头戴绿色花冠。人们猜测着，她可能是犯人的妹妹或者情人。看见她满脸泪水，大家都激动了，纷纷议论着总督的顽固和十字军骑士的可恶。甚至有人在说，如果把断头台捣毁，处决就得延期。

远处突然传来吆喝声，说明犯人被押来了。不大一会儿，葬仪队出现了，都穿着长长的黑斗篷，戴着黑面罩，只在眼睛上开了两个孔。这阴惨的形象，使人们心中充满了恐怖，立刻都安静下来。葬仪队后面是国王的卫队，接着是一队执戟的士兵。法庭的书记和字捧那稣受难像的神甫走来了，在他们的中间，走着兹皮希科。

他穿着那件华贵的外套，象个年轻的王子。宽宽的双肩和平坦的胸脯，显示着成熟男子的风采。而那张脸，还是孩子气的，唇上也刚长出绒毛，金黄色的头发垂到双肩。他昂着头漫步走着，时时望着人群和天空的飞鸟。一个姑娘把手中的玫瑰花投向他，他俯身拾起来，对那姑娘笑了笑，姑娘却哭了起来。这使兹皮希科马上意识到，面对着注视自己的人群和向他摇头帕的妇女们，自己必须勇敢地去死。于是他猛地把头发甩到脑后，头昂得更高，步子迈得更大了。

人群拥了过来，把路堵住了。卫兵们连喊“让开让开！”可人们并不理会，反而七嘴八舌地斥责起十字军骑士：“可耻啊！”

他们连这么个孩子的头也要砍了……”

卫队来到了骑士们的身边。骑士们把士兵们让了过去，兹皮希科走了过来。

“站住！”一个威武的声音喊道。

人们定睛一看，原来是波瓦拉抱着达奴莎站了出来。卫队官兵对这位有权势的骑士素来敬服，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骑士们也跟着喊：“站住，站住！”

波瓦拉走到兹皮希科面前，把怀里的达奴莎交给了他。兹皮希科紧紧抱住达奴莎，贴在胸口，向她诀别。

可是，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达奴莎并不贴近他，她的手剧烈地颤抖着，取下自己的头巾，费劲地包在兹皮希科的头上，然后，使尽全身气力，孩子似地喊起来：

“他是我的人！他是我的人！”

“噢——他是她的人！”骑士们一齐吼起来，“去见总督！去见总督！”

人群先是静了一下，立刻就沸腾了。“去见总督”的喊声雷鸣般地响遍了全场。法庭的书记不知所措，卫兵官兵默然放下了武器。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这里的民间，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如果一位姑娘把头巾抛到判了死刑的人身上，表示愿意嫁给他，他就得救了。虽然这个做法已经许久不采用了，但是无论骑士们、市民们还是农民们都知道这个习惯。所以，当这种事突然发生的时候，人们就象波涛一样动荡起来。骑士们不顾一切地推开卫队，把兹皮希科和达奴莎团团围起。刽子手和他的助手也赶忙跑下了断头台。人们见了，发疯般地冲向那台子，拉下罩布，砸的砸，砍的砍，一阵噼啦乱响，又轰隆一声，断头台被捣毁了！

兹皮希科抱着达奴莎，在骑士们的保护下向城堡走去。周围是一片欢呼声和歌唱声，鲜花和丝带向他们抛过来。再看看玛茨科，简直快昏倒了。他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波瓦拉告诉大家，这个办法是两个深通法律和民俗的神甫想到的，而且又是公爵夫人和他们一起筹划的。她和他们一直在为搭救兹皮希科想办法，最后还是总督那句“去找一条法律和借口”的话，提醒了他们。

骑士们拥进了城堡，见到总督，向他解释了这条惯例的效力，说它能和法律一样起作用，应该立即释放兹皮希科。

总督想了想说，按说这个习惯比较适用一般老百姓和盗匪，不适用贵族。但是他也无法抗拒这从来没有被废止的古老民族习惯那巨大的威力。

说完，他笑了，用手绉着银白色的胡须，说：“我很高兴。”

在达奴大公爵夫人和骑士们的陪同下，总督走到门廊前。等在这里的兹皮希科见了，又把达奴莎抱起来。总督把手放在达奴莎的金黄色头发上，庄严地低下了白发苍苍的头。在场的人见到这个动作，都明白其中的含义，立刻欢腾起来：“万岁！公正的老爷！愿天主保佑您，愿您长命百岁！”

兹皮希科放下达奴莎，走过公爵夫人面前跪下，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这时，总督开口说：“尊敬的夫人，按这个习惯，两个年轻人的婚约要立刻订下来！”

“婚约立刻就订下来！”公爵夫人大声说，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光芒。“至于举行婚礼，还要取得达奴莎的父亲尤仑德的同意。”

六

兹皮希科得救了，玛茨科的伤势却恶化了。老骑士从有经验的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受了致命的伤，便决定回到波格丹涅茨去。他死也要死在故乡，葬在祖先的墓地里。再说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赎回来那押出去的土地，惦记着重建城堡，让兹皮希科好好安家立业。如今他也有了足够的钱办这些事了。玛茨科决心下定，就和兹皮希科商量起来。

“我身上的矛头拔不出来了，看来是不行了。”他说。

“如果喝上几壶熊油，也许能行。”

“可这一带没有熊，不比在波格丹涅茨，打一头熊并不太难。”

“那我们就立刻回家乡去吧！”兹皮希科着急他说。

玛茨科疼爱地望着他说：“我知道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不是到玛佐夫舍宫廷去和达奴莎在一起，就是到斯比荷夫和尤仑德一起打十字军的强盗。”

“这个，我不否认。”兹皮希科红着脸说，“达奴莎不只是我的情人，而且是未婚妻了。不过现在当然是照顾您最重要，不然我会受到天主惩罚的。”

“你真是个好孩子！”玛茨科受了感动。

“公爵夫人他们也要离开这里回玛佐夫舍去，我们先随行一段路，等分手以后，我们就回家。”

“好吧。”玛茨科表示同意，又象是自言自语他说：“但愿我能把咱们的城堡修起来再死。你以后是不会关心家乡的事啦！”

“我为什么不会？”

“你想的全是打仗和恋爱的事。”

“可我已经想好了。”兹皮希科显出挺老练的样子，“首先，我要和您重建家乡的小城。然后，我要到崔亨诺夫去，请公爵赐给我骑士的腰带。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向里赫顿斯坦挑战了。我要到玛尔堡去找他，再找些戴孔雀毛的，轮流向他们挑战，实现我的誓言……”

听到这里，玛茨科耸了耸肩，他对侄子总想着那句誓言感到好笑。

“您不相信？离开玛尔堡，我就到尤仑德那里去……”

“如果他不愿意把达奴莎嫁给你呢？”

“怎么会？他在报仇，我也在报仇。他能找到比我更合适的帮手吗？而且公爵夫人已给我们做主订婚了。他不会拒绝的。”

正说着，公爵夫人的一个侍从来找兹皮希科，笑嘻嘻地对他说：“夫人让我告诉你，从玛佐夫舍来了一位客人。”

“是公爵本人吗？”

“不，是尤仑德。”

“是他？！”兹皮希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是让我去见他吗？”

“是的，他在公爵夫人那里。”

兹皮希科不安地跟着侍从去了。为了使自己不至在这大名鼎鼎的人面前失礼，他先向侍从打听起来：“告诉我，他是怎么一个人？我好知道怎么跟他说话。”

“ 嗯，他很老练，心肠很硬。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被十字军骑士的石弓打瞎了。他现在最尊重公爵夫人，因为她抚养着他唯一的女儿。每次和骑士团的人打完一仗，他都会想起女儿，不管她在哪儿，都会亲自我来，看一看。 ”

“ 他最尊敬公爵夫人，就不会反对她的决定了吧？ ”

“ 你是说你和达奴莎的婚事吧？听说夫人已经向他提起了，可我不知道他怎么回答的。 ”

兹皮希科更紧张了，象在等候一张判决书，小心翼翼地跟着侍从来到公爵夫人的住处。

这时候，尤仑德正和达奴莎在一起。每次见到达孩子，都引起他一阵悲伤。达奴莎很象她的母亲，见到她，就会想起妻子的惨死。于是，悲伤又化作了愤怒和仇恨。尤仑德会悄悄离开女儿，回斯比荷失去，再寻机报仇。斯比荷夫离十字军骑士团的军队很近，双方经常发生争斗。差不多每次都是尤仑德获胜。渐渐地，这几年，十字军骑士都害怕他，也恨透了他。一提到处，他们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可一见到他的身影，又怕得发抖，因为如果和他遭遇了，十有八九是要送命的。

然而，在女儿面前，这个比虎狼还可怕的人，却十分慈祥。此刻，他让达奴莎坐在自己的腿上，细声慢气地跟她谈笑着。

兹皮希科轻轻走了进来。达奴莎见了，立刻跳起来迎上前去，叫道：“ 达都斯 在这里！ ”

兹皮希科走到尤仑德跟前，说：“ 我来向您致敬，您知道我是谁吧？ ” 说完，他弯下腰向尤全德致礼。

尤仑德忙拦住他的手，仔细打量起来。兹皮希科也细看了看面前这魁梧威严的汉子：淡黄色的粗硬头发和唇髭，脸上有几点麻子和一颗铁青色的眼睛，年轻人不禁慌乱起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吐出一句废话：“ 您……您就是达奴莎的父亲吧？ ”

尤仑德却不说话，指了指一条木凳让他坐下，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兹皮希科也只好坐着不说话。

沉默了灯一会儿，尤仑德才发问：“ 是你要和里赫顿斯坦决斗吗？ ”

“ 是！ ” 兹皮希科响亮地回答。

尤仑德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看了看女儿，又问：“ 是为了她吗？ ”

“ 是！我叔叔跟您说过了，我向她起了誓，我要为她拔下十字军骑士的孔雀毛，帮助您为她的母亲报仇。 ”

“ 但愿他们遭到恶报！ ” 尤仑德点点头，又沉默了。

兹皮希科决定把话挑明，咳嗽了一声；说：“ 对那伙强盗，我决不会宽恕，是他们把我置于死地。多亏达奴莎救了我，您知道吗？ ”

“ 知道，你既然向她起了誓，就要为她效劳。这是骑士的规矩。 ”

兹皮希科沉不住气了：“ 可您听说了吗？她在刑场上把头巾戴在我的头上。骑士们都听到她喊‘ 他是我的人！ ’ ”

为了表示自己熟悉骑士的规矩，兹皮希科跪下去吻过达奴莎的双足，又站起来大声对尤仑德说：“ 我和您有一样的仇恨，都吃过十字军骑士的亏。他们也杀了我们家乡的不少人，我也要为他们报仇！您不会找到比我更合适

达都斯和下文的达都鲁，都是“ 亲爱的爸爸 ” 的意思。

的帮手了！至于这姑娘，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我决不放弃她！”

尤仑德的脸上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过了半晌，他才发愁他说：“年轻人，我喜欢你。但是……这可怜的孩子……我，我不能给了你。她命里注定不是你的。”

兹皮希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哑口无言。达奴莎扑到父亲的怀里，哭叫道：“达都鲁，达都鲁！”

尤仑德却摇摇头，双手抚摸着女儿的头。

“难道您反对天主的意旨吗？”兹皮希科壮着胆子问。

“如果是天主的意旨，你可以得到她。可是我，不能同意。我办不到。”

尤仑德说完，抱起女儿向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又转过身来，对愣在那里的兹皮希科说：“如果你以骑士的身份为她效劳，我不会生气。但是别的事就不必再问，我也什么都不能告诉你。”悦完，就大步走出门去。

第二天，公爵夫人和尤仑德一行离开了克位科夫，返回玛佐夫舍。兹皮希科让叔叔躺在马车里，也一起随行，一路上，他仍然尽力为达奴莎做些事情。尤仑德对此并不阻止，还用和善的目光注视着他，可兹皮希科刚想提起为什么不能娶达奴莎的话题时，尤仑德的脸色又变得朋郁了。兹皮希科不敢再问，只好悄悄地问起坐在马丰里的公爵夫人。

“我也说不清楚。”公爵夫人说，“他也央求我不要追问他。我想可能是他有过什么誓言，骑士们总会受誓言的约束。”

见兹皮希科愁眉苦脸的样子，公爵夫人又安慰说：“不要着急，我会帮助你的。听我的活，你把你叔父送回家乡去，就到我们宫廷来，总会有机会让你获得骑士封号的。那时候，达奴莎也长大了，你再到斯比荷夫帮尤仑德打仗，他也许就会同意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达奴莎的心，她对你是忠贞的。”

兹皮希科听了这些话，心里才快活了一些，车队到了第一个驿站，停下来休息。这时候，玛茨科病情突然加重，浑身滚烫，连说话也没气力了。大家一商量，觉得应该等他稍好些再赶路，不然路途上的颠簸他受不了。这样，兹皮希科只好同公爵夫人他们分手了。他和达奴莎抱在一起，互相告别。达奴莎已经哭得象个泪人了。

尤仑德见到这情景，并不见怪，反而和善地对兹皮希科说：“别生我的气，愿天主保佑你。”

“我怎么能生您的气呀，您是达奴莎的父亲！”兹皮希科说。

七

玛茨科的烧一直不退，到了晚上，浑身疼，神志也昏迷了。兹皮希科担心他不能活着回到家乡，就决定继续赶路，当夜就动身了。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几个作了仆从的战俘。

这一夜，兹皮希科一直坐在马车上守护着叔父，不时给他喂一口葡萄酒。说也怪，玛茨科喝了酒，觉得舒服多了，不一会儿竟安静地睡着了。兹皮希科看着熟睡的叔叔，想起这些日子的遭遇，真让这老人家受了罪。叔叔的伤也是让十字军骑士团的人弄的，跟达奴莎一家人一样！“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人没吃过他们的苦头，没有人不愿意报仇的！”这么想着，他已睡意全无。

天蒙蒙亮了，早晨的天气很冷，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他们这一行的马蹄声和车轮声在响。等太阳升起来以后，玛茨科才醒过来。

“我感觉好多了。”他对兹皮希科说。

“太好了，我们就加紧赶路吧！”

穿过茂密的森林，走上建有各样小城堡的大道，他们行进的速度更快了。几天以后，波格丹涅茨就快到了。那一天将近天明的时候，忽然在后面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渐渐地，连马的鼻息声也听到了。

“有人在追我们！”兹皮希科警觉起来。

玛茨科正醒着，望了望天上的星星，说：“天快亮了，盗匪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拦路打劫的。”

兹皮希科不放心，索性停住了马车，叫仆人们拦路站着，他自己转过身迎着后面的来人。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几个骑马人走了过来。前头的一个一边走一边还自由自在地唱着歌。唱的什么听不清，可每唱完一段，就高兴地喊上几声“跳啊！跳啊！”

“站住！”兹皮希科喊了一句，从马上站起来。

“你坐下吧！”对方的声音很愉快。

“你是谁？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那你为什么拦路呢？”

“快回答，我的石弓已经上弩了！”

“我也上好了，来，推上，瞄准！”

“要象个男子汉答话，不然叫你吃苦头！”

对方听了这话，竟又唱起歌来：

吃苦人碰着吃苦人，

在十字路口跳舞。

跳啊！跳啊！跳啊！

他们怎么跳得那么带劲？

大概是久别重逢。

跳啊！跳啊！跳啊！

兹皮希科大吃一惊。歌声一停，对方又问道：“玛茨科老头儿怎么样？还活着吗？”

玛茨科听了，连忙从车里抬起身子，激动他说：“这是自己人呐！”

兹皮希科跳下马向前奔去。“是谁提起了我叔叔？”

“一个邻居。兹戈萃里崔的齐赫！”

“啊！是您，叔叔！”兹皮希科猛然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是有个叫齐

赫的好邻居，很风趣，大家都喜欢他。

齐赫也下了马，和兹皮希科互相问了好，又来到玛茨科的车前，握住他的手，打趣地问：“老兄，久违了！你是继续‘跳啊’还是不再‘跳啊’了？”

“哎，不再‘跳啊’啦！”玛茨科吃力地摇摇头，“看见你我太高兴了。好象已经回到了波格丹涅茨了。”

“听说十字军的人把你打伤了。我找了你们快一个礼拜了，一路上都在打听。”

“一块矛头刺在我的肋骨中间。这些狗东西！”

兹皮希科插上一句：“大家都劝他喝熊脂。等我一到家，就去逮一只熊来。”

“要喝熊脂不难，也许雅金卡还有一些。”齐赫说。

“雅金卡？”玛茨科听着有点耳生，“你的妻子不是叫玛尔戈赫娜么？”

“唉，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三年前就死了。那一次，她非要去爬一棵松树，结果树枝断了，她象个松果似的掉了下来……我哭了很久很久。”齐赫难过他说着这些，又逐渐恢复了常态：“多亏雅金卡，我为女儿，很能干，照顾着一切。她很象她妈妈！”说完，齐赫又哼唱起来：

山谷后面是山岗，
女儿的模样总象娘。

跳啊！跳啊！跳啊！

“我不大记得她了。”玛茨科说，“我离开的时候，她能从我马肚子底下走过去。现在长成大姑娘了。”

“十五了。我也有一年没见到她了。”

“怎么，你一年不在家，到哪儿去了？”

“到立陶宛打仗去了。打完了，又去了克拉科夫，才听说你们的事。”

他们于是边说边走，述说着这几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齐赫这才看清楚玛茨科，“哟，你瘦了，应该好好养养，不要紧，雅金卡会照顾你的。”

他又转身看了看兹皮希科，惊喜地叫道：“多雄壮的一位骑士啊！脸相还是个少年，可身体象个刚强的男子汉了。看得出来，你是打过仗的。”说完，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又“跳啊跳啊”地唱起来。

“有您这样一位邻居，谁都不会忧愁了！”兹皮希科望着齐赫瘦长的身材和脸上的大鼻子，心中也充满了愉快。

齐赫听了，更加高兴：“不要发愁，你们可以到我这里先住上一两个月，波格丹涅茨，雅金卡会去照顾的，来吧，朋友！”

正说着，前面的树林里传来一声号角声。齐赫连忙勒住马，听了听，说：“是有人在打猎。”

紧接着，又传来狗叫声。兹皮希科立刻跳下马，向仆从们喊道：“快把石弓给我！野兽也许会朝这边冲过来。”

他接过石弓，撑在地上，用小腹猛往下一压，就张开弓，搭上铁钩，又安上一支箭，几步跑进了树林，前面不远的地方先是发出树枝“咔咔”的断裂声，随着声响，一头长角老野牛冲了过来，冲到一条水沟前，它一窜就跳了过去，落地时却摔倒了，可它立刻站立起来，朝丛林里奔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一阵唢呐似的声音响过，兹皮希科放箭了。野牛后脚一仰，竖起身子打了几转，就扑通倒在地上。

兹皮希科一边喊着“打中了！”一边朝正在挣扎的野牛跑了过去。齐赫也跑了上来，连声称赞道：“真了不起，这小子！不用曲柄就拉开了石弓，又一箭就射中了。”

“离得也近。”兹皮希科说，“您看，箭身已射到它肋左肩骨里去了。”

“这附近一定有猎人，就会来了。”

“我不给！是我在路上打中的。”

刚说完，有十几条狗就从远处朝野牛跑了过来，后面，猎人的影子也出现了。齐赫望着那些猎人，突然眯住双眼说：“天啊，是我的眼花了吗？那不是雅金卡吗？是她，就是她！雅格娜，雅格娜！”

兹皮希科也看清了，最前面的那个正是一个姑娘，可骑马象男人一样熟练，急驰而来。她穿着一件皮外套，飞扬着头发，手拿一张石弓，肩上还背着矛。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立刻露出惊奇的神情，等看清了是谁，就高叫起来：“达都罗！达都斯！”

父女俩同时下了马。雅金卡飞快地奔过来，搂住齐赫的脖子。“达都罗！”“雅古拉！”两人愉快地互相叫着。等双方的仆从和玛茨科的马车都到了，父女俩还亲热个没完。

“您不打仗了？要回家了吗？”

“不打仗了。我的姑娘，你在家干些什么呀？”

“这不出来打猎了吗！”雅金卡咯咯地笑着，“为了这头野牛，都追出十多里地了。这野牛有多大呀！我射了三箭，最后一箭才射中了。”

“射中它的，不是你的箭。”齐赫说着，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兹皮希科，“是这个年轻骑士射中的。”

雅金卡把头发一甩，很不友善地盯了兹皮希科一眼。

“你认识他是谁吗？”

“我才不认识他呢！”

“难怪，你们都长大了。可你还认识老玛茨科吧？”齐赫指着马车说。

“是玛茨科大叔吗？”雅金卡连忙跑到马车旁边，吻着玛茨科的手，“是您吗？”

“是我呀！”玛茨科挣扎着抬起身子，“我受伤了……和十字军骑士打仗……和兹皮希科一起……”

“兹皮希科？他在哪儿？”

玛茨科笑着朝兹皮希科努了努嘴。雅金卡重新看了看那个青年，又惊讶了：“他就是兹皮希科？”

“我们从小就认识了。”兹皮希科点点头。

“噢，我想起来了。八年前，你和你叔叔到过我家。我妈妈拿来好些蜜坚果，你仗着自己年纪大，用拳头打了我，把坚果都吃了。”雅金卡调皮地眨了眨眼。

玛茨科笑着说：“他现在不那样了，他已经学会宫廷的礼节了。”

“那头牛真是你射死的？”雅金卡怀疑地问。

“是的。”

“我得看看箭在哪里。”

齐赫说：“箭射到肩骨卫去了，你看不见。我们都看见是他射的。他还有更绝的呢，不用曲柄就能张开石弓。”

雅金卡再次望了望兹皮希科，表情友善多了。兹皮希科：忙把石弓撑在

地上，身子一压，把它拉开了。然后他按骑士的礼节，单腿跪在地上，把弓献给雅金卡。雅金卡从没见过这种礼节，脸通地红了……

玛茨科终于回到了家乡。波格丹涅茨的旧城堡比他们离开那时候更加破旧，墙壁已经倾斜，往地下陷进了许多。只是田地还有农夫在种地，牲畜圈里还饲养着牛马。好在过惯了战争的人对生活是容易满足的，叔侄俩就坐在木凳上和仆人们一起吃饭。可是，他们没有面包、面粉，连碟子也没有，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多亏有了齐赫父女的照顾，才算安顿下来。

那天，齐赫让雅金卡送来两马车的东西。有两张床，还有碟子、面粉、咸肉、干菌，一桶麦酒和一桶蜂蜜酒。雅金卡对玛茨科说：“凡是我们的，各样都拿了一点来。”

玛茨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的伤还不见好，就催着兹皮希科到兹戈萃里崔去，当面向齐赫致谢。第二天，兹皮希科穿上那件最得意的外套，打扮得十分精神，来到齐赫家里。齐赫高兴极了，领着他到处看。那屋里的地板是落叶松木做的，铺着从战争中得来的贵重地毯。四壁挂着几套盔甲，桌上摆着擦得锃亮的碟子和银汤匙。用牛角磨成的薄片做的窗子，象玻璃一样透明，比兹皮希科家里用牛膀胱做的窗子讲究多了。在套房里，挂着大捆大捆的狼皮、狐狸皮、水獭皮和貂皮，还有干酪、蜂蜜、蜜蜡，一桶桶面粉，一箱箱面包。又看了谷仓、马厩、牛舍和放渔具猎具的小屋。兹皮希科看的眼都花了。

“住在这里多快活呀！”他羡慕他说。

“这些都有雅金卡的一份。”齐赫特意这么说。原来，他已经看中了这小子，而且把他和雅金卡连在了一起。

吃饭的时候，雅金卡也来了。他们有说有笑，齐赫看着更加高兴，喝酒喝得都有些醉了。兹皮希科忽然想起一件事，连忙打听起来。

“你们有熊脂吗？我想弄点给叔叔做药用。”

雅金卡抢着说：“本来有一些，可那天让伙计们用光了。”

“那我就到树林子里去找吧。”

“怎么，你要去捉熊？那要有一队人才行啊！我们有猎具，可以借给你。”

“等不及了，我明天晚上就去，带人多了，反倒会吓跑了熊。”

“至少也要带石弓。”

“夜里带石弓没用。有一把叉和一把斧子就行了。”

雅金卡直替兹皮希科担心，说：“去年，我们这儿有个猎人让熊咬死了。熊一看见人走近蜜蜂房，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

兹皮希科不以为然：“就是让它过来才行。要是它跑了，我还逮什么呢？”

“你明天就去？”

“明天，太阳落下去以后。”

“到哪个蜂房？”

“就是波格丹涅茨的那个。听说那里容易碰上熊。”

第二天下午日落之前，兹皮希科来到树林里的蜂房附近。

白天，他已经来过一次，和养蜂人一起在蜂房周围树上涂上蜂蜜，为的是让那香味吸引好吃蜂蜜的熊前来。现在，他穿了一件鹿皮坎肩，头上戴着铁丝做的无边帽，手拿锋利的叉和大钢斧，找好了位置，就坐下来等着。

太阳刚落山的一段时间，森林里一片骚动。几头野猪慌慌张张地跑过去，又有一群鹿急驰而过，野兽们都赶回了自己的巢穴。不久，天空中出现一片暮霭，树尖上的余辉逐渐消失了。于是，森林里安静下来，光线越来越暗，终于是一片幽暗了。

兹皮希科坐在那里，先是想着熊，接着想到叔叔的伤，又想到了达奴莎。立刻，达奴莎弹着小琵琶哼着歌的样子象是出现在眼前。“对，应该赶快到玛佐夫舍去，弄清尤仑德不同意我们婚事的原因。只要叔叔的伤养好了，就走。至于建城堡。

就顾不得了。”

正这样想着，身后有一阵踩树叶的沙沙声，好象有什么东西走了过来。兹皮希科侧耳细听，那声音又停止了。

“不会是熊。也不会是狼。要是狼，它不会停住不动，一定会向我奔过来。”

这时候，从前面猛然吹过一阵带腥味的风，吹得树枝都摇晃起来。

“熊！它真来了！”

兹皮希科全神贯注地听着，盯住了前方。那腥味愈来愈浓，下一会儿，连熊的喘气声和哼声都听到了，接着，一个又黑又大的影子顺着风走了过来，用力地嗅着蜂蜜的香味。

“来吧！老家伙！”兹皮希科大喝一声，跳了过去。熊被这意外的吼声吓了一跳，立刻竖起后脚，张开前爪，向他扑过来。这正是兹皮希科希望的。他迎着熊，使出生身力气，把叉朝熊的胸口刺了进去。

“嗷——！”熊的吼叫震动着树林，真令人恐怖。它用前爪抓住铁叉，想把它找出来，可拨不出来。它又斜过身子不顾一切地向兹皮希科扑过来。这样，叉就刺得更深了，人和熊离得也更近了。兹皮希科紧紧握住叉抖动着，熊抓住叉柄，也一样地摇起来，不让自己倒下去。兹皮希科只有把叉支在地上，才能拿出斧子，可熊这么大的力气，哪里容他松开手呢？人能这么僵持着，很快，他就有些体力不支了。突然，他移动着的脚被树根绊了一下，身体不稳，眼看要倒下去。就在这一刹那间，身边窜过一个身影，用另一支叉顶住了熊，同时，一个声音高叫道：“快使斧啊！”

兹皮希科倒开手，拿起斧子，用力朝熊砍下去，熊倒下了，叉也被它扭断了。兹皮希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才想到那个身影，不安地问：“你是谁？”

“我，雅金卡！”

兹皮希科惊奇地张口结舌。

“我来烧个火堆！”雅金卡忙着收拢树枝，用打火钢敲打隧石，火花点着了火绒，火就呼呼地燃烧起来。兹皮希科看清了雅金卡的面孔，激动地抱住了她的腰，吻着她的手。

“刚才我听见了脚步声，就是你吗？”

“是我。我真替你担心。前些日子，就有一位猎人自己带着叉和斧来猎熊，结果被熊撕得份身碎骨。要是你……我就赶来了。”

“你为什么不叫我呢？”

“我怕你打发我回去。”

兹皮希科望着被火照亮的雅金卡，不禁赞叹道：“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象你这样勇敢的姑娘了。你应该和男人一样，去打仗！”

“你别笑话我了。”雅金卡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用手摸了摸熊的尸体，高兴地大声说：“这熊个头真大，油脂足够用两年。”

两个年轻人都乐了，在火堆前热烈地交谈起来。

玛茨科喝了雅金卡亲手熔了的熊脂，觉得很新鲜，味道也好。他满怀着希望连喝了几天，过了一个礼拜，又有些失望了。在伤口处主了一个大肿块，那肿块越来越大，十几天以后又化了脓。他开始发烧，烧得比上一次更厉害。兹皮希科有些慌了，暗地里准备起了后事。

这天夜里，玛茨科忽然紧张地叫起来：“兹皮希古，快，快，点上松油！”

“怎么啦？”兹皮希科跳起来。

“身上的肿块被什么东西刺破了，一定是那片矛头，我已经摸到它，就是拔不出来。”

“抓住它，别放松！”

玛茨科疼得来回打着滚，可手越抓越深。终于，他捏住了一块硬东西，使劲把它拔了出来。

“我的耶稣！到底把它弄出来了，瞧！”他把一块长长的尖铁片拿给兹皮希科看。

兹皮希科高兴他说：“您这就该好起来了。”

“就是疼得厉害。”玛茨科强忍着疼痛把脓汁挤出来，“我听雅金卡说，伤口张开以后，还要敷上些水獭脂。”

“我明天就和她一起捉一头水獭来！”

这一夜，玛茨科睡得很香甜。早晨一醒来，就要东西吃。一连吃了二十个鸡蛋，一大块面包，还喝了麦酒。他心里快活，就派人去请齐赫来，要和他好好聊聊，还要了结一桩心事。

齐赫在下午骑着马来了。这时候，兹皮希科已经约了雅金卡一起到附近的奥兹泰尼湖去捉水獭了。两个老骑士一边喝着蜂蜜酒，一边谈着笑着，没说几句，就不约而同地夸奖起自己的孩子来了。

“兹皮希科真是个好汉子！”玛茨科说，“他勇敢又敏捷，象一头野猫。你知道吗？在克拉科夫上断头台的时候，站在窗口和阳台上的姑娘们都哭了！那可都是骑士和总督们的女儿，长得可漂亮着呢！”

“嗯，也许都挺漂亮吧，又是总督骑士的女儿。可哪个也比不上我的雅金卡。”齐赫撇撇嘴回答。

“难道我说她们比得上了吗？要找一个比得过雅金卡的姑娘才难呢！”

“我也没说过瞧不上兹皮希科的话。他的力气可真大，不用曲柄就拉开了弓。”

“他还刺倒了一头大熊。你没看见，那头熊被他砍成两半。”

“砍是他砍的。可刺倒熊的不是他一个，是雅金卡帮了他的忙。”

“是雅金卡吗？”

“还能是谁呢？雅金卡把事情告诉了我。那天，她一个人夜里到森林里

去了。”

“今天，他和她又是一起去的，他们很要好哩！”两个老骑士越说越近。

齐赫忽又叹口气说：“可惜，他已经对别的姑娘起过誓，又订了婚了。”

“那个誓，没什么，不过是骑士的规矩罢了。至于婚事，尤仑德说过了，不能把那姑娘许给他。”

“我听说了。我将来可是要把莫奇陀里的财产都给雅金卡做嫁妆。”

“波格丹涅茨有一半是兹皮希科的。天主保佑，他会忘掉尤仑德女儿的。”

“雅金卡现在才怪呢！只要听别人跟她提起兹皮希科，马上脸就红了，转身就走。可提起别人，她只是笑笑，毫不在乎。”

玛茨科再也忍不住了，急忙就说：“直截了当吧！您肯不肯把雅金卡嫁给他？”

“我会的！”齐赫痛快地回答，“让莫奇陀里和波格丹涅茨以后成为我们孙儿们的财产吧！”

“格拉其！”玛茨科喊起来，乐得合不上嘴，“再喝点蜂蜜酒吧，来！”

“好，喝！”

“为兹皮希科和雅金卡的健康！”

九

正象玛茨科和齐赫觉察到的，兹皮希科和雅金卡近来越来越亲热。雅金卡不但喜欢兹皮希科那健壮的体魄和高强的本领，还觉得他是个有品格的骑士。她的内心已经把自己许给他，“除了他，我决不嫁旁人！”

兹皮希科呢？他对雅金卡的聪明美貌感到惊奇，特别是她身上还有着一般姑娘所少有的勇敢和豪爽，那天，他俩一起去捉水獭，还是雅金卡用石弓射中了一只，又亲自下水去把水獭捞了上来。这使兹皮希科对她的能干十分佩服。“别的姑娘看到石弓长矛都怕得要命，你跟她们不一样。”他对她说。

然而，对于终身大事来说，他仍然忠实于达奴莎。他忘不了自己的誓言，也忘不了达奴莎对自己的深情。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自己和达奴莎的事全都告诉了雅金卡。

“我一定要去找她！哪怕是要渡十条河，越十个大海呢。没有她，什么家产、城堡，还有田地、畜群，我还在乎那些干什么！等叔叔伤好了，我马上就离开这里，找她去。”他激动他说着，竟不去管雅金卡怎么想。

雅金卡本来快活的脸变得沉闷了。对兹皮希科的话，她一声不响地听着。快到家的时候，她先跳上马，对他说：“你自己走吧，我要回我家去了。”

望着兹皮希科走远的身影，她用手蒙住了眼睛，几颗泪珠顺着手指流了下来。

兹皮希科要走的事，把玛茨科气坏了。他一心希望侄子把雅金卡娶过来，重整家园。现在可好，所有的计划都成了泡影。

“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呀！”他生气地问。

“我早就说过了，先到玛佐夫舍看达奴莎，再到玛尔堡去找孔雀毛……”

“可我们的家呢？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啊！你拿什么走啊！”

“我什么也不需要。只一身盔甲，再带上武器就行了。”

玛茨科说服不了侄子，反倒觉得让他快点走更好。“你一定要去找什么孔雀毛，你就走吧！我可是要到兹戈萃里崔去见齐赫了。我要向人家道歉，请人家原谅。这都是为了你呀！你怎么就不为雅金卡想想啊？”

兹皮希科因为从没往别处想过，就说：“请您捎了话给她，我祝她万事如意。”

在一个风雪天的日子，兹皮希科带着两个仆人上路了。尽管他决心出走，可一旦离开了叔叔，心里总有点不安。他从小就跟着叔叔生活，一直没离开过。而今后，就要一个人去闯荡了，心里不免有些茫然。他也想到了雅金卡。这些日子，只要和雅金卡在一起，他就感到很快乐。尽管他知道雅金卡对自己的一片真情，也知道玛茨科叔叔的心思，可一想到达奴莎和自己的誓言，他又热血沸腾了。对！那才是更神圣的。

他正迎着风雪往前走着，从后面赶上来一个牵着马的小伙子，长得十分健壮，又透着机灵。

“天主保佑您。”小伙子向兹皮希科鞠了一躬。

“你是谁？”兹皮希科好象见过他，可又不认识。

“我叫哈拉伐，您的仆人。”小伙子大声说。

“胡说！我有我的仆人，你——”

“是雅金卡·齐赫小姐派我来的。”

“雅金卡？”兹皮希科愣了一下，马上说，“回去谢谢你们小姐的好意，

我不需要你。”

小伙子却摇摇头：“我不能回去，小姐把我送给了您。”

“好。既然你是我的仆人，就得听我的。现在，我命令你回去！”

“我起过誓了，要保护您。我虽然是被齐赫骑士俘虏过来的捷克人，又是个穷孩子，可我也是个贵族出身。”

“走开！”兹皮希科有点生气了，从一个仆从手里接过长矛：“不走，我要刺你啦！”

哈拉伐却毫不惊慌，心平气和地递过一件狼皮的呢面斗篷，“这是雅金卡小姐送给您的。还有一袋钱，也是送给您用的。”

兹皮希科不由自主地放下了长矛，哈拉伐立刻伏在地上，“如果您不带我走，我就跟在您的后面，因为我已经起过誓了。”

兹皮希科没有回答，催马往前走了。哈拉伐背着一张石弓和一把斧子跟了上去。

寒风夹着雪片不停地刮过来，天气越来越冷。仆从们穿着野牛皮或者山羊皮外衣，冻得直发抖。兹皮希科穿得也很薄，有点受不了。他对那件狼皮斗篷望了几眼。终于把它裹在了身上，帽子把大半个脸遮住了，风吹不到了，他寸感到暖和起来。想到雅金卡对自己这么好，对自己刚才的举动也有些后悔，他忙把哈拉伐叫过来，问起他和雅金卡的情况。

他们继续在风雪中前进，来到一片树林前面，忽听林子里传来一阵呼喊声，听来那么凄惨。兹皮希科赶快勒住了马，就见一个穿着教士衣服的人，气喘嘘嘘地从林子里跑出来，奔上大路，来到他的马前：“阁下，请帮助一个遭难的人吧！”

“你是谁？”

“我是天主的仆人。我的马让一群狼吃了，留下我盛着圣物的箱子没法行走。要是到了黄昏，野兽一出来，我就完了。除非您能搭救我，把我和我的箱子带上一同走。”

兹皮希科听他的口音不象本地人，有些怀疑，就说：“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活呢？现在拦路打劫的强盗多的是！”

那人着急地指着远处放在树下的两只箱子，说：“您应该相信我，我可以把那些箱子打开给您看。”

兹皮希科觉得这个人虽然来路不明，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荒野之中，也真于心不忍，想了想，就让哈拉伐用马把那两只箱子驮上。

那人欢喜得手舞足蹈，高喊起来：“愿天主保佑您多立战功，勇敢的骑士！”看见兹皮希科还那么年轻，又加上一句：“也增加您的胡须！”边走边说个不停，显然这是个善于言辞的人。

攀谈起来。兹皮希科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教士，而是卖免罪符和圣物的小贩，从十字军骑士团驻地玛尔堡过来的。

“你是日耳曼人吗？叫什么名字？”

“我是日耳曼人，人家叫我山德鲁斯。”

“这么说，你到过不少地方了？”

“是啊，君士但丁堡、罗马、法兰西、玛佐夫舍……教徒们邻爱买我的圣物。噢！您不想买点吗？……”

“这么说，你也到过崔亨诺夫？”

“到过，到过。玛佐夫舍公爵和公爵夫人还招待过我，接受过我的圣物。”

我的免罪符多得很，有全免的，有免五百年的、免三百年的、二百年的，还有更短的。我的圣物也不少，有那稣一家在埃及骑过的驴的蹄子，有一根天使翅膀的羽毛，有圣玛利的珍珠和圣彼得钥匙上的一些铁屑……都是真的，我可不是骗子。您要是不愿意道厄运，就从我这儿买一张免罪符和一点圣物吧！不然，您所爱的人在三个礼拜内就会死去了！”

兹皮希科吓了一跳，立刻想到了达奴莎。他想向山德鲁斯打听达奴莎的情况，可又觉得不妥，只好忍着。

一路上，山德鲁斯跟着兹皮希科，随吃随住，饭量大得惊人。他觉得这位年轻的骑士为人挺慷慨，跟着他到什么地方。不但有好吃好喝，还能见到那些贵族，有兜售免罪符的好机会，这比自己一个人赶路可舒服多了，所以他就不提离开的事。兹皮希科当然不相信山德鲁斯箱子里的什么“圣物”，倒觉得这个油腔滑调的小贩象个无赖。可有时候，他还有点用处。比如，他会说日耳曼话，又口齿伶俐善于交际。更好的是他识字又会写字，这就胜过了不识字的哈拉伐和兹皮希科本人。所以，兹皮希科就答应让山德鲁斯跟着一起到崔亨诺失去。

当他们到客店住下的时候，兹皮希科让山德鲁斯写一块木牌，向一切不承认达奴莎小姐是本王国最美丽、最有德性的姑娘的骑士挑战。马上决斗和徒步决斗都行。他命令把这木牌钉在客店门口，再画上一张盾。谁要是击了这张盾，就表示要和他决斗。可一天多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人击盾。扫兴的小骑士只好继续赶路了。

一路上，最让兹皮希科兴奋的，还是关于打仗的消息。在西拉兹修道院里，老方丈听了兹皮希科述说自己的愿望以后，告诉他，那一年，十字军攻下这个城堡以后，放了一把大火，在广场上砍了多少人的头；还把小孩扔到火里，甚至杀了神甫和教士……“他们这样行凶作恶，我们波兰人怎么惩罚他们也不过份。”老方丈还预言，一场大仗早晚要打起来。

兹皮希科相信老方丈的话，他在路上看见人们已经默默地做着准备。贵族们在购买马匹和盔甲，百姓们也都在检查自己的矛、剑、斧、刀，铁匠们日夜不停地打制武器和盔甲，连老人们也都为他们的孩子准备出征的用品。兹皮希科在一个贵族家里过夜的时候，知道这个贵族有二十二个强壮的儿子。为了打仗，他已经买了二十二套盔甲和武器，准备让儿子们都到战场上去。

虽然现在国王和骑士团依然保持着和平，但人们对十字军骑士的贪得无厌已经愤恨到了极点。这个民族长期以来遭受凌辱，早就蕴藏着对敌人的仇恨。人们都说“他们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还不满足呢！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打垮他们，否则就要被他们毁灭了！”

这些，使兹皮希科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他恨不得快点赶到崔亨诺夫，了解战争的确实情况。于是，他们走得更快了。

这一天，兹皮希科一行人终于赶到了崔亨诺夫。进城之前，兹皮希科仍然按骑士的规矩，全副武装起来。然后，他在空中划了个十字，就向前急驰而去。

可才走十几步，哈拉伐就从后面赶上来，对他说：“后面来了几个骑马的骑士，我看一定是十字军骑士团的人！”

兹皮希科转身一看，果然有一队人马走了过来。最前面的两个都全副盔甲，每人披着一件有黑色十字架的白斗篷，头盔上都插着孔雀毛！

“真是十字军骑士！”兹皮希科惊叫一声，不由自主地端起手中的矛，要往前冲。哈拉伐也做好了准备。

可是，兹皮希科马上又冷静下来，一定是想到了上一次在克拉科夫的遭遇。他把矛交给了哈拉伐；自己策马迎了上去。走近的时候，才发现这两个人后面，还有第三个骑士，头盔上也插着孔雀毛。再后面的第四个骑士却留着长发，一看就知道是波兰人。

兹皮希科上前跟这个自己人打过招呼，又互通了姓名。好在那三个十字军骑士都不懂波兰话，他们两个就无所顾忌地谈起来。

名叫英德雷克的长发骑士告诉兹皮希科，那几个十字军骑士想到这里访问，可不敢自己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百姓们恨透了他们，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们，决不会放过的。公爵知道了，就派我到边界上，带他们进来。”

兹皮希科不禁想起路上听到的关于要打仗的消息，忙说给英德雷克听，还问：“您知道，这消息确实吗？”

英德雷克却摇摇头说：“十字军骑士团现在倒显得很友好。国王也正和他们交涉，让他们归还占领的土地。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也许在拖延时间。”他指了指前边的两个，“他们俩，一个是戈德菲列德法师，一个是罗特吉爱法师。还有两个执政官已经在公爵那里了，他们几个这次来，大概就是想劝我们公爵不支持国王而帮助他们，至少仗打起来以后，保持中立。

“那怎么行！这公国是属于波兰的呀！”

“当然，公爵不会那么做的。”

兹皮希科望了望那第三个骑士，问道：“这么悦，他和那两个不大一样了？”

“他是骑士团的客人德·劳许，法兰西人。他也很想到我们这里看一看，也跟着一块来了。”

“嗨，看他也没受过册封，真想找个借口向他挑战！”兹皮希科握紧双拳说，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我有一块牌子，写着谁要是不承认尤仑德小姐是最美最有德行的姑娘，我就向他挑战……”

“尤仑德小姐？”英德雷克感到很惊奇，“你叫什么，我刚才没有听清。”

“兹皮希科。”

“噢，你就是达奴莎的那个骑士吗？宫廷里的人都知道你们的故事，也都尊重你的誓言。你来了，达奴莎会喜出望外的。这些日子，她周围的人没少跟她开玩笑。有的说‘你的那位骑士不会来了’，有的说，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达奴莎一听就会哭。”

兹皮希科听说达奴莎让人家说哭了，不禁恼怒起来：“我要向说我坏话的人挑战！”

英德雷克听了，大笑起来：“是女人们说的。你还要向女人们挑战吗？”兹皮希科这才消了气，又提到那块木牌子，“不管到哪里，人家见了都耸耸肩，笑笑而已。”

“坦白他说，你这样做是愚蠢的。”英德雷克说，“这本来是个外国的规矩，在我们国家并不时兴。噢，那个法兰西人德·劳许倒是讲究这一套。他也想以赞美自己的情人向别人挑战，可没有人懂他的意思。”

兹皮希科上前几步，又细看了看德·劳许，发现他年轻的脸上却带着忧愁，而且脖子上还围着一条发丝编的绳子。

“他为什么戴那条绳子？”兹皮希科问英德雷克。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起过什么誓吧！”

“山德鲁斯！”兹皮希科忽然叫起来，对走近前来的山德鲁斯说，“你去问问这个骑士，谁是最美丽最有德行的姑娘？”

山德鲁斯上前几步，大声用日耳曼语对德·劳许说了。

“德·爱尔内！”德·劳许有气无力地回答，却又叹息了一声。

兹皮希科却发起火来，又吩咐山德鲁斯：“告诉他，我说他在和一头泉鸟相爱！”

山德鲁斯真那么说了，德·劳许脸色变得铁青，猛然扔下缰绳，脱了手上的铁手套，扔到兹皮希科马前的地上。这是个挑战的标志。兹皮希科立刻让哈拉伐用矛把铁手套挑起来，表明应战。这意味着，他们要决斗了。然而，英德雷克已经催马站到了他们中间。

“我不许你们动手！”

“我没有挑战，是他向我挑战！”兹皮希科争辩说。“可你把他的情人叫泉鸟，这还不够吗？你要和他决斗，就得先和我决斗，因为我奉命保护他！”

“那我怎么办？”

“让你的仆人告诉他，你必须有公爵的许可，他也必须有骑士团执政官的许可。”

兹皮希科没办法，只得听从。德·劳许听完山德鲁斯的话，点点头表示懂了。他向兹皮希科伸出手，两个人紧紧握了三下。这也是骑士的规矩，说明他们以后一定要决斗。然后，这一行人就朝城里走去了。

进了城，天已经黑了。兹皮希科一打听才知道，公爵准备在克鲁皮茨卡森林里举行一次盛大的围猎，已经去了森林行宫。公爵夫人随行，自然把达奴莎也带在身边。他当即决定，连夜赶到那里。

十字军骑士团的两名法师因为感到很累，表示要在第二天再走，而德·劳许则表示要和兹皮希科一起赶路。因为他非常想看看围猎的壮观场面，生怕去晚了错过了机会。作为周游世界的骑士，他也想多看看这个国家，熟悉这里的人们。于是，他和兹皮希科又握了三下手，就一起上路了。

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边走边谈，彼此介绍着自己的经历，由向导把话翻译出来。交谈中，兹皮希科才知道，德·劳许的情人德·爱尔内不是个姑娘，而是有了六个孩子的妇女。这使他在气恼中又有些奇怪，甚至怀疑这位十字军骑士团的客人可能是中了魔。

不管怎么说，一路上，他们象朋友一样相处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森林行宫。这是一座木制的房子。房子周围架着许多皮帐篷或是松枝搭起的棚子，参加围猎的猎人们性在里面。兹皮希科到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猎人们已经起来了，在空地上点起一堆堆篝火，翻动着挂在火架上的大块野牛肉和鹿

肉，准备进早餐，他们身上都穿着羊皮、狐狸皮、狼皮和熊皮。德·劳许见有这么多人参加围猎，又惊又喜，不禁赞叹说：“你们打一次猎跟打一次仗一样啊！”

兹皮希科却只顾朝木房那边走过去，一进大厅，不少宫廷侍从就发现他，都和他打起招呼，告诉他“公爵夫人和达奴莎都在这里，你马上就见到她们了。”

已经先来到那两个十字军骑士团的客人也进来了。那个年轻一点的身体矮胖，猪肝似的脸上有着厚厚的嘴唇。他叫邓维尔特，是息特诺城的执政官。另一个老头，叫齐格菲里特，又高又瘦，相貌很威严，是扬斯鲍克的执政官。

公爵来到了大厅，鼓乐队吹起了喇叭，宣布早餐开始。吹到第三遍的时候，大厅右边的一扇大门打开了，公爵夫人走了出来。兹皮希科立刻发现，在夫人身边那个挂着一只琵琶的金发姑娘正是达奴莎！

达奴莎眼尖，稍一愣神儿，就叫了出来：“兹皮希科！”她象鸟儿一样飞过去，一把抱住了兹皮希科的脖子，依偎着他，抚摸着他。这情景使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公爵夫人把她拉在身边，她这才意识到众人的目光都盯着她，脸一下子红了，躲到了公爵夫人背后，可眼睛还不住地瞧着兹皮希科。兹皮希科也满心欢喜地望着她，连公爵夫人的问话也答得很含糊。这一来，把公爵也逗乐了。

早餐开始了，大家入了座。兹皮希科还象在克拉科夫大教堂一样，站在公爵夫人和达奴莎背后，侍候着她们。他不时地望着达奴莎的脸，达奴莎因为害羞把头垂得很低。大家见了，都不约而同地望着她，不断发出了笑声。

德·劳许见到兹皮希科为情人竟如此年轻美丽，也流露出惊喜的神情。而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十字军骑士团执政官，却用贪婪的目光望着达奴莎，还不时地低声说着什么。德·劳许听见邓维尔特恶狠狠他说了一句：“这是个魔鬼的女儿！”便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

早餐结束了，人们随着喇叭声走出大厅，准备去打猎。外面雪已经停了，天气晴好，但是很冷。猎人们熄灭了篝火，都到围猎的地方去了。公爵首先骑上马，带着随从们一起前往，兹皮希科侍候公爵夫人上了马，又把达奴莎抱上马背，自己也跳上坐骑，和她并排走着。

他俩这才有机会诉说起别后的情况，象有说不完的话。谈到亲热处，他禁不住吻了她。

在离他们不远的后面，走着德·劳许和那两个骑士团的执政官。邓维尔特见达奴莎高兴的样子，忍不住又冷笑了起来。德·劳许想起刚才在大厅里听到的话，急忙问他：“您刚才把这个美丽的姑娘叫魔鬼的女儿，为什么？要知道，一个骑士咒骂一个姑娘是算不上豪侠的。”

“为什么？我只要告诉您这姑娘的父亲是谁就行了！”邓维尔特满心仇恨他说，“就是恶魔尤仑德！”

于是，他对法兰西的客人讲起了那一次骑士团袭击公爵并俘虏他的事，讲起了这姑娘的母亲之死，讲到从那以后，尤仑德怎样为了报仇，杀死了许多十字军骑士和士兵。

另外，邓维尔特个人和尤仑德还有一件私仇。两年前的一次战争中，他和尤仑德相遇了。看见尤仑德那可怕的样子，他吓坏了，连忙丢开亲戚和随从，一个人逃了回去。骑士团大元帅因为他表现怯懦，要对他审判查办。他借口是坐骑出了毛病，才不得不跑出战场。大元帅虽然没再追究，却从此不再提拔和重用他。邓维尔特把这件事也记在尤仑德的账上，一直耿耿于怀。当然，这件事，他不会对德·劳许说明，只是反复咒骂尤仑德的凶暴可恶。

德·劳许却从中听出了毛病，不赞同他说：“听您刚才说的，你们是在和平时期去袭击在自己土地上建造城堡的公爵？甚至还有妇女？那个尤仑德也只是因为你们害了他妻子才发誓报仇的吗？”

“无论怎样，我们是为了骑士团的光荣！谁触犯了我们的，谁就是恶魔！”

听了这话，德·劳许不再说什么，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打猎的人们在一块森林空地上围起了大网。网后守着人，准备猎取窜进网里的野兽。猎人们隐藏在森林里，轰赶野兽出林到大网里。公爵下了马，在小山谷中间站住，拿起了石弓。两边有卫士保护着。公爵夫人和达奴莎没有下马，因为万一野兽撒起野来，骑在马上跑得快些。兹皮希科把矛插在雪地上，站在她们的身边，德·劳许则自告奋勇和宫女们在一起，以便保护她们。

远处传来了猎人们的号角声，森林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屏心静气地注视着，看是哪种野兽最先出现。不一会儿，先是几只熊，又有几只狼，接着又跑来了几头野猪，它们停下来静听了一下，然后才向猎网奔去，但立刻嗅出了人的气味，马上转身要逃回森林。可是晚了，人们的石弓早已经张开，随着箭声，野兽们的血染在了白雪上。

一阵阵令人恐怖的嚎叫，被赶到空地里的野兽越来越多，人们都兴奋起来。公爵夫人也拿起石弓放了几箭，只有兹皮希科和达奴莎光顾互相说笑着，并不专心打猎。

那边，公爵射中了一只野猪，又挺着长矛冲上去把它刺倒。过了一阵，空地上已经躺倒了各种各样的野兽尸体。德·劳许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盛大

的围猎，从公爵到普通猎人都上阵了。他不禁想到，十字军骑士团要想征服这样的人民是多么困难。

这时候，又有一二十头野牛冲过来了！长满胡须的大公牛走在最前面，发出低沉的吼叫声，鼻孔中喷出的热气形成了气柱，真可怕！于是，猎人们齐声呐喊起来，号角声也响成一片，一群猎狗先窜了过去。野牛们被激怒了，忽然分散开，发疯似的向四处奔逃。

一头巨大的黄色老公牛朝公爵夫人的方向冲过来了！“快救公爵夫人！”大家都喊了起来。公爵夫人急忙射出一箭，正射中野牛的脖子。

“射中了！它跑不了啦！”公爵夫人喊起来。

但是，这野牛不顾伤痛，再次冲了过来，公爵夫人的马都惊得竖起了前蹄。在人们的惊叫声中，德·劳许迅速骑上马冲了过来，手中的矛猛的一刺，刺进了野牛的脖子，但又立刻弯了起来，接着就断成两截！野牛那带角的头已经伸到他的马肚下，跟着，这野兽一声怪叫，把德·劳许连人带马顶到了半空中，重重地摔在地上。

猎人们都赶来救助德·劳许，兹皮希科第一个赶到，用矛朝野牛的肩骨猛地戳了进去。野牛猛一转身，“哇！”这支矛也折了！他身子一歪，脸朝地摔了下去。同时，野牛的头也一下子压在他的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幸亏哈拉伐抡起大斧向野牛的脖子猛砍下去，这巨大的野兽才轰然倒了下去，却又整个压在兹皮希科的身上。

当卫士们把野牛尸体拖走以后，人们看见兹皮希科脸色苍白，满身都是他自己的和野牛的血。他想站起来，可刚起身，又倒了下去，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达奴莎跑过来扶着他的肩，哭着喊救命。猎人们忙给他喂了几口葡萄酒，用火绒为他止血。

那一边，几个宫女正围着德·劳许。那马已经死了，他也摔得昏迷过去，所幸没受重伤，只是右手扭了一下。醒过来之后，他立刻看见躺在斗篷里的兹皮希科，激动地问：“就是他冲过来救我的吗？”

“是的。他受了重伤。”宫女们告诉他。

“从现在起，我不是要和他决斗，而是要为他战斗了！”法兰西的这位客人高声说。

公爵走了过来，感谢他保护了公爵夫人和宫女们。为了这件事，公爵已经决定授予他骑士的腰带和踢马刺。

“我请您留在我们这里。”公爵说，“您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如果可能，就永远地留下吧！在现在这个缺少英雄气概的时代里，能周游世界的真正的骑士是很少有的。”

德·劳许听了，满心喜悦。而兹皮希科这时候却昏迷过去了。猎人们说他的肋骨肯定断了，要不是有松软的雪保护，说不定他就完了。大家忙把他抬到公爵的住所去。

趁着这忙乱的时刻，十字军骑士邓维尔特却来到了达奴莎的身边，殷勤地扶着她上了马，又和她紧挨着一起走，又用波兰话低声说：“尊敬的小姐，我有一种神妙的药膏，可以治好这位骑士的病。三四天后，我派人送来。”

“天主会报答您的！”达奴莎感激他说。

“可您会报答我吗？”

“怎样报答呢？”

邓维尔特停了一下，才说：“我派人送药膏的时候，再告诉您我想要的

报答。”

公爵的医生维雄涅克神甫给兹皮希科检查后，说他确实断了一根肋骨，给他包扎起来。所幸的是，第二天，他就清醒过来了。

围猎活动结束了，公爵就准备返回崔亨诺夫去。公爵夫人则提出要和达奴莎、维雄涅克神甫留在这里，照顾重伤的兹皮希科。德·劳许也表示愿意留下来。

不料，在公爵要动身的前一天，本来留在崔亨诺夫的那两个十字军骑士——戈德菲列德法师和罗特吉爱法师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位骑士团的客人德·福契，说是来向公爵控诉尤仑德的暴行的。

事情是这样：德·福契和另外两个客人德·贝戈夫与梅恩格听说尤仑德十分厉害，就想把他引到旷野上，向他挑战。十字军骑士团不但默许了他们，还派给他们一些士兵。三个人带兵进入了斯比荷夫境内，尤仑德立刻接受了挑战，但要求把士兵撤走，而一对一地在交界处决斗。他们不肯退到边界也拒绝撤走士兵。尤仑德发起怒来，一枪就刺倒了梅恩格，又俘虏了德·戈贝夫，只有德·福契独自逃了出来。他赶到崔亨诺夫，找到两个十字军法师，就一起来告状，要求公爵惩罚尤仑德，释放德·贝戈夫。

四个十字军骑士等德·福契说完经过，异口同声地对公爵喊叫起来，邓维尔特的嗓门最高：“如果您不能主持公道，我们大团长会自己取得公道的。哪怕玛佐失舍的人生都帮助尤仑德那个恶魔！”

公爵虽然性情温和，这时也忍不住发怒了，厉声反驳说：

“你们要的是什么公道？先挑战的是你们的人，尤仑德不过是接受了挑战。这叫咎由自取！而且你们还派了士兵。难道我还能命令他不许保卫自己吗？”

齐格菲里特阴沉他说：“您必须下令释放德·贝戈夫！”

“还有，梅恩格的死也要得到赔偿。”邓维尔特补充道。

“天主赐我忍耐！”公爵瞪着冒火的眼睛。

齐格菲里特却不肯放松，显出十分激愤的样子：“我们骑士团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斯比荷夫受到尤仑德这样的欺负！不只这一次！我们在受害，我们在流泪，我们要求公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公道啊！”

公爵听了这倒打一耙的话，气得冷笑一声说：“不错，尤仑德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但是，不正是你们袭击了我们的和平居民吗？不正是你们夺走了他们的畜群，烧了他们的房屋，杀死了无数的男女老幼吗？那一年，不正是你们在和平时期把我从我的土地上抓走的吗？是应该谁控诉谁？算了吧！有权利要求公道的不是你们！”他说着，用双手抓性邓维尔特的肩膀，使劲地摇晃起来。

邓维尔特害怕了，眼珠一转，连忙说：“如果真是我们的客人不肯撤走士兵，我就不责备尤仑德了。”他说完，望着德·福契，眨了眨眼睛，暗示他否认这一点。

德·福契却不愿意撒谎，回答说：“尤仑德是要求我们撤兵，单个决斗。”

“尤仑德是决不会放弃应战的！这，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公爵大声说，“你们听着：如果你们有人现在向尤仑德挑战，不管是马战还是步战，我都准许。你们打败了他，打死了他，我就释放德·贝戈夫。别的要求，我决不允许！”

一阵沉默。显然，四个十字军骑士都不敢向尤仑德挑战的，德·福契更

不用说了。过了一会儿，齐格菲里特才狠狠他说：“公爵既然不肯为我们报仇，我们只有自己报仇了。”

“住嘴！”公爵脸色大变，手指着他的鼻子尖，“你是想吓唬我吗？如果你们胆敢带军队来侵犯，我一定还击。那时候，你们再到这里，就不是客人，而是俘虏了！”

说完，公爵把帽子猛地扔在桌上，大步走了出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十二

公爵刚走出去，邓维尔特就向德·福契挥起了拳头：“你为什么要说是你们先挑战的？”

“这是事实啊！”德·福契说。

“这个时候，你不该说实话！懂吗？”

“我到这里是为了战斗，不是撒谎。”

“哼，好啊，你战斗得很不错啊！”

“你呢？你不是曾经让尤仑德吓跑过吗？”

“安静点，安静点！”齐格菲里特打断了他俩的争吵，小声说起了自己的主意：“我们怎么办，才是最重要的事。我看，应当把几处的军队集合起来，和尤仑德决一死战，彻底消灭他！”

“可没有大团长的许可，是不能打仗的，而且这里的公爵也会出来干涉。”罗特吉爱首先反对。

邓维尔特突然露出狞笑：“我有一个办法。”

“快说！”

“听着：尤仑德的女儿在这里，是他的独生女，心肝宝贝。如果我们能把他的女儿弄到手，他就不得不交出一笔赎金，还得支出德·贝戈夫，交出所有的俘虏。这还不行！他还得支出他本人和整个斯比荷夫！”

这个大胆又狠毒的计划把几个人都吓住了。半晌，罗特吉爱才吐出一口气，说：“这个办法怎么样？”

“我看可以考虑。”齐格菲里特阴沉他说。

“但愿真能这样。”戈德菲列德也同意了。

“要抢他的女儿，现在倒是个好机会。公爵就要离开了，公爵夫人要独自和侍从留在这里。可是，袭击公爵的行宫，不是闹着玩的，那会引起整个波兰的骚动，我们可就被动了。”齐格菲里特说。

邓维尔特神气十足地摇摇头：“不必那样，我已经想好了另一条办法，你们过来，……”他压低声音说了起来。

德·福契听了，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而几个十字军骑士却同声叫好，“愿天主保佑，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那我们就立刻回到我的息特诺城去！”邓维尔特说。

在动身之前，四个十字军骑士和德·福契到公爵那里辞行。公爵虽然不愉快，但出于礼节，还是向客人们送了些礼物。四个教士也都一再保证，要过刻苦的生活，不喜爱金钱而向穷人布施，还要为公爵的名誉和健康祈祷，这些话是真是假，谁都心里明白。在玛佐夫舍流行着两句话：“黄鼠狼放屁臭气熏天，十字军骑士谎话连篇。”所以公爵听了这四个人的一番动听言辞，只是冷淡地挥了挥手。

在向公爵夫人辞行的时候，邓维尔特还特意走到达奴莎的面前，抚摸着她的头说：“我一定会派个修女来送治伤的药膏。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这些话让德·福契听见了，同时达奴莎的美丽也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所以在离开森林行宫上路以后，他就向邓维尔特问道：“您在辞行的时候，同那个美貌的姑娘说话，她是谁呀？”

“她就是尤仑德的女儿。”

“啊？”德·福契大吃一惊，“就是您打算抢走的那个姑娘？”

“就是！”

“她父亲是十字军骑士团的死敌，可您对她却说话象甜蜜，还答应给她送来药膏。”

“奇怪吗？”邓维尔特得意他说，“我给她送来药膏，是为了治那个年轻骑士的伤。这样，我们把小姑娘弄走之后，他们咒骂也好，叫嚷也好，我们都会说，我们根本没有恶意。不信？我们还送过她药膏呢！”

“很好。”板着面孔的齐格菲里特老头说，“此外，我们还必须派信得过的人干这件事。”

“要派一个完全忠实于骑士团的女人来，连送药膏带观察动静。至于那些冒充尤仑德仆人的，噢，我那里有不少从这里逃过去的犯人、小偷、强盗，可以让他们干……”

“呸！要是他们出卖了我们呢？”

“不会的。他们都是判了死刑的，倒是我们给了他们发财的生路。可以告诉他们，事情办成功了，一大笔钱；失败了，只有绳子一条！另外一伴要紧的大事，是要有一封盖着尤仑德印章的信。巧了，息特诺就有会造假印章的金匠……”

罗特吉爱突然想到一件事，打断了邓维尔特的话：“有一种可能必须估计到，万一我们的人去了，正好碰上尤仑德本人也到了，那怎么办？”

“这倒是个难题。”邓维尔特想了想，说，“重要的是不能碰上尤仑德。可以让送药的女人打探清楚，送信的人再去。而且，要让送信的人知道，如果碰上尤仑德，就会被吊死的。”

“如果他们被抓起来呢？”

“那样，我们就只好否认他们是我们派去的，而且谁又能证明是我们派去的呢？即使他们几个被打死了，对我们也没有妨碍。我们仍然是清白的。”

“我可不明白您的意思！”说话的是四个人中最年轻的戈德菲列德，“您为什么怕人家说是我们抢走的呢？如果我们真把那姑娘弄到手，就得派人去告诉尤仑德提出交换条件吧？那样，人家就会知道是我们抢走的。这只是早晚的事。”

“这倒是实话！”德·福契表示同意，他很不喜欢干这件事，就附和戈德菲列德说，“隐瞒有什么用？既然干了，就要暴露的。”

“哈哈哈哈哈！”邓维尔特放声大笑起来，瞥了一眼戈德菲列德说：“你穿这件白斗篷几年了？才三年，这就奇怪了！等你穿了六年，你就懂得我们骑士团的规矩了。我们向来是主持公道的，是爱护我们的荣誉的。我们还要告诉尤仑德，想要讨价还价，想要说出真情，就先想想你女儿的下场！哈哈哈哈哈……”

“愿天主赐福！只要有利于骑士团！”几个十字军骑士争先喊道。

于是，他们不再说话，默默地向前走。大雪埋住了道路，他们的随从已经走到前边大路上去了。一群乌鸦从林中飞出，发出凄凉的啼叫声。

德·福契的马渐渐落在四个骑士的后面。他在想心事。作为骑士团的客人，他来这里已经几年了。为了发财，也为了寻求冒险的消遣，他走遍各地，寻找着机会。不想这一回碰上了尤仑德，被打得狼狈不堪。他感到羞耻和愤恨，所以，对几个十字军骑士向公爵的控告，他很支持。控告失败，要对尤仑德进行报复，他也赞成，只要能雪耻，只要能救出好朋友德·贝戈夫。然而，当他听到邓维尔特那恶毒的计划时，打了一个寒噤！他厌恶这件不光彩

的事，认为是沾污了骑士的灵魂。更使他不解的是，那三个十字军骑士不但不制止，还都赞成这个坏主意。他开始对这些骑士团最圣洁的教士们产生了怀疑，一想到那年轻美丽的姑娘将要受罪，心中便十分不忍，“他们想通过她俘虏尤仑德，把他杀了；可为了消灭罪证，少不了也要杀她本人。邓维尔特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催马向前来到邓维尔特身边，问道：“如果尤仑德来了，你们会放掉那姑娘吗？”

“哼！我要是放了她，那不证明是我们把她抢来的吗？”

“那么，您想对她怎么办？”

“怎么办？”邓维尔特阴险地看着德·福契，“您是说尤仑德来之前，还是以后？”

不用再问了，德·福契从这句话里，已经证实了自己的疑虑，于是，他从马上站了起来，说出一句使四个十字军骑士感到意外的话：“你们必须知道：这样的丑事，我不但不会参加，还要阻止你们去干！这是背信弃义，这是卑鄙无耻！”“什么？”邓维尔特大惊失色，“不要忘了，这都是为了给你报仇，是尤仑德抢走了你的随从和马车；也不要忘了，要不是我们施舍，你就饿死了！我们是四个人，你呢？光棍一条！你怎么阻止呢？”

“我可以向公爵报告，还可以把你们的计划公布于众！”

四个骑士面面相觑，迅速地交换着眼神，很快取得了一致。邓维尔特用威胁的口吻对德·福契说：“你的祖先一直为骑士团故劳，你也很想加入骑士团，可我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叛徒！”

“我也不愿意和天主的叛徒混在一起！”德·福契激动地回答。

“你知道骑士团会怎样对付叛徒吗？”邓维尔特的眼睛里露出凶光。

德·福契被激怒了！他立刻找出宝剑，右手握住剑柄，左手按住剑身，大声说：“凭着骑士的荣誉，我发誓，我一定要向大团长和这里的公爵报告！”

邓维尔特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声调都变了：“可你的头一落地，要想……”

“你在威胁我吗？”

“不是威胁，而是要你的命！”邓维尔特说话的同时，猛然把刀刺进了德·福契的腰。德·福契惨叫一声，想要挥剑，剑却失手落在地上。这时候，另外三个骑士一齐上来，挥刀朝他的脖子、后背和胸口砍下来，他掉下马，鲜血染红了白雪，一阵痉挛过后，便一动不动了。

“没人看见吧？”邓维尔特喘着粗气朝前后看了看。

“没人，随从们都在前边呢！”

“好了，我们又有了一条新的理由！我们要宣布，是玛佐夫舍的骑士袭击了我们，杀死了我们的客人德·福契！还可以说，公爵不但拒绝了对尤仑德的控告，还派人杀死了控告者。”

“对！”

正在这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后面传过来。从白雪封住的路上，飞奔来一个骑马人。邓维尔特立刻惊喊道：“不好！无论这是个什么人，都要结果了他！”

骑马人跑近了，齐格菲里特认了出来：“这是用斧子砍死野牛的那个仆人。不错，是他！”

“把刀藏起来。我先走近他，你们围上去。”邓维尔特低声吩咐。

来的正是哈拉伐。他见到几个教士，便勒住马，立刻看见地上躺着一个

人，心中不觉十分惊讶。可他马上装出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对四个人高声喊道：“我的主人兹皮希科骑士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他受了伤，不能亲自来。”

“你的主人要说什么？”

“他说，因为你们诬告了尤仑德，他认为你们不象正派的骑士，而是一群乱叫的狗！如果你们听了这话，感到受了侮辱，可以向我的主人挑战，他养好伤以后，随时准备决斗！”

“那就告诉你的主人，”邓维尔特边说边往哈拉伐眼前凑，“我们看在救世主的面上，忍受了这个侮辱。我们的规矩是：除非有大团长的特许，决不决斗。”

哈拉伐已经认出躺在地上的正是骑士团的那位客人。当邓维尔特越来越近，另外三个人也从两边慢慢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立刻警觉起来，可是因为来的时候太匆忙了，他身上没带任何武器。

邓维尔特已经到了他跟前，把左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我答应给你的主人送来药膏，可他反而这样报答我。这也不奇怪，波兰人向来如此。你回去告诉他，我就这样回答他！”

说到这里，邓维尔特举刀朝哈拉伐喉咙砍去，可哈拉伐的动作更快，一把抓住邓维尔特的右手，用自己铁一般的手把它扭弯，狠命一拧。

“哎唷——！”随着“咔吧”一声响，邓维尔特的右手被折断了！说时迟，那时快，哈拉伐猛一踢马腹，筋似的转身跑远了。其他三个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

邓维尔特的手不住地抖着。齐格菲里特连忙去把随从叫过来，把他放在马车上。他已经昏迷了。

“快走！”齐格菲里特命令道。

快到边界的时候，邓维尔特才睁开眼睛，有气无力他说：“我的手好象没有了。”

“多么不幸啊！”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哭丧着脸。

“我们要宣布，是那个仆人杀死了德·福契！”邓维尔特的声音十分微弱。

哈拉伐飞快地跑回森林行宫，向公爵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幸好有几个宫廷侍从在场，证明了哈拉伐确实没带任何武器，公爵才相信是谁杀死了德·福契。他激动地走来走去，说：“我要写信给大团长，让他知道这几个骑士团的人在这里干了些什么！我想，那个客人一定是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才遭到毒手的。我看见过邓维尔特向他递眼色，让他说谎，他不肯。”

话题又转到兹皮希科和哈拉伐身上，大家夸奖这主仆二人都是好汉。“兹皮希科伤得那么重，可为了尤仑德，还是想着和那几个十字军骑士决斗。尤仑德正需要这样一个女婿。”

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听了这话，便对公爵说：“现在，应该对兹皮希科奖赏才对。”

“得到达奴莎，不是对他最好的赏赐吗？”公爵笑着说。

“可最能让他高兴的，是接受骑士的腰带和金踢马刺。”

“好！”公爵答应了，“就让达奴莎把这两样东西给他送去。告诉他，等他伤好了，再举行仪式。那时候，我要召见尤仑德，亲自和他谈他女儿的婚事。”

三天以后，一个从息特诺城来的女人果然登门送药来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息特诺的弓箭手队长。这位队长送来了有那四个骑士签字并盖印的信。信上抬辞强烈地控诉了在玛佐夫舍受到的侮辱，要求惩办杀害了他们那“亲爱的客人”的凶手。邓维尔特还附上他个人的控诉书，要求处死折断他右手的那个仆人，并赔偿损失。

公爵看完了，铁青着脸，把信撕得粉碎，扔到队长的脚下。“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他们几个是些狗东西，根本不配做骑士。是他们杀死了‘亲爱的客人’，倒来嫁祸于我的人，这办不到！我还要向大团长控告他们呢！”

队长尴尬地走了。公爵也在当天动身回崔亨诺失去了，那个女人却没有走。她身穿普通的衣服，腰上系着一串念珠和一只小葫芦，右手僵直着不能动弹，经常象幽灵似的在房前屋后转悠。她的波兰话说得很好。第二天，趁兹皮希科睡着了的时候，她走到正坐在餐厅里的达奴莎身旁。

“愿天主祝福您，小姐。昨天晚上，我梦见一个骑士用白斗篷裹着您。”

“什么意思？”达奴莎有点害怕。

“这就是说，一个最爱您的人将得到您。”

“那就是兹皮希科。”

“可他是个十字军骑士，因为他穿着白斗篷。”

“不对！”达奴莎使劲摇着头，“我可不要十字军骑士，也不要什么白斗篷！”

“可您不知道，无论谁，要是反对了十字军骑士和法师，都要遭到报应的。”女人抬起她那只不能动弹的右手，“您看我的手，那年，邓维尔特给了我一个虔诚的亲吻，可我呢，还以为他居心不良，就举起我这邪恶的手打了过去……从此，我的手就不能动了，我受到了惩罚！天主啊，对我这罪人发发慈悲吧！”

达奴莎越听越害怕，惊恐地望着这奇怪的女人，幸好维雄涅克神甫走进来告诉她，兹皮希科已经醒了。她马上就跑出去了。

在接受了骑士封号以后，兹皮希科心情愉快，伤也好得很快。现在，他盼望着痊愈后和达奴莎一起去见尤仑德，请求他的同意。

不想过了几天，从尤仑德那里来了几个信使，送来了一封报凶的信。信上说，斯比荷夫失了火，有一半给烧毁了。尤仑德被一根横梁击中，火星把那只好眼烧伤，已经再不能看清什么。他要达奴莎立刻到斯比荷夫去，说自己要在失明以前最后看看女儿；还说，女儿要和他住在一起，即使成了要饭的瞎子，也得有人带路啊！信的最后说，他过些日子还要亲自到宫廷来当面向公爵夫人致谢。

公爵夫人看完这封信，呆呆地半晌说不出话。她本来指望尤仑德到这里看望达奴莎的时候，和公爵一起劝他同意女儿的婚事。现在不但这个想法不能实现，而且还要让达奴莎离开这里。公爵夫人感到非常悲伤。她命令把为首的信使叫进来，要当面问问情况。

信使进来了，公爵夫人见他并不是以往常来送信的总管托里玛老头，而是个陌生人，就很奇怪。信使连忙解释说，托里玛受了重伤，快要死了。尤仑德也许在几天之内就要失明。他请求让达奴莎立刻跟他们回去。公爵夫人却摇摇头，她找了个借口说：“现在已经是黄昏了，万一路上出事怎么办？还是明天早上走吧！”

达奴莎要走的消息，传到兹皮希科那里，他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躺在床上，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公爵夫人特意赶来劝慰他。

“没有办法，他是她的父亲。”公爵夫人搓着手说。

“是没有办法，”兹皮希科眼含泪花，“我担心我以后不会再见到达奴莎了。”

这时候，从门外传来了达奴莎的哭声。她还没走进来，就抽抽搭搭地说：“兹皮希古，你已经知……知道了吧？我可怜达都斯，也可……可怜你！”

兹皮希科把达奴莎拉在身边，望着她说：“没有了你，我怎么活下去呀！”然后，他声音急促而微弱地对公爵夫人说：“仁慈的夫人，如果维雄涅克神甫能让我现在就 and 达奴莎结婚，再让她走，那就成了！因为人世间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她拆开！”

听了这活，公爵夫人吃惊地站起来：“什么？不得到她父亲的允许，就——这怎么行！”

“仁慈的夫人！”兹皮希科和达奴莎同时喊起来。兹皮希科又补充说：“没别的办法了；您发发慈悲吧！”

“等等，让我定定神，想一想。”公爵夫人重新坐下来，用手，支着头，“不错，你们结了婚，就什么都解决了。也许她父亲会发怒，但是他一定要服从他的君主——公爵的命令。可……我，我有点害怕。要是公爵在这里就好了，他会拿主意的。现在，时间又太紧了，明天这姑娘就得走……噢，达奴莎，你呢？你怕吗？”

达奴莎走上前去，紧紧搂住公爵夫人的脖子。夫人下了决心，立刻吩咐：“你赶快去请神甫来。没有他的同意，我也不能答应。”

达奴莎跑了出去，公爵夫人又对兹皮希科说：“你得起誓。如果神甫同意你们结婚，你决不会阻止这姑娘到她父亲那里去。不然，你要受到诅咒的！”

“我以我骑士的荣誉起誓！”

维雄涅克神甫跟着达奴莎来了。公爵夫人把兹皮希科的想法告诉他，他

也吃惊地划了一个十字，“我怎么能答应办这种事！现在还是降临节呀！”

“真的，真是降临节！”公爵夫人也想了起来。

于是，几个人都不说话了。停了好一会儿，神甫才慢吞吞地说：“除非你们有主教的特许证。我是怜悯你们的，公爵夫人也会得到公爵的同意。可没有主教的特许证，我办不到。”

公爵夫人却抱着希望：“雅可伯主教和公爵，和我，都很友好，我以后可以从他那里补领特许证，他会给我的。”

“可是……万一他拒绝了，办这种事，就不是您，而是我的罪过了。将来，谁给我免罪符啊！”神甫叹着气。

“主教不会拒绝的。我担保！”公爵夫人热情地望着神甫。

听神甫说起免罪符，兹皮希科猛然想到了山德鲁斯，急忙说：“免罪符也有！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小贩，他随身带着好多赦免一切罪孽的免罪符。”

神甫忍不住乐了。他并不相信山德鲁斯的那些免罪符的效力，可他还是愿意承认，因为他也太喜欢这对年轻人了。于是，他举起双手，对公爵夫人说：“那就如您所愿吧！”

屋子里立刻充满了快乐的气氛。几个人又一起商量的具体的办法。首先，一定要保密，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婚礼要在夜里举行。至于尤仑德，等以后他到崔亨诺夫的时候，再由公爵夫人告诉他。

这天晚上，仆人们吃过晚饭以后，都按公爵夫人的命令去睡觉了。那几个信使也都到仆人们的房间里歇息，森林里的这座房子很快安静了下来。

过了午夜，公爵夫人挽着达奴莎的手，一同来到了兹皮希科的房间，神甫已经等在这里了。借着烧得正旺的炉火，兹皮希科见达奴莎穿着一件笔挺的白色长裙，头戴一顶山鼠麴草做的花冠——在这偏僻的地方，婚礼只能是简单从事了。

神甫祷告完毕，拿起圣餐杯，到礼拜堂去了。他回来的时候，身后又跟进了一个人。屋里的人认出那是德·劳许，都很惊讶。神甫低声解释说，“婚礼有两个见证人比较好。至于保密，我已经让这位骑士起了誓。”

仪式开始。两个年轻人一起重复着神甫的话。“我娶你”，“我嫁你”……沉浸在幸福之中。公爵夫人高兴地小声说：“高兴吧！她是你的，你也是她的了！”

“达奴斯卡，你是我的！”兹皮希科连声说着，因为激动，他感到有些乏力，喘起粗气来。

达奴莎忙给他擦去额头的冷汗，也不住地重复着说：“兹皮希古，你是我的！”

这情景深深感动了德·劳许。他说他从没在别的国家见过这样有感情的人，因此，他要为他们祝福，为他们而战斗。公爵夫人感激地望着他，点点头，随后，语调欢快他说：“应该喜气洋洋的，快拿些酒来喝！达奴莎，为我们，为兹皮希科，再唱一支歌吧！”

“唱什么呢？”达奴莎红着脸问。

“就唱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首吧！”

达奴莎弹起小琵琶，昂起头，轻声唱了起来，

如果我有雏鹅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西利西亚的雅锡克，

我要坐在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亲爱的人儿，

柳已飞未啦，可怜的孤儿！”

可是，她唱不下去了。嘴唇抖动着，终于放声哭了起来。

“在婚礼上，不要这样。”公爵夫人劝她说。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就这样了。我舍不得您，和他。”

“放心吧！”公爵夫人说，“你不会总留在斯比荷夫的。你父亲会带你一起到崔亨诺夫，我和公爵让他到那里养病。”

兹皮希科把达奴莎拉到床前，亲热他说起话来。达奴莎的心情这才又好起来。

忽然，院子里传来了从井里打水的声音。公爵夫人猛地站起来，紧张地叫道：“天快亮了！他们在给马饮水了！”

“姑娘，你得准备走了。”神甫说。

达奴莎立刻又哭起来，公爵夫人也掉下了眼泪。兹皮希科最后一次把达奴莎抱在胸前，向她告别。然后，达奴莎跟着公爵夫人去换衣服。

天大亮了，仆人们都已起床。哈拉伐走进来，问兹皮希科有什么吩咐。

“把我的床拉到窗前，打开窗户。”

哈拉伐移好床，又把自己的皮外衣披在主人身上，因为外西正在下雪，天气很冷，兹皮希科从窗口向外望着，见几辆雪橇已经备齐，马鼻里吐着白气，信使们全副武装地站在火堆旁边。

这时候，已经穿上皮衣服的达奴莎再一次冲进屋里，搂住兹皮希科的脖子，向他告别。兹皮希科吻了她一下，说：“天主保佑你，你是我的。”

达奴莎被人们拥到院子里，在飞舞的雪花中坐上了雪橇。然后，她回身朝窗口这边望了望兹皮希科，伸出手臂喊道：“兹皮希古，天主保佑你！”

“愿我在崔亨诺夫见到你！”兹皮希科从窗户里高喊。

马拉着雪橇走远了。雪越下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几乎掩盖了一切。

十四

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卷起的雪花漫天飞舞。大雪覆盖了地面，连屋顶都难以辨认出来。炊烟好象是从一座座白色的小山上蒸发出来，冲向天空：又如同一支支展开的画笔，给白色的世界染上了颜色。在这种天气里，人们只好都待在家里，享受着炉火的温暖，迎接就要到来的圣诞节。

兹皮希科的伤痊愈了。在圣诞节的前两天，他再也不愿意住在森林行官里。就带着仆人们坐上雪橇，赶往崔亨诺夫。前些日子，公爵夫人已经带一批人先走了。

在风雪中赶路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碰见了公爵派出的帮助过路人的骑兵队，他们险些迷了路。到了崔亨诺夫以后，兹皮希科立即打听尤仑德的消息。人们告诉他，尤仑德还没有来，但他会来的，公爵已经派人接他去了。兹皮希科又高兴又紧张，连忙去见公爵。

公爵看到了他，一把抱住了他的头，说：“看见你的身体复原，我真高兴。你和达奴莎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要为你向尤仑德说句好话。我想，他会同意的。”

公爵夫人也进来了，一见兹皮希科，就急忙告诉他：“尤仑德今天晚上就能到了，我们先吃晚饭吧！”

晚餐上，他们一边吃着薄饼，一边说笑着，而外面的风雪越来越猛烈了。就在这时候，房门外急匆匆走进一个满身是雪的人，高声喊道：“仁慈的公爵，有一队客人在来这里的路上被大雪埋住了，赶快派人去把他们救出来吧！”

公爵连忙吩咐道：“派骑手带上铲子，快去！”又问那报信人：“被埋的有多少人？”

“还不清楚。看样子，马和车不少啊！”

“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据说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骑士的人！”

“啊？！”兹皮希科惊叫起来，头皮直发紧，来不及向公爵请示，就飞跑着出了房门，哈拉伐给他拿上一件皮外衣，也追了上去。主仆二人立刻备好了马，随骑手队出发了。

城外一片漆黑。人们打着火把，带着警犬，在报信人的引导下，迎着风雪前进。雪太大了，有些地方已经没了马肚子，行走十分困难。兹皮希科走在最前面，他此刻最挂念的是达奴莎，她会怎样？在这严寒的荒郊野地。

幸好，过了一阵子，风雪和缓下来，逐渐地竟完全停了，淡淡的月光使天空明朗多了。向导朝前边望了望，指着远处一片黝黑的树林喊道：“就在那边。他们一定是迷了路，离开了大道，在河边转来转去。最后，马走得精疲力尽了，才倒下的。”

大家立刻朝树林奔去。一阵狗叫，把他们引到一根粗柳树桩跟前。

“这有一堆雪，多厚啊！快拿火把来！”兹皮希科喊。

“啊！在这儿！是个人！头还露在外面，还有一匹马。来呀！”

骑手们开始铲雪。一会儿，人被救出来了。冻僵的人头垂在胸前，手里还握着马僵绳，乌倒在他身边。一个骑手用火把照了照，众人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是尤仑德爵爷！”

“快！”兹皮希科急忙指定两个骑手，“那边有座茅屋，把他抬到那里去，一定想办法把他救过来！”

他自己又带人往前走。达奴莎会怎样，他想都不敢想。在离柳树桩大约二百米的地方，他们终于找到了大队车马和随从。骑手们立刻动作起来，铲的铲，扒的扒。

前边的两部雪橇先被挖了出来，然而马和人都已经冻死了。后面的雪橇没有全埋住，有的马下半截在雪里，还保持着奔跑的姿势；一个随从手里握着矛，一动不动，雪埋在腰间；赶马人手里还紧紧握住缰绳……显然，他们都是在暴风雪中惨扎了许人才死去的。

“尤仑德一定是走到前面去找人营救的，走到柳树桩前，马倒下了。”骑手们说。

兹皮希科一边铲雪，一边紧张地注视着每个被救出来的人。他想见到却又怕见到那可爱的脸庞。奇怪！救出来的都是长胡子的男人，并没有一个女人！

骑手们把尸体装在雪橇上，开始往回走了。兹皮希科还站在这里发愣。哈拉伐猜出主人的心思，就说：“我刚才在雪橇里找了找，没有女人用的东西。小姐可能还没动身呢！”

“但愿这样。”兹皮希科说着，又往柳树根这边走过来，在周围找了半天，仍然什么人也没有。他这才松了口气，心想：“哈拉伐说的不错，达奴莎留在家了。可她怎么不来呢？”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刚才护送尤仑德的那两个骑手过来了，向兹皮希科报告说，尤仑德被公爵加派的人接走了。他们给他灌了几口酒，他已经有气了。

“他没提起他的女儿？”

“他还不会说话呢！”

回到城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公爵夫人正焦急地等着他们，见到兹皮希科，立刻惊恐地问：“达奴莎呢？”

“她不在这儿。我想她可能没有来。问问尤仑德就会明白了。”

“他还象木头似的躺着呢！”

尤仑德躺着的屋里，火光通明，很暖和。而他却脸色苍白，眼睛紧闭，嘴张着，呼吸非常吃力。维雄涅克神甫坐在旁边守护着，他告诉刚走进来的公爵夫人和兹皮希科，尤仑德在天亮之前不可能苏醒过来。

“那我们就等到天亮！”公爵夫人说。

兹皮希科因为伤刚养好，再加上一夜的奔波，非常疲乏，坐下以后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公爵夫人也坐在床边打起盹来。屋里十分安静。

“当！当！当！”教堂的钟声响了，晨钟惊醒了守护的人们，也惊醒了尤仑德。他睁开眼睛，猛地坐起来，向四周瞧了瞧，忽然喊起来：“快！快去挖雪橇！”

“您怎么啦？”公爵夫人大声问道，“您已经在崔亨诺夫了！”

然而，尤仑德并没有完全恢复知觉，望了望公爵夫人，好象不认识她：“在崔亨诺夫？孩子在等着……公爵……公爵夫人……噢，达奴斯卡在等我，达奴斯卡……”说完，他“咕咚”一声又倒在床上，睡了过去。

“他会这样睡上一天的。”神甫说。

“他刚才怎么说的？”公爵夫人自言自语。

“他说孩子在等他！”兹皮希科说。

“他的神志还不清呢！”神甫解释道。

尤仑德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这一回，他才完全清醒了。

“尊敬的夫人，我是在崔亨诺夫吗？雪把我埋住了，谁救了我？”

“是这位骑士。”公爵夫人指着兹皮希科，“您还认得他吗？在克拉科夫……”

尤仑德的一只眼注视着兹皮希科，想了想，说：“记得了，他不是和达奴莎……噢，达奴莎呢？她在哪儿？”

“啊？”公爵夫人暗吃一惊，“她和您一起来啦？”

“她怎么会和我一起来呢！她在您这儿啊！”

“啊！”公爵夫人和兹皮希科同时喊了出来，“您快醒醒吧！那姑娘不是和您在一起吗？”

“和我在一起？”尤仑德莫名奇妙。

兹皮希科忙解释说：“和您一起来的人都没能活过来，我又没找到她，莫非您……”

“您把她留在了斯比荷夫？”公爵夫人抢着说。

“怎么会留在斯比荷夫？她一直在这里呀！”尤仑德听得更糊涂了。

“不是您送信来接她回去了吗？”

“我起誓，我根本没有送信来接她！”

“哎呀！不好了！出事了！”公爵夫人脸刷地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尤仑德见情况有变，急得从床上跳下来，“我的孩子怎么啦？她在哪儿？”

“您听我说，”公爵夫人好不容易沉住了气，“前些日子，有一队武装信使，拿着您的信到森林行宫那儿接达奴莎。信上说，您那里起了火，木梁倒下砸着了您，眼睛已经半瞎了，还说想在失明前见见孩子……第二天，他们把她带走了。”

“天主啊！”尤仑德紧握双拳捶打着胸膛，“斯比荷夫什么时候起过火，我什么时候派人来接过我的孩子，没有，都没有啊！”

维雄涅克神甫已经把那封信取来了。他读完信，把信递给尤仑德：“您看，这上面还有印呢！”

“印倒是我的，可这是伪造的！我的天，我明白了！一定是他们骗走了我的孩子，要害死她！”尤仑德发疯似地喊起来。

“他们？他们是谁？”

“十字军骑士团！”

“呀！”公爵夫人尖叫一声，不觉打了个寒噤：“这是真的吗？我马上报告公爵，让他派人去找。快救救达奴莎，救救她吧！”她一边叫着一边跑了出去。

尤仑德再也坐不住了，匆匆穿好了衣服。兹皮希科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边，牙齿咬得咯咯响。

“也许就是他们干的。”神甫说，“我想起，他们到森林行宫控诉过您，说您打死了他们的客人，又俘虏了一个，要求赔礼放人。公爵拒绝了他们。”

“于是他们就劫走了她！”兹皮希科也想起来了。他二话没说，就奔出门外，吩咐哈拉伐立刻备好马，要去救达奴莎。至于怎么救，到哪儿去救，他也不清楚。反正一定要去的。

等他回到屋里的时候，公爵夫妇和宫廷侍从米柯拉伊老骑士都已经来了。米柯拉伊经验丰富，又做过骑士团的俘虏。公爵特地把他叫来商议。

“要谨慎。不要因为气愤就鲁莽行事。”米柯拉伊说，“不然，反而会断送了姑娘。”

公爵说：“我要写信给大团长，让他下令放人！”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弄清她在哪儿。否则，大团长会问‘叫我命令谁放人呢？’我们就没话可说了。”

神甫也同意米柯拉伊的分析，说：“这些十字军骑士又贪婪又不诚实，连起码的戒律都不会遵守，又怎么会听大团长一声命令呢？大团长下令放，他们会说不知道这回事，还会起誓。那时候，我们怎么办？”

听了这话，公爵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米柯拉伊想了想说：“如果真是他们劫走了达奴莎，一定会有目的。比如要求解除尤仑德的武装，要不就索取一笔赎金，或是拿她来交换什么人。”

“噢，可能是德·贝戈关。”尤仑德点点头。

“那一定是这样了。”米柯拉伊说，“我看，还是让尤仑德回斯比荷夫去。他们真劫走了达奴莎，一定会派人去和他讲条件的。”

接着，神甫把四个十字军骑士和德·福契到森林行宫告状的事，告诉了尤仑德。尤仑德听完，阴沉着脸，反复念叨着那四个人的名字：“邓维尔特！齐格菲里特！戈德菲列德！罗特吉爱！好吧！”

“那你就回斯比荷夫一趟。”公爵对尤仑德说，“我也派人去打听达奴莎的下落。强盗！无耻！他们在我这里劫走了人，我决不会饶恕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玩火，到头来会把他们自己烧死！”

公爵气愤他说着，大步走出门去发布命令了。公爵夫人本想把达奴莎的婚事说一说，可转念一想，这个时候说这件事，无疑是火上浇油。还是另找机会吧！于是，她有些内疚地对尤仑德说：“别怪我们。那天来的人穿着您那里的衣服，又带着有您印记的信，说得那么急切。我们怎么能不听从她亲生父亲的话，不让她走呢！”

“我不怪任何人。夫人！”尤仑德痛苦地捶着头。

“天主会保佑达奴莎的。上次打猎的时候，一头野牛朝我们冲过来，天主就让兹皮希科保护了达奴莎和我，而他自己倒摔断了肋骨，病了很久。公爵已经赐给他腰带和踢马刺了。这回虽然出了事，天主也会保佑她的……”公爵夫人声音在发抖，终于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尤仑德心中的悲痛也一下子发作了：“耶稣，耶稣，耶稣啊！”他抓自己的头发，用头撞着墙，声音都嘶哑了。

兹皮希科连忙把他抱住，高声说：“走，我和您一起到斯比荷夫去！”

十五

当天下午，尤仑德就上路了。公爵送给他一些随从，跟他一起到斯比荷失去。

兹皮希科和他骑马并肩走在一起，把在森林行宫发生的事讲给他听。尤仑德一直沉默着，低着头。兹皮希科直担心他会急出病来。

“是你把我从雪地里救出来的吗？”尤仑德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是我，还有别人。”

“我倒宁愿冻死！”

兹皮希科只好不说话。

“打猎的时候，也是你救了达奴莎？”尤仑德又问。

“我能不救吗？这一次，我也一定要救她。即使我要用牙齿把骑士团的城堡咬破，我也得去！”

尤仑德被年轻人的真诚打动了，抬头望着他，点点头：“你真爱她吗？”

兹皮希科想了想，索性朗声回答：“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什么？”尤仑德勒住了马，惊讶的脸上带着怒气，“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是她的丈夫了。”

尤仑德一阵眩晕，愣了好一会，竟一句话不说，独自催马向前，跑到仆人们的前边去了。

兹皮希科受不了这样的对待。他宁愿听尤仑德把自己大骂一顿。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赶了上去，说了起来：“您听我说。达奴莎在克拉科夫救了我，我又有机会回报了她。没有她，我活不下去。这次负伤以后，公爵夫人就说，您不会再反对了。可我仍然不愿意没得到您的同意就娶她。那天晚上，他们要把她接走，我才恳求公爵夫人作主……我担心您会把她嫁给别人……时间那么紧，怎么能得到您的许可呢？”

“可达奴莎被劫走了，这就是天主的惩罚！”尤仑德阴沉着脸。

“不是！”兹皮希科急着争辩，“他们是在婚礼前来接她的，无论婚礼举行不举行，他们都会带她走。”

尤仑德又不作声了，骑着马向前走。兹皮希科感到绝望了。“难道这一切都白费了吗？”

来到了一处小客店，尤仑德吩咐歇息片刻。他走进一间小屋子，见兹皮希科也跟了进来，便突然站到他的面前，睁大那只右眼，大声问道：“你是为了她才到这里来的么？”

“您以为我会否认吗？”兹皮希科毫不示弱。

“你救过我的孩子，还把我从雪地里挖出来，是吗？”

“您怎么啦？还老提这些干什么？”兹皮希科以为尤仑德又神志不清了。“您应该坐下好好歇歇。”

不料，尤仑德突然举起双手，按在年轻人的肩头，又猛然把他拉到胸口紧紧抱住。兹皮希科立刻醒悟了，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暖流，也紧紧搂住了尤仑德。两个男子汉就这样拥抱着，都流下了热泪。共同的忧患到底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您不反对了吧？”

“我以前是反对的。因为我……我已经把她献给天主了。”

“可天主又把她赐给了我。”

“现在，我们更需要天主的救助。”

“会这样的。天主不帮助父亲找到女儿，不帮助丈夫找到妻子，难道会去帮助强盗吗？”

他们又上路了。因为都是刚刚恢复体力，两个人就不再骑马，而坐上了雪橇。这一回，尤仑德的话才多了起来。

“要是十字军的人向我来报复，我无话可说。可我只剩了一个最心爱的人，他们还把她劫走了！”他气得浑身发抖。

“按说，取得人们的尊敬比四处树敌好得多。可骑士团偏偏对几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都犯下了这么多的罪行，真不知他们怎么想的。”

“我曾经发誓要消灭他们。我也发过誓，如果我能报仇雪恨，我就把我唯一的女儿献给天主——这就是我反对你们结婚的原因。可是，她……我也真明白了！”

兹皮希科担心他忧伤过度，就把话题岔开，谈起了自己的家乡和身世。他忽然想起了玛茨科叔叔，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可是个有勇气又有智谋的人。对付眼下这伙狡猾的敌人，智谋比勇敢更重要，要是玛茨科也在这里该有多好！于是，他问尤仑德：“您的智谋怎样？我在这点上可差得远。”

“我也不行。”尤仑德说，“我从来不用计策和他们斗。我就凭这双手，凭这身力气和他们拚。”

马走得很快，走出一片森林以后，就来到了一片泥沼地。斯比荷夫城堡就在泥沼地中间。

“也许他们已经派人来了。”兹皮希科说。

这个想法很快被证实了。快到城堡大门的时候，他们赶上了两个骑马人和一辆雪橇。听见后面的声音，两个骑马人转过身，喊道：“是谁？”

“应该是我查问你们！你们是谁？”兹皮希科大声说。

“我们是从息特诺城来的！”

“正是他们！”尤仑德低声说，随即向对方发问：“你们要到哪里去？”

“就到斯比荷夫！”

“干什么？”

“这个，只能对尤仑德本人讲。”

“跟我来吧！”

进了城，尤仑德把“客人”中的两个使节领进拐角的一间屋子里，这两个使节，一个就是到森林行宫送过药膏的那个女人，另一个是个年轻的香客（分发免罪符的人）。面对尤仑德魁梧的身材，他俩禁不住瑟瑟发抖。当看见兹皮希科和神甫卡列勃也跟进来的时候，那女人才颤声说：“阁下，派我们的人命令我们，和您谈话不能有别人在场。”

“这两个人不用回避！”尤仑德不耐烦他说。

“不！如果您要他们在场，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只好告辞了。”

尤仑德的黄胡子抖动起来，照他的脾气，他会发作的，可此刻他强忍住了。兹皮希科见此情形，就说：“如果非这样不可，你们就单独谈吧！”他和神甫退了出去。

门刚一关上，女人便急促地走到尤全德身边，低声说：“您的女儿被强盗抢走了。”

“是斗篷上有十字的强盗吧？”

“不是，还多亏了他们。那些虔诚的法师救了您的女儿。现在她正待在

他们那里，受到细心的照料，不会受伤害的。”

“我怎样才能把她接回来？”尤仑德直截了当地问。

一直沉默的那个香客突然傲慢他说：“你要向骑士团投降！”

“住嘴！”尤仑德几步走到香客面前，比划着拳头，香客立刻又抖动起来，尤仑德转身对女人说：“你们带信来了吗？”

“没有，我们是奉命当面说的。”

“那么，说吧！”

“他们说，尽管您多年来一直危害骑士团，可只要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他们就对您以怨报德。”

“什么合理要求？”

“释放德·贝戈夫爵爷，释放关在这里的其他人。”

尤仑德舒了口气：“这，我一定办到！”

“你还要赔偿他们囚禁期间的损失。”

“为了我的女儿，我决不同你们讨价还价。”

“法师们知道您会答应的。”女人点头说，“但是他们还想到，如果有人知道您的女儿在他们那儿，就可能怀疑是他们劫走的，从而恶意中伤，造谣诽谤。骑士团的名声就会败坏。所以，他们还有一个要求——请您亲自向公爵和骑士们声明，劫走您女儿的不是十字军骑士团，而是强盗。”

“是强盗劫走了我的女儿。我可以这样说。”尤仑德不动声色地答应着，“可是既然要我用德·贝戈夫换我的女儿，这秘密怎么保得住？”

“您可以说，是我们两个人带来了德·贝戈夫的赎金，而且让他和其他被关的人一起马上离开这里。”

尤仑德皱起了眉头：“这怎么行！你们让我在没见到女儿之前就释放俘虏吗？别逼得我忍无可忍！”

这时候，香客已经恢复了常态，对女人说：“都说了吧！他们让你怎么说的？”

女人会意地点点头，使劲瞧着尤仑德：“法师们说，您必须亲自到息特诺去一趟，并且不让任何人知道。”

尤仑德听完，脸色大变。当危险要降临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开始怀疑那些十字军骑士的诚意了。半晌，他才咬牙切齿他说：“他们难道想不到，我会把你们俩和德·贝戈夫处死吗？”

“反正您的女儿在他们那里。”女人有恃无恐。

“强盗！毒蛇！刽子手！”尤仑德破口大骂起来。

“法师们说了，如果您不到息特诺去，就只好让您女儿送命了。至于我们，他们也会替我们报仇。”

“法师们的意思是，”香客补充说：“他们会让您自由自在地回来，只不过让您去赔礼，去低下自己的头，发誓不再反对骑士团……”

“正是这个意思。”女人连忙搭腔。

屋里死一般地寂静。尤仑德靠墙坐下来，一动也不动。此刻，他急剧地在想，如果不照骑士团的要求去做，女儿就完了；可如果照着做，可能不但救不了女儿，自己也会陷入虎口。

“把这两使者押送到公爵那里，用刑叫他们招供！”他想到这个办法，可马上又否定了。十字军骑士是不会在乎这两个普通人的性命的。反正达奴莎在他们手里。

“如果我到息特诺去，可能就要被戴上镣铐，投入地牢。女儿呢？还不知会怎么样……”他眼前立刻展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双铁手正卡住了达奴莎的脖子，女儿正伸出双手喊着：“达都斯，快救救我呀！”

他越想越烦乱，竟有些麻木了。两个使者许久不见他回答，只好起身说：“天快亮了，让我们去睡一会儿吧！”说完，鞠了一躬，就自己出去了。尤仑德还是一动不动。

兹皮希科和卡列勃神甫马上走了进来。

“他们是什么人？说了些什么？”兹皮希科急着问。

尤仑德没有回答。

“您不舒服吗？”神甫问。

“没什么。”尤仑德不想多说话。

“他们干什么来啦？”“带了德·贝戈夫的赎金。”

“那，达奴莎在哪里？在哪里呀！”兹皮希科急得直喊。

“她……她不在十字军骑士那里——不在！”尤仑德象在说梦话。

第二天中午，两个信使又见了尤仑德。然后，他们领着德·贝戈夫和一批俘虏离开了斯比荷夫。尤仑德立刻把卡列勃神甫找来，口授了一封给公爵的信，说明达奴莎是被强盗而不是被骑士团的人劫走的，他已经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要亲自去把她接回来。

他又把这些话对兹皮希科说了，可任凭兹皮希科怎样追问，他都不肯回答任何问题，只是让他耐心等待，不要采取什么行动。这就使兹皮希科更惶惑不安，差不多要发狂了。

天近黄昏的时候，尤仑德把神甫叫到密室里，让他为自己写了一份遗嘱。然后，他又叫来了兹皮希科和托里玛总管。

“这一位，”他指着兹皮希科对托里玛说，“是我的女婿，他们已经在公爵那里结了婚，并且完全得到了我的同意。将来我死了，斯比荷夫的一切都归他管。你必须证明，这些话是我亲自说的，并让大家服从这位年轻的骑士，象服从我一样。”

兹皮希科吃惊地听着，脱口问道：“您为什么要说这些？”

“前几天大雪埋了我，虽然没有死，可我的精力象是用完了，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不是这样！”兹皮希科着急他说，“我看得出来，您心里有事，可您不肯说，这是为什么呀！”

“不要急。达奴莎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等她回来了，你把她带到波格丹涅茨去，这里可以让托里玛照管。你们那里比这里安全，不象这里，有野蛮的邻居。”

说到这里，尤仑德忽然抽出腰间的短剑，递给兹皮希科，严肃他说：“你现在对我起誓，说你永远不会伤害她，始终如一地爱她！”

兹皮希科满脸通红，一下子扑倒在地，一个手指按住剑柄，喊道：“凭着神圣的那稣受难日起誓，我决不伤害她，始终如一地爱她！”

尤仑德收起短剑，把他抱住，眼里含着泪水，颤抖他说。“你也是我的孩子了！……”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各自回房安歇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兹皮希科就起身来到尤仑德的房门前。他担心他真的会病倒，想探问一下。刚要进门，正好碰上了刚走出来的托里玛。

“爵爷怎么样？”

“他已经走了。”

“啊？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全副武装走的。”

十六

在通往息特诺的路上，尤仑德骑马独自前行着。一片灰色潮湿的雾幕后面，就是那座不祥的城堡了。此刻，他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到那里去，心中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屈辱。他曾经击败过、杀伤过他们多少人，现在却要俯首听从他们的支配，被他们践踏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痛苦得难以忍受，一股怒火在心头燃烧起来。

“不行！”他马上冷静下来，“一定要压住怒气，不然，不但救不出女，反而会断送了她。”

“他们劫走了达奴莎，不过是为了得到我尤仑德。我自己来了，达奴莎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她一定会自由的！等她回到斯比荷夫，就会得到兹皮希科的保护。至于我，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是一样。愿天主赐福给他们吧。”这样想着，他又增加了勇气。

城堡越来越近了。来往的行人不断，都急忙为全副武装的尤仑德让开路，又好奇地看着他。城堡的门前，树着一副绞刑架，上面吊着几个农民的尸体。乌鸦落在上面啄食着尸肉，又哄地一声飞起。

尤仑德走近城堡，在吊桥前停下来，吹起了号角，一连吹了几遍，也不见城上有一个人影。过了很长时间，一扇石头砌成的窗户打开了，里面露出一个满脸胡子的脑袋：“谁？”

“斯比荷夫的尤仑德！”

窗户立刻关上了。尤仑德只好又吹起号角。可任凭他怎么吹，城上再没有任何反应。他才明白，对方是故意冷落他，使他难堪。按他的脾气，恨不得搬起一块石头，朝那窗户砸过去。可是……

“我不是为了女儿才来牺牲自己的吗？”他决定等下去。

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城上望风洞里出现了几个人影，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盯着城外的骑士。跟着，咒骂声，嘲笑声传了出来，有人还把雪团和冰块朝尤仑德身上扔，中间还夹着碎瓷片和石子，落在盔甲上，发出“咔咔”地响声。

“为了女儿……”尤仑德忍受着这一切。

正午时分，城上的士兵吃饭了，有的把啃过的骨头扔向他，有的还高喊道：“喂，如果你不乐意等，可以去上吊，绞架上还有一个钩子空着。”下午，在这阵阵的喧闹声中过去了。最后，天黑了，万籁俱寂，而城门仍然紧紧关着。

“不到半夜，他们不会开门了。”尤仑德想。

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抬头一看，有六个执矛执戟的武士向他走来。

“您就是尤仑德骑士吗？”一个手执宝剑的人问道。

“是我。”

“听着，执政官邓维尔特让我转告您，除非您下马，城门是决不会为您开的。”

尤仑德迟疑了一会儿，终于下了马。那马立刻被牵走了。

“您的武器要交给我们！”

尤仑德想了想，就扔下斧头、宝剑和短剑。这些也立刻被拿走了。

“还有，因为您对骑士团犯了许多罪过，您必须换上这件麻衣，用绳子把剑鞘拴在脖子上，恭恭敬敬地等在城门前，直到执政官下令开门为止。”

随着话音，麻衣被扔了过来。

尤仑德捡起麻衣，心里祷告着：“基督啊，要是为我自己，我决不会这样做，可为了我的孩子……”他换上了有三个洞做为领口和袖口的麻衣，把剑鞘拴在脖子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城门走去。然而，城门仍旧没有开。而那几个武士已经不见了踪影。

夜深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城外站着，等着，渐渐地，他有些迷糊了。就在这时候，从城堡塔楼的窗户里，传来了一阵琵琶声，接着一个愁思绵绵的稚气未脱的声音唱起来了：

如果我有雏鹅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西利西亚的雅锡克。
我要坐在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亲爱的人儿，
柳巴飞来啦，可怜的孤儿！

尤仑德听了这歌声，不由得扑倒在雪地上，“哦，我听到我女儿的声音了！听到了！”哭泣，使他的魁梧身材都颤抖了……

天亮了，一个粗壮的士兵走出城堡，走到昏睡在门前的尤仑德身边，用脚踢着他的肋骨：“喂！站起来，狗东西！城门开了，执政官让你去见他！”

尤仑德清醒了，脸上异常平静，站起来，一句话不说，跟着那士兵走进城堡。刚进城门，吊桥就又吊起，一扇沉重铁栅栏门落了下来。

尤仑德被带到楼上的大厅。因为光线不足，里面十分阴暗。尤仑德进来以后，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四个十字军骑士，他们身后有武装侍从和仆人。正是这四个人——邓维尔特、齐格菲里特、戈德菲列德和罗特吉爱，共同策划了这个阴谋。所以，当他们如愿以偿地看见尤仑德象个罪人站在面前的时候，禁不住笑了起来。大厅的每扇门都敞着，从外边拥进了许多士兵和仆从，几乎站满了半个屋子。这些人乱哄哄地高谈阔论，对着尤仑德评头品足。

邓维尔特把左手一扬（他的右手还绑着绷带），大厅安静下来。他又向身边的武士打了个手势，那武士上前抓住尤仑德脖子上的绳索，朝桌前拖了几步。邓维尔特得意地扫视了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天主的威力已经击败了残暴！尤仑德，你过去象疯狗一样咬我们骑士团。所以，今天天主让你象狗一样站在我们面前，乞求怜悯。”

尤仑德抬起头，毫无表情地回答：“别把我比成狗，执政官。那样，您也就把在我手下战死的人贬低了。”

“你以为受到污辱了？是吗？”邓维尔特竟大骂起来，“我看你连我们的看狗人也不如，我把你扔到狗窝里又怎么样！”

一阵哄堂大笑。一个驯熊的小丑怪声怪调他说：“对呀，快拿马刷来，给我的熊刷刷毛，它也会用爪子给你梳乱毛的！哈哈……”

很多人都随着乱喊起来：

“把他用豆秸裹起来，拿到集市上展览吧！”

“用你的尸体去捉螃蟹！”

有几个胆子大点的走到尤仑德跟前，仔细端详着；解气他说：“这就是斯比荷夫的那头野猪吗？它的獠牙已经被敲掉了，可猪嘴里还吐着白沫。哼，你还想把我们都打得粉身碎骨吗？可惜再也办不到了！”

又是一阵哄笑。邓维尔特也高喊道：“都乐乐吧，一会儿还有更开心的

呢！别让他以为自己丢脸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人们更放肆了，骂得更难听了。有人索性喝起酒来，还把酒倒在手心里，往尤仑德的眼里泼去……尤仑德到底忍耐不住了，向前跨了一步，大声吼道：“快把孩子还给我，这是你们答应过的！”

“谁答应过你的？”邓维尔特佯作不知。

“你要有良心，凭着骑士的荣誉！”

邓维尔特想了想，又向全场人说道：“好，你们听见了，我们既然答应，只要尤仑德亲自来向我们屈从，就放了他女儿。我们骑士团一向说到做到，那个被我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姑娘，马上就释放。至于尤仑德，一旦他忏悔了自己的罪行，我们也可以释放他！”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包括那三位骑士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邓维尔特会这样宽大。

“我会派人把你的女儿送回去。”邓维尔特对尤仑德说，“不过，你得留在这里，等我们的人平安回来，你又付出赎金以后，才能放你。”

尤仑德几乎是感激地回答：“愿天主报答您！我许久没见到女儿了，请让我见她一面吧！”

“好，不过，要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见她。”邓维尔特吩咐几个侍从去带人，他自己却和三个骑士交谈起来。

“您怎么这样？”性急的罗特吉爱责备说，“您不但要放了他女儿，连他本人也放。这不是让他再咬我们的人吗？”

“现在这样，他不就不能咬了吗？”戈德菲列德说。

一向沉得住气的齐格菲里特老头也不满意：“我不反对放他的女儿，可，放了尤仑德……”他摇摇头。

邓维尔特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冷笑了一声说：“急什么。

你们不想再乐一乐啦？”

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带来了！”大家都好奇地朝大厅门口望过去。因为他们也都没见过尤仑德的女儿，也不知道她被关在这城堡里。只见一个女人（就是到过森林行宫和斯比荷夫的那个）领着一个穿白衣的姑娘进来了。姑娘蓬松的头发用一根带子束住，罩在前额上。

尤仑德见了，立刻扑上前去，可刚走了几步，就又倒退回来。他看那姑娘的脸很长，嘴唇发青，一双眼睛直呆呆地发愣。

“不！这不是我的达奴莎！”尤仑德喊着。

“不是？”邓维尔特答道，“这三位骑士可以作证，我们从强盗手里救下的就是这位姑娘。强盗们说她是你的女儿。如果不对，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也许是强盗用什么巫术把她变了形。反正我这息特诺城里，没有别的姑娘了！”

那三个骑士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都连连点头，又互相交换着眼色！俘虏了尤仑德，又不放他的女儿，还做到了信守诺言，邓维尔特真有办法呀！

尤仑德伤心透了。他躬着身子向邓维尔特走过去，不顾一切地喊道：“不对，我听见了她在唱歌，她就在这里。快把女儿还给我！”

邓维尔特得意忘形了，他决定给眼前这个受了刺激的人最后一击，就咬牙切齿地低声对尤仑德说：“要让我把她还给你，除非让她的肚子里怀着我的私生子一起走——”

“啊！——”尤仑德要气疯了！他双手抓住了邓维尔特，猛地把她举在

空中。随着大厅里一片惊说地喊叫，邓维尔特被重重地扔了出去，头碰在石头地上，立刻破碎了，脑浆进射出来，溅到了那三个骑士身上。而尤仑德在刚出手的一刹那，已经向摆着武器的墙角冲了过去，抄起一口宽柄长剑，朝着呆若木鸡的人群砍杀了过去。在场的人一下子明白了，尤仑德有了武器在手，意味着什么！

于是，叫喊声，脚步声，武器的碰撞声响成一片，士兵们举刀迎住尤仑德，一场混战开始了。

戈德菲列德第一个拦上去。没等他抬起手来，尤仑德的剑已经劈了下来，把他的头和肩胛骨砍作两半。他来不及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其余的人忙紧凑在一起，以便合力抵抗，可这招来了更大的伤亡。尤仑德的眼睛发红，砍呀，刺呀，劈呀，好象狂风要把小树林一古脑儿拔掉。士兵们接连倒下去。溅了一地热血。

“快散开，包围他，从后面打！”齐格菲里特尖着嗓子喊。

人群散开了，向两边围过去。可尤仑德并不死守一点，而是沿着墙壁追赶他们，被追上的都丧了命。剩下的都吓破了胆，再也不敢靠近这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齐格菲里特和罗特吉爱首先跑到大厅的回廊上去了，大家见了，争先恐后地跟了上去。当最后一个人把回廊的门“砰”地关上，大厅里就只剩下尤仑德一个人了。不一会儿，沉重的木板凳和装着火把的铁环从回廊上飞出来，落在他的身上。一件东西击中了他的前额，顿时血流满面。

紧接着，大厅的正门打开了，闻讯赶来的仆从们一齐拥进来，手里拿着矛、戟、斧、石弓、木柱、棒子和绳索。尤仑德一把抹掉脸上的血，鼓足劲，吼叫着冲了过去，马上又是一片呻吟声、咒骂声和铁器撞击声……

当天晚上，还是在这间大厅里，暂时掌管息特诺城的齐格菲里特正和罗特吉爱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邓维尔特和戈德菲列德的尸体放在哪里了？”

“在小教堂里，神甫们正在为他们祈祷。”

“其余的呢？”

“其余的尸体都放在雪地里，等冻硬了再放进棺材，受伤的都送去治疗了。”

“真没想到尤仑德一个人就造成这么个局面。这大厅里好象还有血腥味。”齐格菲里特心有余悸他说，“但愿将来骑士团和这个民族大战的时候，有天主保佑！”

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道：“尤仑德呢？还活着吗？”

“活着，还躺在把他绊倒的大网里。仆人们要打死他，可神甫不答应。”

“是不能打死他。他的名声太大了，打死了会引起麻烦的。而且，今天的事见证太多了，隐瞒不住。”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罗特吉爱忍不住问。

齐格菲里特阴沉着脸，想了又想，才说：“我想派人去见大团长，把这里的事情向他报告，就按我们编好的那么说。还有，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仑德的女儿就在这城里。”

“这不难办到，邓维尔特早就下令把带她来的人毒死或者吊死了。除了我们俩，还有看守她的仆人以外，就没人知道了。”

“这就很好。”

“我刚才想，”罗特吉爱说，“既然邓维尔特已经上了天堂，我们何不

把这一切罪过推到他的身上——”

“不行，万万不行！那样岂不就等于承认，是我们从玛佐夫舍劫走了他的女儿了吗？邓维尔特的罪还是要落到骑士团的头上，落到我们的头上。”齐格菲里特不大喜欢邓维尔特的诡诈，可他的残忍却胜过了邓维尔特。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如何对待尤仑德父女的打算了。

年轻的罗特吉爱却一再追问：“对那姑娘怎么办？”

“把她交给我。我要把她带到我的城堡去，根据骑士团的利益处置她。而你，罗特吉爱，我希望你去做一件事，不知你有没有勇气？”

“这您难道还怀疑吗？”

“那你就到玛佐夫舍公爵那里去一趟，按我们的说法把事情告诉他们。”

“这，这不是叫我自取灭亡吗？”

“不是，你是使者，是客人！他们不会加害一个客人的。你要尽一切办法，把责任推给尤仑德。”

“不错，等邓维尔特下了葬，我就动身。”

“好孩子！”齐格菲里特赞叹道，“我了解你，我一向象爱亲儿子一样爱你，因为你有勇气。”

“可我最担心尤仑德，如果让他还活下去，这些事早晚会真相大白……”

齐格菲里特的眼睛里露出凶狠的目光，语调却很平稳：“即使让他自由，也决不会让他去控告我们，你放心去吧。噢，我们来商量一下，你到崔亨诺失去见公爵，应该怎么说，提些什么要求。”

“您的经验丰富，全靠您指点了！”

十七

自从尤仑德返回斯比荷失以后，玛佐夫舍的公爵就一直惦记着达奴莎波劫的事。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派人去玛尔堡送给大团长，指责这种行为，要求立即放回无辜的小姑娘。不料，尤仑德的信很快到了，说是劫走她女儿的不是十字军骑士，而是一伙强盗，只要付出赎金，就能接她回来。公爵的信只好不发了。

没过几天，从息特诺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尤仑德单枪匹马冲进了城堡，杀死人无数；又说骑士团经过两天攻打，重新占领城堡，杀了尤仑德；甚至有的说骑士团和波兰的战争就要开始了。公爵对这些话并不全信，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倒急于想弄个明白。所以，当他得到报告，说有个十字军骑士从息特诺来求见的时候，立刻把他请了进来。

“我是法师罗特吉爱。”那十字军骑士对公爵说，“不久以前，我来过这里，见过您。”

“您既然从息特诺来，一定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吧？”公爵迫不及待地问。

“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罗特吉爱显出愤愤不平的样子。“您一定不会赞同一个和平的破坏者和残忍的刽子手。他使我们虔诚的教徒流了血，送了命！我特意来向您诉说我们的不幸。”

于是，他讲起了他们如何从强盗手里救出一个姑娘，以为是尤仑德的女儿，就让尤仑德去认领；尤仑德不但不感恩，反而疯狂地打死了邓维尔特和戈德菲列德和其它八九个人；在被大网绊倒以后，他又如何砍伤了自己……这些话，罗特吉爱说得绘声绘色。看见在场的骑士都吃惊地听着，他心里十分快活，觉得他和齐格菲里特老头的预谋就要成功了。

在场的骑士们的确都默然了，因为如果真象罗特吉爱说的那样，尤仑德是失礼的。公爵夫人却不相信那些话，问道：“这位骑士，您说救了那姑娘，以为是尤仑德的女儿，可究竟是真是假，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在森林行宫里见过她。”

“是啊！有这么回事。”骑士们一经提醒，也怀疑起来。

罗特吉爱心里一惊，却马上定了神，昂首答道：“我们教士是从不正眼看女人的。那么多宫女和夫人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尤仑德的女儿！”

“邓维尔特就知道！”米柯拉伊上前一步说，“他在打猎的时候，还跟达奴莎说过话呢！”

“邓维尔特已经去见天主了。您说的事，我不知道。可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大概是强盗把那姑娘变了形。”

公爵听得不耐烦了：“强盗们不过是些粗野人，他们可造不出神甫的笔迹和尤仑德购印记。请问，这又是谁干的呀？”

“是魔鬼！您有怀疑，可尤仑德自己不怀疑。”罗特吉爱不敢正面回答，便决定转攻为守。“殿下，请赔偿我们的损失吧！”

我们的苦不能白受，血不能白流哇！”

“什么？尤仑德干的事，也要我来负责？”

“因为他是您的臣民。您应该把他的城堡、土地和产业交给我们骑士团。我们在其他地方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城堡，是各国公爵送给我们的。唯独在您这里，我们没得到一寸大地！”

公爵被这骄横无理的要求激怒了，用手指着十字军骑士，厉声喝道：“你在说谎！以前属于我们，现在落到你们手里的土地、庄园、城堡有多少？你们还不满足吗？”

米柯拉伊也气愤地接上一句：“你们贪心不足！我们怀疑你说的一切！”

“对！”在场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罗特吉爱的脸红了。他傲慢地扫了一眼那些骑士们，说：“我可以说不，我今天不是以使者身份，而是以见证人和骑士身份到这里来的。我随时准备以自己的鲜血维护骑士团的尊严，直到我咽气为止！听着：谁敢认为是我们劫走了尤仑德的女儿，否认尤仑德自己说的话——那好！就让他拾起这骑士的手套，听从天主的裁判吧！”

说完，他拉下铁手套，“叭！”扔到骑士们的面前。这一来，骑士们都默然了，因为他们都不敢证实尤仑德说的是假话。“如果罗特吉爱是对的，那么决斗时，天主会帮助他取得的。”他们都这么想。

罗特吉爱见此情景，心想“他们都怕了，看谁还能怀疑和责备我们！”他为自己装怯作勇的行动深感自豪，又双手叉着腰，高声问道：“谁来拾这铁手套？”

“我！”

突然，炸雷般的一个声音从门外响起，人们一起看过去，只见一个骑士快步走进了大厅。他头戴铁盔，圆形的脸甲罩在脸上，一时认不出是哪个。骑士走到中央，俯身拾起了铁手套，高声对罗特吉爱说道：“当着公爵和全体骑士的面，我告诉你：你象一条狗，正对着正义狂叫。我要和你决斗，徒步也好，骑马也好，是使矛，是用斧，是短刀，是长剑，任你挑选。不是打倒对方，而是要战到最后一口气，战到死！”说完，他把铁手套朝对方扔了过去。

罗特吉爱接过铁手套，问道：“你是谁？”

那骑士解开颈甲，摘下头盔，露出一张年轻英俊的脸：“我是尤仑德的女婿，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

不只是罗特吉爱，而且是全体在场的骑士都愣住了，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达奴莎已经结了婚。这就是说，达奴莎除了父亲之外，还有她的丈夫来保卫她。罗特吉爱意识到这一点，心里顿时空虚起来。

这时候，德·劳许站了出来，说：“我凭骑士的荣誉，担保他刚才的话忠实可靠。谁敢怀疑，这是我的手套！”他把自己的铁手套也扔在地上。

罗特吉爱认出德·劳许就是上次同来这里的那位骑士团的客人，只好克制着自己，不说什么。公爵皱着眉头，站起身来说：“谁也不许拾这位客人的手套。我现在宣布，兹皮希科说的是真话。”

罗特吉爱连忙鞠了一个躬，又向兹皮希科说：“如果你同意，就在比武场徒步比砍斧吧！”

“悉听尊便！”

等罗特吉爱退出大厅以后，公爵连忙把兹皮希科叫来，急切地问：“你不是在斯比荷夫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尤仑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跟你说过什么？你有把握打败这个十字军骑士吗？”

兹皮希科眼含泪水，嘴已抽搐着，摇摇头：“我什么也不知道。那天，我跟尤仑德一起离开这里，在路上，我把我们结婚的事告诉了他……他后来原谅了我，还说除了骑士团的人，谁也不会劫走达奴莎，可到了斯比荷夫，

他见了两个从息特诺来的信使，谈过之后，他就改了口，说达奴莎不是骑士团劫走的，还把德、贝戈夫和所有俘虏都放了。我怎么问他，他也什么都不说，后来就独自骑马走了，让我等着他，不要采取行动。我……我就一直等着，直到听说息特诺那边出了事。我想去给他报仇，可卡列勃神甫说，你一个人怎么能拿下一个城呢，还是赶快到公爵那里，把情况弄清再说。我就带着哈拉伐赶来了。刚一到，就听那条狗在狂叫，我气极了，什么也没想就进来拾起了铁手套。虽然我确实不知道真相，可只要细想想，他们一向不知羞耻，毫无信用，也就不难明白了，比如，他们自己杀死了德·福契，可把罪名栽到哈拉伐身上。这一回，谁又能担保不是他们先骗了尤仑德，又到这里来骗您呢？我要和他决斗，即使送了命，也不怕，没有了达奴莎，我也不愿意活下去……”

兹皮希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猛地拉下发带，让头发散乱在肩头，伤心地大哭起来。

“愿天主帮助你。”公爵安慰他说。

门外忽然传来了吵嚷声。原来，哈拉伐听罗特吉爱的侍从克里斯特吹嘘他主人武艺如何高强，便上前揪住他的胡子，训斥了他。克里斯特气得大叫，喊着要向哈拉伐挑战，也要用板斧决斗。年少气盛的哈拉伐当时就应了战。这样，比武将在两对决斗者之间进行了。

公爵并不反对决斗。他只是劝罗特吉爱给大团长和齐格菲里特写信，表明是自己先扔出了铁手套，要同尤仑德的女婿决斗的。罗特吉爱答应了。

决斗的日子到了。那天早晨，人们把比武场上的积雪铲走，撒上了灰，免得决斗者在激战中滑倒。到场的骑士们和姑娘们都替兹皮希科担心，他们知道，要是骑马决斗，结果大都是负伤，而徒步决斗，特别是用斧头，非死人不可。他们还知道，年纪大些的罗特吉爱是个久经战场的骑士，而兹皮希科，看上去还有一张孩子气的脸。一想到不一会儿，场上将躺倒两具尸体，他们都暗自为兹皮希科祈祷着。

号角声响了。四名决斗者从比武场的侧门入场了。罗特吉爱身穿天蓝色铠甲，头盔上插着华丽的孔雀毛；兹皮希科技挂着绚烂的铠甲，头戴一只脸甲镂空的头盔，脚上是野牛皮制的高统靴。他俩的左肩上都挎着盾，十字军骑士的盾上面画着一个棋盘，下面有三头竖起后脚的狮子；兹皮希科的盾上面画着一块马蹄铁。两人右芋都拿着又大、又宽、又吓人的斧头，黑黝黝的木柄比人的手臂还长。再看那两个侍从，也都是侠甲铁盔，手拿斧和盾。

第二遍号角响了。罗特吉爱昂起头，扫视圭场，商声说：“我请天主，请公爵和骑士们作证，对于将要流出的鲜血，我是无罪的！”

人们听了这番话，又紧张起来。女人们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男人们都在预测着哪一方会取胜。哈拉伐低声对主人说：“也许我能先打发了那一个，那时候，我就把斧子插在这个骑士的两条腿中间，让他来了倒栽葱！”

“不许这么干！”兹皮希特说，“那只会让我和你丢脸。”

终于，第三遍号角响了。两个侍从立刻互相扑过去。两个骑士却慢慢吞吞，从容地打了第一个回合。

开始，人们不大注意两个侍从。但是没多久，大家就发现，哈拉伐占有明显的优势。克里斯特虽然个子高大，却有些笨，远不如哈拉伐结实又灵活。哈拉伐一斧接一斧地砍过去，步步进逼，克里斯特几乎没有进攻过，只是用盾牌来挡。后来，盾牌被砍烂了，右肩上的铠甲连同被砍出来的血纷纷落下。

克里斯特这才后悔不该提出挑战，他惶恐万分，用尽全身力气朝哈拉伐反扑过来，两个人都倒在地上，扭打在一起。结果又是力大无穷的哈拉伐占了上风，把对手压在了下面，用膝盖顶住他的肚子，从腰里找出短剑。

“饶命！”克里斯特喘着粗气。

可哈拉伐已经手起刀落，刀刃捅进了他的胸口，血立刻从嘴里喷出来。他在地面上乱扑腾着，不一会儿就一动不动了。

哈拉伐站起来，把短剑在死者的身上擦了擦，就赶紧收起斧头，观看他的主人和罗特吉爱那更顽强的搏斗。

看得出来，兹皮希科骑士的素养和使斧的技术比罗特吉爱逊色一些，但他的体力却胜过对方。这是因为十字军骑士早都过着舒适奢侈的日子，而波兰的骑士们仍然按惯例过严格吃苦的生活。

尽管如此，罗特吉爱使盾的本领还是很高超。兹皮希科每次用斧砍过来，他都把盾牌轻轻向后一滑，这样，最有力的砍击也失去了作用。他时而进攻，时而后退，动作自如而迅速。有一回合，他甚至不用盾挡住兹皮希科猛烈的一斧，而是闪过一旁，让他扑个空，并且很容易摔倒。观众看到这儿，都替兹皮希科湿了把汗。

幸亏兹皮希科的双脚强健而有力，没有倒下去。这倒让罗特吉爱心神不定了。他看出来，这个青年虽然满脸怒气，却并不鲁莽，每一斧都经过考虑才出手的。这样，决斗的时间就会延长，这显然对兹皮希科有利。罗特吉爱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握盾牌的手，有些僵硬了。

阳光照在比武场上，罗特吉爱猛然瞥见躺在地上的、他的侍从的尸体，突然感到自己十分孤独。望着自己的都是敌人的眼睛，连女人们的祷告也都是为了对方。他开始慌了，力气也快用完了。当他尽全力砍过去的时候，兹皮希科用盾猛烈一挡，他的身体都震颤了，不由得向后倒退了几步。此后，他就不断地后退，心中充满了绝望。

“观众却并不留情。有人禁不住高喊起来：“砍呀！天主惩罚！”一个女人竟哭着叫道：“为达奴莎报仇啊！兹皮希科！”

这喊声使兹皮希科热血沸腾了！他象是发了狂，使出超人的力气，用自己的盾向对方的盾猛推过去，罗特吉爱抗拒不住，连退几步。就在这一刹那间，兹皮希科手中的斧头一闪。斧头象霹雳般地正砍在他的右肩上！

“耶稣——！”一声凄厉的惨叫，罗特吉爱倒退一大步，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随着喊叫声，骑士们都跑进了比武场，争看罗特吉爱的尸体。斧头从他的脖子一直劈到了腋下，血淋淋的手臂只有一点皮连挂在肩上。

“他刚才还神气十足，目中无人，现在连一个手指也不能动了！”人们议论着，又向兹皮希科欢呼起来：

“这是天主的裁判！光荣归于他！”

“尤仑德后继有人啦！”

兹皮希科吃力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由于激动而全身抖动着。人们把他拥到一间屋子里，公爵夫妇正在那里等他。公爵拥抱了他，又大声宣布：“我请在场的骑士们，还有德·劳许先生作证，你是按法律和习惯决斗的，也合乎骑士的方式！”

骑士们和德·劳许都向兹皮希科祝贺。公爵夫人见他满脸愁容，劝慰说：“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兹皮希科低下头说：“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虽然我打败了这个十字军骑士，可达奴莎还没有找到。”

“总会有办法找到的！德·劳许先生已经说了，他要亲自把罗特吉爱的尸体走向去，还要到玛尔堡去见大团长，索还达奴莎……”

“我要和他一起去！”兹皮希科马上来了精神。

“你去干什么？去找死吗？”公爵夫人说，“他们见了你，还会饶过了你？”

兹皮希科双手叉在胸前：“我发誓，一定要到玛尔堡去，一定要找到达奴莎，就是为她而死，也比听她在地牢里呻吟强得多！”

公爵夫人听了，也无话可说。按照决斗的习俗，战胜的一方，必须在决斗场待一整天，一直到第二天午夜，为的是表示他始终是决斗场上的主人。而且，战败者的亲友如果来向他挑战，他也随时应战。所以，兹皮希科吃了些东西以后，又穿上盔甲，来到比武场上，等候不可能到来的敌人。

到了午夜，传令官的喇叭声宣告了他的绝对胜利，他才离开比武场。

在公爵的官邸里，公爵正连夜和大家商量着下一步的对策。公爵先开口说：“虽然我们都认为一定是骑士团劫走了达奴莎，可现在还拿不出任何证据，连尤仑德的信也对他们有利。如果大团长要起证据来，我怎么办？”

“再有，”他对兹皮希科说，“你认为是他们威胁了尤仑德，让他写那封信，这是可能的。可他们会说，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是另一个姑娘，弄错了，而且，尤仑德自己也不承认是她的女儿。”

“那是因为他们给他看的是另一个姑娘！”兹皮希科肯定他说。

“可他们又会说，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唉，骑士团的谎言真象树叶那么多，让人辨别不清。”

一直沉默着的米柯拉伊开了口：“我看，还是让德·劳许先生到玛尔堡去报告大团长。万一一大团长要证据，德·劳许骑士，您就对他这样说：‘去找吧，去查吧，去审问吧！’要知道。真是山林盗匪抢走了小姑娘，不过是为了赎全，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我一定这么说。”德·劳许答应着，“我还要去找德·贝戈夫，虽然我不认识他，可我们都是法兰西人。他当时正在息特诺，应该知道些真情的。”

兹皮希科感激地上前拥抱了德·劳许。

“那么，你呢？”公爵对他说，“你非要去玛尔堡不行吗？”

“非去不行！我要找到达奴莎，也要找尤仑德，即使他受了重伤，也得让他死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好！”公爵赞许着，“为了你的安全，我要给你一封信带给大团长。你就是我的使者了。”

事情一旦定下来，兹皮希科就急着要走，先到斯比荷夫安排一下。有经验的米柯拉伊拦住他说：“你还要带着那个捷克仆从一起去吗？”

“当然。”

“那，我担心他就不会生还了。”

“为什么？”

“你想，那些人说他杀死了德·福契，现在他又真杀了罗特吉爱的随从。到了玛尔堡，人家会放过他寸怪呢！他必死无疑。”

“他可不能死！那我就把他留在斯比荷夫。”

第二天，兹皮希科和德·劳许上路以后，就把米柯拉伊的这些话告诉了哈拉伐。哈拉伐虽然很好战，可见主人执意不肯带他去，只好答应留下来。

到了斯比荷夫，卡列勃神甫和托里玛总管把他们迎进了城。神甫拿出盖有尤仑德印记的羊皮纸文件，上面写着尤仑德口述的遗嘱。他决定把斯比荷夫的财产传给达奴莎，如果达奴莎没有后代，就传给她的丈夫兹皮希科。

“尤仑德走的时候，就不指望回来了。”神甫说。然后，他又去把遗嘱读给守军的军官们听。

军官们立刻承认兹皮希科是他们的主人，而且盼望着少主人马上带他们去打仗，救出老主人，同时也能获得一些战利品。没想到，兹皮希科没有下令打仗，而只是要带少数几个随从去玛尔堡充当什么控告的使者，大家心里都很不痛快，连哈拉伐也口出怨言。

“这么办谁会高兴呢！我看就是波格丹涅茨的老爵爷（他指的是玛茨科）高兴。您有了这么一大块领地，他还不高兴吗？”

这话让兹皮希科又想起了自己的叔叔。他立刻改变了让哈拉伐留在斯比荷大的主意，对他说：“你，快回波格丹涅茨去，送一封信给我叔叔。”

哈拉伐听了满脸堆笑：“既然您不带我去玛尔堡，我倒很愿意回去一趟。”

兹皮希科让卡列勃神甫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近况告诉玛茨科。他把信交给哈拉伐时说：“你也许能和我叔叔一起回来。那我就太高兴了。”

哈拉伐接过信，忽然面带难色，犹豫着想说什么又不说。

兹皮希科用手摸着自己已经长出来的唇髭，显得很老练地问：

“瞧你，小孩子似的，要说什么就说吧。”

“我想，您该……该让我对人家怎么说呢？”

“人家？谁？”

“比如说，您的邻居。”

“噢，你是说雅金卡？”

“是她。她决不会出嫁的！”哈拉伐说的让人莫名奇妙。

兹皮希科却不理睬这些，说，“和别人一样，你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她就行了。”

哈拉伐鞠了一躬，面带恼怒地走了，边走边心里说，“哼，愿我们小姐找到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回去了，我就告诉她，说你结婚了，只是没入新房，就成了鳏夫！”原来，这小伙子心里一直偏向着雅金卡。

兹皮希科送走了哈拉伐，刚想躺下睡觉，山德鲁斯又敲门进来了。这些日子，兹皮希科忙着那惊心动魄的大事，竟把这小贩忘了，现在才记起来，这家伙一直象粘胶似地跟着自己。

“爵爷，您救了我的命。我跟着您过着从来没过过的舒服日子。现在，您又发了大财，就赏给我一个钱包吧！我要到十字军驻的地方去，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替您打听您想知道的事。虽然很不安全，可我愿意为您效劳。”

兹皮希科想了想，随手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钱包，扔给山德鲁斯：“去吧去吧，但愿你不是诈骗！”

“我会象无赖一样诈骗别人，可对您，我不，我要诚实地为您效劳。”山德鲁斯欢喜地拿着钱包出去了。

十九

再说齐格菲里特老头正要动身去玛尔堡，忽然接到罗特吉爱从崔亨诺夫发来的信。当他知道罗特吉爱为了表明骑士团的清白而扔下了铁手套准备决斗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尤其是，接受挑战的竟是那姑娘的丈夫，这就更使他心乱如麻。

一想到可能又有一个报仇心切的敌人坐镇斯比荷夫，他就心惊胆战，甚至想到不如马上释放尤仑德父女，了结了此事。可这个想法又马上消失了。“不能，不能放他走！那样，我们所有的行动就彻底暴露了，公爵将更加憎恨骑士团，这对以后的战争是不利的。”随即，他逐渐平静了：“罗特吉爱是个有名的骑士，一定会打死那个年轻人的。对，不出三天，他就凯旋回来了！”

三天很快过去了，罗特吉爱并没有回来。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第五天的傍晚，城堡前才响起了一阵号角声。仆人神色不安地俞来报告：“他们把罗特吉爱法师抬回来了！”

齐格菲里特心头猛然一紧，站起来又撑了很久，才慢慢走出去。在放着尸体的车上，他看见了罗特吉爱苍白的脸和可怕的伤口。一块黑头巾一直扎到胡子下面，为的是让死者的嘴唇闭上。齐格菲里特流露出麻木的冷静，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才吩咐说：“把尸体停放在礼拜堂，准备好一口棺材。克里斯特呢？”

“他也给打死了，尸体已经腐烂，只好葬在了崔亨诺夫，”

齐格菲里特什么也不说，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坐着，毫无表情地坐着，坐了不知多长时间。已经到了午夜时分，他才象忽然从熟睡中醒来，大声叫唤着仆人。

仆人走进来，惊慌地望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

“你去，告诉第得里赫，带上钥匙和灯笼到这里来，再让他带上一小桶煤。”仆人刚转身要走，“还有，礼拜堂上灯了吗？”

“棺材周围都点上了蜡烛。”

仆人走后，齐格菲里特披上外套，也走出房门。他直奔礼拜堂，轻轻地走进去，关上门，来到罗特吉爱的棺材前边，突然跪了下去。

“你，我最亲爱的人，曾经攻打过多少异教徒，战胜过多少敌人。可这一次，你是为了谎言而战，为了不义而战，所以……愿天主宽恕你。我亲爱的小儿子，听我告诉你：我要为你报仇！让你的灵魂安息，让你高兴。哪怕我会因此而下地狱，我也要干！”

齐格菲里特急切地念叨着这些话。说完，仙竟和来的时候大不一样，迅速地离开礼拜堂，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第得里赫已经在等他了。这个刽子手又矮又胖，罗圈腿，四方脸，用黑头巾遮住了头，身上穿野牛皮外衣，皮带上拴着一串钥匙和一把短刀。现在，他的右手提着羊皮纸灯笼，左手是一只小桶和一支火把。

“准备好了吗？”

第得里赫默默地行个礼，原来他不会说话。

“煤呢？”

第得里赫从火炉中铲出燃烧着的煤，放进小桶里，又点上了灯笼。

“狗东西，听着！”齐格菲里特厉声说道，“你过去泄露过邓伦尔特命

令你干的事，才被割掉了舌头。但是你还可以打手势告密，所以我警告你，现在我命令你干的事，你只要稍微泄露一点，我就下令吊死你！”

第得里赫又默默地行礼。他心中十分痛苦，因为他的舌头被割掉并不象齐格菲里特说的，是泄露了什么机密，而是另有原因。

“你带我到关尤仑德的地牢里去！”

他们一前一后走出房门，穿过小走廊，来到一扇隐蔽在壁龛里的铁门前。第得里赫打开门，里面是一座露天的小院子，四面都是筑了高墙的粮仓。在右面的仓库下面就是地牢，那里一个守卫的士兵也没有，因为犯人根本无法逃出地牢和院子。

进了地牢门，穿过漆黑的小道，他们走下扶梯。这里是一条走廊，好几个低矮的门洞，就是牢门了。

“到尤仑德的牢里去！”齐格菲里特命令道。

门一响，他们走进了这间牢房，里面一片漆黑。齐格菲里特吩咐点起火把。顿时，他看见尤仑德正躺在草堆上，双手“双脚都上了镣铐。身上的伤痕累累，是士兵们捉住他以后用武器乱戳的。

齐格菲里特恶狠狠地望着这个有气无力躺着的人，望着他仅有的一只眼，咬牙切齿地命令第得里赫：“看见了吗？他只有一只眼——把它弄瞎！”

刽子手的火把有点发抖，可还是照办了。他把火把往尤仑德脸上凑过去，又倒下来。刹那间，大滴大滴的沥青落进了尤仑德的眼里。尤仑德猛烈地抽搐着，却没有哼一声。他的面前已是一片漆黑。

“尤仑德，听我告诉你。”齐格菲里特的声音。“我们要释放你了。但是为了不让你指控骑士团，你那会说我们坏话的舌头要割掉！”

第得里赫把火把交给齐格菲里特，然后双膝压在尤仑德的胸口上，从腰间找出了短刀。齐格菲里特连忙掉过头，望着挂着白霜的墙壁。只听一阵乱响，接着是沉重的喘息声和呻吟，就一切都沉寂了。

“尤仑德，你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我们的罗特吉爱法师被你的女婿打死了。我要为他报仇，要把你的右手放在他的棺村里。”

第得里赫听了，连忙又拿起了刀……

不一会儿，他们走出牢门，又来到了小院子。齐格菲里特从第得里赫手里接过灯笼和一块用布包着的東西，自言自语他说：“先到礼拜堂，再到塔楼上去！”

第得里赫瞥了他一眼，象是在想着什么。听主人吩咐他去睡觉，他就先走了。

齐格菲里特径直来到礼拜堂。他颤抖着打开布包，把尤仑德的血淋淋的右手放在棺村里的罗特吉爱的脚边，又跪下去说：“你看，我已经把尤仑德的手交给你了。尤仑德活不了多久了。但是，我还有要干的事。我还要向你发誓，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把打死你的那手放在你的墓前……我要把他踩成肉酱，还有和他一起的人！小儿子啊，我们现在就告别了吧，让我最后再看看你……”

他站起来，朝棺村里的尸体望了望，就提上灯笼，离开了礼拜堂。一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就直挺挺地躺在硬梆梆的床上，想睡一会儿。可是他睡不着，刚才处置尤仑德的情景不断在脑子里重现，使他忽然害怕起来，以为死神就要降临了，连忙坐起身。

“赶快离开这屋子，快，快走！还得到塔楼上去呢！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门，来到院子里。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礼拜堂的烛光一闪一闪的，令人心慌，他抬头望了望那高高的塔楼，“去吧，我一定要去，虽然我的手指都麻木了。也得到她那里去……”

他这么想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塔楼走去。这时候，正在石墙附近嬉戏的两条狗跑了过来，向他摇头摆尾。他认出来，其中一条大一点的是第得里赫的爱犬。

来到塔楼狭小的门前，他拨开上在外面的门闩，摸索着找到了扶梯的栏杆，用脚探寻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走。

走了没有几步，他好象听见上面有呼吸声，是人？！是野兽？！他吓得一哆嗦，觉得头发根都竖了起来，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谁？”

没人回答，他连忙往后退，退到进口的地方，又壮着胆子问：“是谁？”

话音刚落，有个什么硬东西重重地打在他的胸口，把这老头打得仰天倒在了门口，还没哼一声，就昏了过去。

一个身影偷偷地溜出塔楼，向旁边不远的马厩跑去，那条大狗也跟了过去。另一条狗一路嗅着，来到齐格菲里特身边，仔细闻了闻，然后连声狂吠起来。

狗吠声惊醒了守夜的士兵。一个士兵走到院子里，喝斥道：“死狗，叫什么！”

但是他立刻发现狗的身边躺着一个人，几步跑上前去，猫腰看看这个人的脸，吓得叫了起来：“哎呀，是他！快来人啊。救命啊！”

冬天过去了，大地开始解冻。二月的天气，先是遮天盖地的迷雾，接着是倾盆大雨，时常还刮起可怕的大风。这雨，这风，带着一股暖气，吹散了、融化了静静冬眠的积雪。树林开始呈现一片黑色。草原则被一片汪洋淹没了。这种天气给赶路的人带来了麻烦，因为泥泞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不过，通往息特诺的公路保养得很好，平坦而又密集，不象别的地方那么难走。这天早晨，这路上走来一队赶路的人。为首的那位年长的骑士正是兹皮希科的叔叔玛茨科。他得到哈拉伐的报告之后，真为侄子的命运担心。特别是听说他只身一人去了玛尔堡，做叔叔的再也待不住了，当即决定离开他正在经营的波格丹涅茨，去助年轻人一臂之力。另外，兹皮希科已经获得了斯比荷夫的继承权，那笔可观的财产，也使玛茨科满心喜悦，更急于上路了。

雅金卡知道哈拉伐到了波格丹涅茨，也连忙过来打听。她的父亲齐赫前不久在和十字军的战争中战死了，她和十四岁的弟弟雅斯科成了孤儿，玛茨科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姐弟俩的保护人。听说玛茨科要去帮助兹皮希科，她也提出跟他一起走。一是为了躲避那些讨厌的求亲者，二呢，她也非常同情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的不幸。于是，她和女仆安奴尔卡都改换了男装，要充作玛茨科的侍从。尽管玛茨科一再反对她们去，雅金卡却决意相从。

他们决定到玛尔堡去找兹皮希科。可是还没走到这座骑士团的首城，就得到了战争爆发的消息。路上的人告诉他们，在立陶宛的时母德地区，骑士团和时母德人开仗了，大团长已经亲自前往督战。玛茨科想到，大团长不在玛尔堡，兹皮希科也就不可能在。侄子现在一定在息特诺附近寻找达奴莎。他便决定不去玛尔堡，而改道前往息特诺，住十字军骑士这可怕的巢穴走来了。

向导走在最前面。玛茨科和女扮男装的雅金卡骑马并行。哈拉伐和安奴尔卡正热烈地交谈着什么，落在很远的后面。最后是仆从们赶着的马车。

“到息特诺去，你不怕吗？”玛茨科问雅金卡。

“我不怕！”

“他们根本不讲信义，不懂得仁慈……”玛茨科把从哈拉伐那里听到的一切告诉给雅金卡，说，“我真为尤仑德难过，他受了那么多苦，如果真死了，一定不会瞑目的。”

雅金卡已经听得满眼是泪，说：“我一听到这种事，就想起了我的爸爸……他也是让他们……多好的爸爸呀！”

“是啊，他已经安息了。”

向导突然勒住了马，转过身向他们喊道：“快看，山那边走过一个怪人！”

玛茨科停住马朝向导指的方向望过去，果然见半山腰上有个身材高大的人，正踉踉跄跄地走着。

“他还边走边摸，象是在夜里赶路一样。”玛茨科说。

“莫非他是个瞎子？”雅金卡猜测着。

“千真万确！是个瞎子！”

他们又策马前进，不一会儿就来到那人的面前，见他真的没有眼睛，只有两个血红的眼窝。左手拄着根棍子，右手却没了，只裹着一块破布。头发

雪白，披散在肩上，胡子一直垂到腰带上。身体虽然高大，可瘦得皮包骨头。

“天哪！他没有同伴，连一条狗也没有，就这么自己摸着走的。”雅金卡同情他说，“我们得帮助他，让我用波兰话问问。”

于是，她跳下马，走到老人面前，说道：“赞美耶稣基督！”

老人一听这声音，竟浑身颤抖起来，扔掉手中的木棍，跪在雅金卡面前，伸开双臂：“啊——，啊——，啊！”

“您怎么啦？您不会说话？”雅金卡惊讶地问。

“啊，啊，啊！”老人用左手指着张开的嘴。

玛茨科明白了：“他是说，他的舌头让人家割掉了！”

“啊，啊。”老人听了连连点头，又用左手指指眼睛和残废的右臂。

雅金卡和玛茨科都明白了。

“是谁把您弄成这个样子的？”

老人在空中划了个“十”字。

“十字军骑士团！”玛茨科叫喊起来。

老人的头垂在胸口前，是在肯定着。

“正义在哪里呀！”玛茨科气愤地叫着，“他们的心有多狠呐！我要是知道这个人的家在哪儿，一定领他回去。”

“您是这一带的人吗？”雅金卡继续问。

老人摇摇头。不！

“那么，您是不是从玛佐夫舍来的？”

老人点点头。是！

“可您一个人到骑士团那里干什么呀？”

老人不能回答了，手乱抓着，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雅金卡不忍看下去，连忙掏出些零钱放在老人手里，“我们不会抛弃您的，和我们一起走吧！不过，我们得先到息特诺去，不能先把您送回去。”

老人一听这话，顿时站起身来，惊恐地张开双臂，象是拦着他们，喉咙里发出十分绝望的声音。

“您怎么啦？”雅金卡惊讶地问。

这时候，走在后面的哈拉伐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老人，突然脸色大变，立刻冲上前去，扶着他的肩膀：“您是从息特诺来的吗？”

老人肯定地点点头。

“您，是不是去找自己的女儿？”

一声沉重的呻吟。

“那么，您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了！”

“尤仑德！他是尤仑德？”玛茨科又惊叫起来。他马上想到了从前见过的那个威武雄壮的骑士。

哈拉伐一句话刚出口，尤仑德就昏了过去。非人的酷刑，路途的艰难，加上挨饿受冻，把他拖垮了。十几天了，他全靠一根棍子，摸着走过来，走错了再换个方向，白天向着太阳走，晚上就在路边的沟里过夜。饿了，就啃树皮和树叶。今天，他终于听到了本国人同情的声音，听到了和女儿说的一样动听的话语，又听人叫出他的名字，他的心象是碎了。要不是哈拉伐有力的双臂抱住了他，他就倒下去了。

玛茨科也下了马，和哈拉伐一起把尤仑德抬到马车上。雅金卡给他喝了几口葡萄酒，他立刻就昏睡了过去。

几个人坐下来商量怎么办。雅金卡先开了口：“还商量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要到息特诺，而是要到斯比荷夫，把尤仑德送到他自己人身边去。”

“不错，是要把他送回去。”玛茨科说，“不过，有一辆马车就够了。”

“可我们跟他一起走，也许能探听到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的消息。等我们习惯了他的手势，就容易了。”

“这倒是真的！”哈拉伐插上一嘴。

玛茨科却有些不快。倒不是他反对先送尤仑德回去，而是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事，让一个女人出主意，自己丢了面子。可雅金卡的话又无法反驳，于是他就说：“我早就想到这一步了。不过，我总是先想后说。”

他们开始掉转方向，赶往斯比荷夫城堡。

“我都认不出他来了！”玛茨科对哈拉伐说，“他本来象野牛那样强壮，现在只剩了一把骨头！”

“我也不是一下子认出来的。”

“天主会惩罚他们的！”雅金卡说。

“真想去打一仗啊！”玛茨科说，“这一路上，你们都听见了吧？立陶宛的威托特公爵已经和他们翻了脸，说不定我和兹皮希科也要去参加，痛痛快快地向他们报仇！”

他们谈起尤仑德一家的悲惨遭遇，不觉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斯比荷夫。尤仑德还在沉睡着，他被抬到自己的房间，由卡列勃神甫看护。守城的军士们见尤仑德的这副模样，都气炸了肺，聚集在一起，声言要马上去为主人报仇。玛茨科连忙制止了他们。他想到尤仑德已经吩咐过这里的人要服从兹皮希科，一进屋就神气十足地对托里玛总管说：“我是你们少主人的叔父，在他没来之前，这里的事归我管！”

“少主人早就盼着您来，前几天还提起过您。”托里玛恭敬他说。

“怎么？兹皮希科在这里吗？”

“他两天前才走的。”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从玛尔堡来，可到哪儿去，他没说。也许神甫知道。我去请他来。”托里玛说着就走了。

雅金卡刚走进来，听说兹皮希科刚走，就高兴他说：“我们应该去追他！”

玛茨科瞪了她一眼，刚要说什么，卡列勃神甫来了。他告诉他：“兹皮希科到哪里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是去找他的夫人，还说可能到时母德去，那里有战争……”

“快把您知道的事告诉我们吧，从头说起。”玛茨科急切地说。“我也只知道他告诉我的。噢，是这样。他到了玛尔堡以后，有一次和大团长的弟弟乌尔西里在比武会上比武。打到半截，乌尔西里的马鞍带断了，兹皮希科本来很容易把他打下马，可他没有，而是放下矛，扶了他一下。”

“好样的！他成了大人了，你看看！”玛茨科瞧着雅金卡称赞说。

“乌尔西里为此很喜欢他。兹皮希科也就把自己的事告诉了乌尔西里。乌尔西里听后十分生气，为了保持骑士团的荣誉，就带兹皮希科去见他哥哥大团长。这可真难得啊！另外，德·劳许在那边很受尊敬，有他为兹皮希科作证，就更好办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大团长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息特诺的那个齐格菲里特把尤

仑德和所有俘虏犯人都送到玛尔堡去。可齐格菲里特太狡猾了，他回复说尤仑德已经死了——显然是撒谎。只把其余的犯人都送了去，还包括一个挤奶的姑娘，就是没有我们的达奴莎。”“那个挤奶的姑娘，肯定就是他们让尤仑德见的那个！”

“是啊！齐格菲里特就这么说，是他们从强盗手里救下了这姑娘，除此以外，没有别人了。”

“大团长相信吗？”

“他也弄不清。可乌尔西里不相信，就劝大团长派了个官员陪着兹皮希科一起到息特诺查看。他们到了息特诺，齐格菲里特已经走了，听说是去参加时母德的战争去了。那官员命令打开所有的地牢，找了又找，什么人也找不到。”

“连尤仑德也没找到吗？”

“显然，齐格菲里特已经把他放了，他一定是想让尤仑德在外面自己死掉——多狠毒啊！幸亏他遇到了您。”

“兹皮希科还说什么？”

“他说，也许齐格菲里特已经把达奴莎带走了，我一定要找到那老家伙，向他要人！噢，还有一件事。听别人说，息特诺城的神甫跟一个哑巴刽子手很好，懂得哑巴的手势。那刽子手很可能知道些机密的事，可惜他也让齐格菲里特带走了。”

“神甫呢？”

“神甫当时也不在息特诺。现在可能回去了。他是个好人，我知道。”

“这么说，兹皮希科很可能是到时母德人那里去了。那里有战争，齐格菲里特也在。他会一边打仗，一边寻找达奴莎。”

正聚精会神听着的雅金卡立刻脱口而出：“我们马上走吧！”

“你住嘴！”玛茨科又瞪了她一眼。“做侍从的不该乱出主意！”

雅金卡想起自己正女扮男装，充当着侍从，就只好不作声了。玛茨科想了想说：“我想这样：还是先到息特诺去一趟。最好找到那个神甫，多知道些情况，弄清兹皮希科的想法。然后再决定到哪里去找他。对，说走就走，就带哈拉伐和两个仆人就行了。”

他转身看着雅金卡，用命令的口吻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最多不过三天。我回来了，再一起去找兹皮希科。”

尤仑德醒过来了。他坐起来，摸摸床和床旁边的墙，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卡列勃神甫抱着他痛哭起来：“尤仑德兄弟，你在斯比荷夫了，在自己人中间了……是好人把你送回来了！你听见了吗？听懂了吗？啊？”

尤仑德点点头，他那双空眼窝里已经满是泪水，一种难以表达的痛苦呈现在脸上。这时候，托里玛进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城堡守军的将士，还有农民、守林人、渔夫……都是来探望尤仑德的。望着这衰老的、残缺不全的老人，人们无不伤心地流下了热泪。

雅金卡和安奴尔卡也来了。雅金卡走到床边，大声说：“尤仑德骑士，我就是把您送回来的人！还有兹皮希科的叔叔玛茨科，他到息特诺去了。”

尤仑德听见这声音，脸上露出红光，显然是想起了在路上的情景，连忙低下头，把手放在胸口，表示谢意。随后又伸出手，在雅金卡头上放了一会儿，表示很喜欢她。雅金卡自从了解了尤仑德的遭遇以后，早已同情上他了，虽然她心里更盼望玛茨科快些回来，带来兹皮希科的消息。

玛茨科原定三天就回来，可是到了第六天，还没见他的踪影。雅金卡有些着慌了，正打算请托里玛派人去找，忽听说哈拉伐进了城堡，就立刻出门，迎上前去。

“玛茨科叔叔呢？”见哈拉伐一个人回来，她问。

“他已经到时母德人那里参战去了。他嘱咐您先留在这里”

“什么？为什么把我留在这儿？”雅金卡带着怒气质问起来，“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跑回来见我干什么？”边说边快步走进屋子。

“哈拉伐跟进来，喘了口气：“是玛茨科让我回来的。我也想去打仗，可他命令我来保护您，将来要是回兹戈萃里崔老家去，我还可以护送。”

“为什么让我回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雅金卡怒气未消，“你说清楚！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尤仑德的女儿？她在哪儿？”

“您别急呀，听我慢慢说。我们打听到好些让人奇怪的事呢！”

雅金卡不言语了。哈拉伐定了定神，就说起了跟玛茨科在息特诺的经过。

“我们到了城里，真找到了那个神甫，一起谈了两个晚上。我说的那些奇怪事，就是神甫从那个刽子手那里知道的。”

“刽子手不是个哑巴吗？”

“可神甫会和他用手势说话。神甫说，这刽子手很古怪。你叫他对一个男人施用酷刑，他决不犹豫，什么都敢干；可对于姑娘，他就不肯了。据说他本来也有个独生女儿，被十字军骑士糟踏了……为了不让他控告，他们就对他的舌头割掉，成了哑巴。”

“刽子手的事，我不想听。兹皮希科怎么样？”“少主人劈死罗特吉爱以后，那个齐格菲里特简直要疯了，他命令刽子手对尤仑德下了毒手。这还不够，他还想去杀了达奴莎！”

“啊？达奴莎怎么样？”

“多亏了刽子手。他知道齐格菲里特要杀害达奴莎，就坐在楼梯上等着他。那个老头刚上楼梯，他就一拳头打过去。老头昏倒了，没有死，可吓出了一场大病。他大概是以为神灵在保护着达奴莎，就再不敢对她下毒手了。”

“可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把她带走了，刽子手也给带走了——齐格菲里特一直不知道是他

保护了她。所以神甫说，只要有刽子手在，达奴莎就不会出事。”

“神甫没有说他们把她弄到了什么地方？”

“他也不知道。只知道齐格菲里特要到时母德一带去。玛茨科爵爷听完以后，就对我说，他一定要去尽快找到兹皮希科——他不是要找齐格菲里特吗？千万不能让他上了十字军骑士团的当；就象尤仑德那样，齐格菲里特太毒辣了。如果少主人也中了圈套，就没命了！”

“不错不错！”雅金卡也着急了，“看来，玛茨科叔叔不回这皇是做对了！可他没必要把你派给我。我在这里用不着你保护，倒是兹皮希科更需要你的帮助。”

“可您——”哈拉伐因为一直偏向着雅金卡，就低声说，“小姐，如果他真找到了她，又一起回来了。您最好就不要总待在这里了……是不是？”

雅金卡的脸红了，默默地低下头。可她稍微思索之后，就扬起头，大声说：“不管怎样，我祝愿兹皮希科幸福！”说完，又忽然抽泣起来。

哈拉伐很理解她此刻的心情，便不再说什么。等雅金卡恢复了平静，他就跟着她一起去见尤仑德，把事情告诉他。

尤仑德正坐在明亮的房子里，和神甫、总管，还有安奴尔卡坐在一起，听一个乐人在唱歌。他已经平静多了，神态十分安详，听有人进来，象是知道就是雅金卡，就立刻转身笑着向她点点头。

“兹皮希科的特从刚从息特诺回来，玛茨科不回来了。”雅金卡告诉他。

于是，她把哈拉伐讲的事说了一遍，还告诉尤仑德，达奴莎很有希望被找到，那时，兹皮希科会把她送回来。说到伤心处，她甚至抹起眼泪来。

尤仑德的脸上却异常平静。他仰着头，举起左手，指着天。月光透过窗户，照到他的脸上。人们从他无法表述的手势和表情中，看出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一切希望天主安排的意愿。雅金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一下子冲到尤仑德身边，握住他的手吻着，泪如雨下地喊道：

“我不是玛茨科的侍从，我是兹戈萃里崔的雅金卡，是个姑娘。我是个孤儿，玛茨科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带在身边。现在我要留在您的身边，照顾您，直到天主把达奴莎还给您再走……达奴斯卡一定会回来的！”

尤仑德一点也不惊奇，好象早就知道她是个女孩子，因为他一直是通过她说话的声音认识她的。他只是抱住雅金卡的头，紧紧搂在怀里。这情景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也使得哈拉伐更加敬重雅金卡了。

“小姐真象个天使！”他想，又马上想到了另一个姑娘——安奴尔卡。原来，这一路上，他已经爱上了她，两个人待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这个年轻而充满勇气的侍从最渴望的还是打仗，战场上才是一显身手的好地方啊！所以当雅金卡让他还是去追赶兹皮希科的时候，他立刻高兴地答应了。

“我明天一早就走！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一定想法让您知道。”

“谢谢。”雅金卡客气他说，“我知道你一向有胆量又挺有办法。这一回到战场上去，要小心。愿天主保佑你回来。”说着，她眼圈又红了。

哈拉伐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您就给我一件什么东西作纪念吧！我在战场上一定做一个冲锋陷阵的人，决不会是懦夫的！”

细心的雅金卡早已感觉到哈拉伐和安奴尔卡的亲密关系，就顺水推舟他说：“还是让安奴尔卡给你带点什么吧！”又朝外叫着：“安奴尔卡！快来！”

安奴尔卡马上就进来了，她一直在外面偷听呢！虽然她盼望着和心爱的

人儿辞行，可一见到哈拉伐，她又忍不住心中的忧伤，眼里闪着泪花。

哈拉伐却大大方方地对她说：“我就要去打仗了，也许就死在那里了。真要那样，你会为我难过吗？”

“我一定会为你非常难过的。”安奴尔卡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

“给他一条带子作纪念吧！”雅金卡说，“让他时刻惦记着你。”

可安奴尔卡正身着男装，一时找不到什么带子之类的东西。还是雅金卡提醒了她，让她把头上的发网送给哈拉伐。

“发网就发网吧！”哈拉伐快活地叫着。

众人都在议论的那场战争，确实在时母德那里发生了。从前，时母德是立陶宛的一个省，后来被大公威托特公爵（他就是波兰国王亚该老的堂弟）割让给了十字军骑士团。他本来想以此换来与骑士团的平安相处，然而却事与愿违。骑士团在时母德胡作非为，当地人民的畜群、蜂房和土地上的产品，差不多被他们抢光了。男人们被强迫在城堡干繁重的活，他们的妻女则被抢去作人质。人面兽心的十字军骑士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女。时母德人的一些领袖也先后被杀害。终于，人民不能再忍受下去，象一个人似的起来反抗了。威托特公爵也认清了骑士团的可恶，不但拒绝骑士团要求联合镇压的要求，还不断供给时母德人粮食、马匹和士兵。而威托特的背后，正是强大的波兰王国。这就使骑士团恼羞成怒，决心和时母德人较量一场，他们集结了大批骑士和士兵。威托特也不示弱，亲自带军队来援救时母德人。双方一触即发，时母德地区成了战场。

波兰的骑士早就恨透了骑士团，一听说要开仗了，都愿意来参战。而且，战争也将使他们见到许多奇特的场面，获得许多战利品。兹皮希科为寻找达奴莎，已经到了这里， he 现在是率领一支军队的将领了。玛茨科不久也来同他会了面，两天以后，哈拉伐也赶来了。

玛茨科为此非常恼火，责问哈拉伐为什么不遵命留在斯比荷夫。哈拉伐早已猜透了老骑士的心思，趁兹皮希科不在场，就解释说，他来这里，除了自己喜欢打仗，还是奉了雅金卡的命令。

“我们小姐有天使般的心肠，已经决定留在斯比荷夫照顾尤仑德。可如果达奴莎还活着，又被找到了，我们小姐就不好待在那里了。您是疼爱她的，我难道不该把这里的情况及早告诉她，好让她尽快离开斯比荷夫？”

玛茨科果然不再发火，老实说，他所以同意让雅金卡跟自己出来，正是想为兹皮希科留下后步。不过，他见到兹皮希科正一心想着达奴莎，就不便跟他提起雅金卡正在斯比荷夫的事，只把救护尤仑德的事告诉了他。

这一天，时母德人的统帅斯寇伏罗来到他们的驻地，给兹皮希科带来一个消息。有一支骑士团的援军，由两个十字军骑士率领，正向新科夫诺城靠近。“他们带来了大批牲畜和粮食，我们应该去吃掉它！”

“驻在新科夫诺城里的人知道他们的援军来了吗？”兹皮希科问。

“知道，还准备出来接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斯寇伏罗接着把自己的想怯告诉给兹皮希科：“我带大部队去袭击援军，你的人马去阻击城里出来接应的那一伙。我们先一起行军，半路分手，马上出发吧！”

一阵尖锐的哨声吹起，整个营地立刻响动了。营火熄灭了，战马打着鼻息，战士们迅速集合好，开始了急行军。

清晨，队伍来到一条河边。战士们毫不犹豫地立刻下水渡河，有的骑马，有的扒着一根木头。到了对岸，谁也不脱掉湿漉漉的羊皮衣服，又一刻不停地赶路，任凭太阳把衣服晒得值冒热气。又整整走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又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春水暴涨，水深流急。有的战士刚下去就被冲走了，可没有一个人喊救命，因为指挥官已下令保持肃静。过了河，已经天黑了，也不生火，一直静坐着，等到天明。

时母德士兵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使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大为惊奇。这支队伍虽不整齐，武器也简陋，可有了牺牲精神和铁的纪律，准能打胜仗。

到第二天，队伍分为两路。斯寇伏罗率一路去打援军，兹皮希科的一支朝新科夫诺城前进。他下令，如果发现披着白斗篷的十字军骑士，不许杀死他，要捉活的。

“为什么不能杀？”好战的哈拉伐问道。

“一定不能杀。这些人掌握着许多秘密情报，而且，我们可以用他换回达奴莎。这是我唯一的办法了。”

新科夫诺城在一座小岛上。他们占据了一条通往小岛的路，战士们藏在路旁的树林里。过了很长时间，前去侦察的一个时母德人回来向兹皮希科报告：“他们来了！人不多，只有一百五十人，有五十名骑兵，带着不少马车，都是空空的。领头的象是十字军骑士，象是个世俗的骑士。”

兹皮希科立即把队伍带到路中间，排成了楔形。他自己站在最前边，身后是玛茨科和哈拉伐，再后是三人一排、四人一排。他们手中的短矛很适合在树林里作战。

不大一会儿，前边传来了歌声，声音越来越大，而且老是那么一句。

“快完蛋了，还唱歌呢！”哈拉伐低声对玛茨科说。

当第一队敌兵刚出现的时候，兹皮希科大喊一声：“杀呀！”一踢马，就先冲了上去。

时母德士兵一拥而上，把敌人的步兵紧紧围住，砍呀，刺呀，顿时，手中的尖刀、短矛成了红色。十字军骑士团的步兵见四面被围，就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一边用枪斧还击，一边默默地后退，想靠到骑兵那边去。

骑兵那边也正杀得激烈。骑士团的长枪和阔斧已经毫无用处，被时母德人的短矛杀得溃不成军。混战中，玛茨科的战马被砍了一斧，他被摔在地上。幸亏他经验丰富，一扭身抓住了刺来的枪，借力向前一跳，就找出了剑，又砍杀起来。兹皮希科的矛折断了，他也使起剑来。而哈拉伐杀得性起，竟把斧子扔向敌群，赤手空拳地搏斗了一会儿。

后来，激战变成了屠杀。时母德人的吼叫声压倒了对方求饶的声音。战败者除了断了气的，还有的逃进了森林，有的装死躺在地上，有的则呆呆地站着。只有一小队骑兵还在顽抗，为首的骑士，一身深蓝色的盔甲，正左右砍杀着。兹皮希科见了，立刻带人冲了过去。

那骑士朝他脸上砍了一下，没伤着他。他却一把把那人拦腰抱住，想活捉过来。不想马肚带松了，两人一起滚下马鞍在地上扭扭”起来。兹皮希科的臂力胜过了对方，很快把那人压在了下面。

“快拿绳子来！”

哈拉伐赶上前来，见那人一动不动，就割开了他的颈甲，掀起头盔。“快来看一下！”哈拉伐朝兹皮希科喊：“是他！”

兹皮希科凑近一看：“啊？德·劳许！”

德·劳许脸色苍白，双眼紧闭，满脸是汗，已经昏了过去。兹皮希科忙叫人把他抬到马车上，随后又带人追杀逃跑的敌兵……

战斗结束，他们回到了营地。这时候，斯寇伏罗统帅的另一支队伍也凯旋归来。他们打败了骑士团的援军，缴获了许多战利品，但是没有捉住领头的两个骑士。那两个人已经跑了。

兹皮希科派人把德·劳许带到营火旁。德·劳许已经苏醒过来，可是对兹皮希科十分冷淡，对方伸手给他，他却不如理睬。

“我不愿意把手伸给帮助异教徒的人！”他说，“你赶快杀了我吧！”

兹皮希科克制住了自己，平静他说：“德·劳许，听我告诉您：时母德人虽然刚信天主教不久，可以前妨碍他们崇信天主、妨碍他们生存的正是十字军骑士团！”

德·劳许惊异地望着他。兹皮希科拿出一张时母德人给各国国王写的信，上面控诉了骑士团在这里烧杀抢掠的种种罪行。

“您看看这份控诉书，就会知道，您在为那些对抗天主、危害善良人民的魔鬼服务，充当了这个不幸民族的掠夺者！”

德·劳许借着火光迅速读了一遍，又抬起头来，疑惑的问：“这是真的？”兹皮希科用力点点头。

“我是您的俘虏。”德·劳许低下了头。

“您是我的兄弟，不是俘虏。把手伸给我，伸给我！”兹皮希科热情他说。

他们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谈起在玛尔堡分手以后的情况。兹皮希科告诉德·劳许，尽管他拿着大团长的证件，可以到各个城堡去找达奴莎，可是当地的执政官都以献享爆发为理由拒绝了他。

德·劳许听后，想了一想说：“我明白您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了。如果您凭我的誓言释放了我，我一定会到各处去替您寻找达奴莎。知道了她在哪儿，我就回到这里。您可以用我来把她换回来。”

“那怎么行？您是我的朋友。”

“不！我是您的俘虏。骑士团一定会同意把我换回去的，因为我的家族为他们立过大功。”说到这里，德·劳许忽然想到一件事，“对了！这次带援军来的，您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齐格菲里特，还有一个叫安诺德的骑士。我是从他们送到城里的信上知道的……”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兹皮希科猛地站起来，握紧了双拳。

“他们怎么样，捉住了吗？”

兹皮希科又懊丧起来：“没有。他们都跑了。您知道齐格菲里特还带着什么人吗？比如说，女人？”

德·劳许轻轻摇头。

“噢，可以到斯寇伏罗的俘虏那里打听一下！”兹皮希科想到这里，就和德·劳许一起，到关押俘虏的地方去了。

在一片林木丛中，俘虏们都被绑在树桩上。仆人们举着点着的松木片，照亮了俘虏的脸，也照亮了前来查问的兹皮希科的脸。他正要发问，忽然从那一边传来急切的呼救声：“我的爵爷和保护人，快来救救我呀！”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兹皮希科立刻从仆人手里接过松木片，向那人跑过去，喊道：“是山德鲁斯吗？”

山德鲁斯的双手被绑在树上，伸长了脖子，声嘶力竭地叫道：“是我呀，快来救救我……我知道尤仑德女儿在哪里呀！”

山德鲁斯被松了绑，可是他的四肢已经冻僵，刚一松绑就跌倒了。人们把他抬到火堆旁边，盖上兽皮，喂他吃喝。他却一直昏沉沉的，到第二天中午才醒。

兹皮希科急切地想了解达奴莎的情况，便追问起来。山德鲁斯嘴唇颤抖着，竟不由自主地哭开了，抽抽噎噎他说起了他如何被矛戳得全身没有一块好肉，说他的圣物如何被抢走了……

兹皮希科听得不耐烦，打断他的话，喝斥道：“你这个卖假圣物的流氓！快回答我的问话，要说实话，不然有你的好看！”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山鲁斯吓得直叫，“请让我再喝几口马奶酒，我一定会把看到的事说给您听。”说完，他接过别人递给他的一皮囊马奶酒，把嘴凑近皮囊口“咕咚咕咚”地吸起来。喝完了，他才恢复了元气，抹抹嘴对兹皮希科说：“救命恩人，您问吧！”

“我的妻子是不是在你在的那个队伍里？”

“是！她在那里。”

“你看见她了？”兹皮希科的心怦怦直跳。

“我没看见她。可我看见一付用柳树条做的担架，吊在两匹马中间，上面躺着人，遮盖得严严实实。由那个女人，就是到森林行宫去的那个女人陪着。我还听见担架上的人唱歌，是小姑娘的声音可悲惨呐！”

兹皮希科的脸发青了，慢慢地坐在树桩上，难过地低下了头。

玛茨科不认识山德鲁斯，就问：“你是什么人？在骑士团里干什么？”

“我是谁？还是让这位年轻骑士替我说吧！”山德鲁斯指着兹皮希科说，也许是马奶酒起了作用，他已经恢复了常态，话说得还是那么流利：“阁下，您救了我两次。上一次要不是您，我不是让狼吃掉，就是被主教处罚了。他们说贩卖假圣物。可您呢，可怜我，收留了我。我跟着您，不缺吃不缺喝，过得可真舒服啊……”

“少罗嗦！快点说正事！”玛茨科严厉地命令。

山德鲁斯却象没听见，只朝着兹皮希科说下去：“圣经上说，圣徒们在一个钟头里还会犯九次罪，何况我呢？山德鲁斯有时候也要犯法，可山德鲁斯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当您遭到不幸的时候，我对您说过，您还记得吧？我说我要从这个城堡到那个城堡，一路上向人打听，为您寻找失去的人。我没说假话呀！这些日子，还有谁我没问过，还有什么地方我没去过！这多费时间！不管怎么样吧，后来我总算找到她了。从那时候起，我就紧盯着齐格菲里特，象芒刺扎在外套上了。我还做了他的仆人，一直跟他到这到那，直到这次战斗我被俘虏为止……”

山德鲁斯的真诚使兹皮希科动了情，抬起头来说：“我非常感谢你，一定会报答你的。可你能肯定她还活着吗？”

“我敢起誓，她还活着！”

“他们没有折磨她吗？”

“老实说，我没听说过鞭打声和哭声，只听见凄惨的歌声，象小鸟在叫！”

“我太难过了！”兹皮希科双手捂住了脸。

玛茨科为了不让侄子太难过，就把话岔开了：“山德鲁斯，你看见他们是怎么走的？”

“仗刚打起来的时候，他们还挺凶，后来见四面都被包围了，才想到逃跑。那个安诺德骑士可真是个可怕的巨人！他第一个冲出包围圈，打开一条通道，让齐格菲里特老头和抬担架的人一起突围了。安诺德又几次挡住了追击他们的人，虽然他背上也受了伤。可那老家伙趁机跑远了。”

“你怎么看到这一切的呢？”

“我当时抓住抬担架的的马的尾巴，跟了很长一段。后来，马踢了我肚皮一下，我疼得昏了过去，松了手，就成了俘虏。”

哈拉伐听得入了神，就插上一句：“当心，山德鲁斯！你说了一句假话，查出来可饶不了你！”

“你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不过，与其怀疑别人在撒谎，还不如相信了他！”

兹皮希科问：“照你看来，他们现在躲在哪里了？”

“那一带没有城堡，到处是树林。我想，他们可能还在树林里游荡呢！”

“我相信你的话！”兹皮希科立刻站起身来大声吩咐：“哈拉伐，快去准备人马，我们马上出发！”

“怎么，你上哪儿去？”玛茨科不解地问。

“您不明白？难道这不是我的责任吗？”

玛茨科因为想到了雅金卡，就愣了一会儿，可马上又自言自语他说：“好吧，由你吧！”

兹皮希科走到德·劳许跟前，对他说：“您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您自由了！”

“不！我仍然是您的俘虏。”德·劳许热情地回答，“如果您要和骑士团交换俘虏，就到玛尔堡或者玛佐夫舍宫廷找我。骑士团是不会不答应的。”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兹皮希科送走德·劳许，回到自己的营地的的时候，哈拉伐和其他随从们都已经全身披挂，准备停当了。他一眼看见玛茨科也全副武装地骑在马上。

“怎么？您也和我一起去吗？”

“哎，我能不去吗？”玛茨科有点恼怒他说。

兹皮希科感激地吻着叔叔的手，立刻上马出发了。

由于有山德鲁斯的指引，他们很快找到了时母德人消灭骑士团援军的地方，这里还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未埋葬的尸体。大家开始寻找足迹，虽然人和马的印记纷乱，有经验的玛茨科很快就认定了一行有巨大马蹄印的足迹。他说：“安诺德的身体既然非常高大，他的坐骑一定也特别壮实。你们看，这里的马蹄印不但大而且深。因为逃跑的时候，马跑得又急又快。”

兹皮希科同意他的见解，说：“我们就顺这条路追上去。”

山德鲁斯插嘴说：“安诺德打仗的时候，肩膀挨了一家伙，疼得很厉害。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不会走得太快了，说不定还要常休息休息。”

他们边说边上了路，走到夜幕降临才歇下来。第二天，兹皮希科让山德鲁斯先走一步，找到马蹄印就在树上划个标记，如果找到那些人，就凑过去和他们在一起，说自己是逃出来的。山德鲁斯答应着往前走，很快就消失了。

这一天，他们沿着山德鲁斯留下的标记前进，果然快多了。可玛茨科又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那些人知道山德鲁斯是逃出来的，怕我们跟上来追赶，也许就会逃了。”

“不！山德鲁斯会搪塞过去，说我们不会追，因为俘虏逃跑是常有的事，他又不过是个仆从。”

又到傍晚了。兹皮希科正在着急，忽见走在前面的一个仆从跑了回来。仆从向他报告说：“前面有两间烧沥青的房子，有人在那里！”

“停下！”兹皮希科低声说。几个人都下了马，让三个仆从把马牵走看好。他们几个走进了一片榛树林。通过这片林子，有一块空地，两间土房正是烧沥青人的住所。在落日的余辉下，只见一间房子前坐着两个十字军骑士，一个老年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另一间房子前也有两个人，一个长着满脸胡须，红头发，另一个——山德鲁斯！他俩正专心地擦着盔甲。山德鲁斯身边还放着两把剑，准备擦拭。

兹皮希科看清这些，低声对玛茨科说：“山德鲁斯很聪明。他故意把两个骑士的盔甲和宝剑拿走了。呃，那个老头儿就是齐格菲里特了！您去对付他，我来逮住安诺德！”“小心！”玛茨科连忙说，“我对付那老家伙还可以。安诺德可不是好惹的，看他的块头有多大呀！”玛茨科示意哈拉伐跟兹皮希科在一起。

兹皮希科却不容分说：“我一个人就行！哈拉伐，只要一打起来，你就去找担架，一刻也不要离开！”

说完，他第一个冲出了树林，其他人也跟了上去。玛茨科象一头猛兽扑向齐格菲里特，一把抓住他的前胸衣服，往后猛一推，又就势压在他的身上。显然，一开始他就占了上风。

兹皮希科那一边就麻烦了。他和安诺德扭打在一起，搏斗起来。和山德鲁斯在一起的那个“红头发”刚想扑过去拿剑，这边的侍从们已经来到他跟前，一斧头下去把他打倒，又开始捆绑山德鲁斯。山德鲁斯知道这是安排好了的，就故意高喊救命。

安诺德的力气真大，兹皮希科费力地把他举起，可一转眼，又被对方举得更高。幸亏他有防备，才没被扔出去。两个人终于倒在了地上，而且兹皮希科被压在下面，他感到象被一头熊抱住了，挣扎不出来。幸好玛茨科已经制住了齐格菲里特，把他扔给一个仆人，又冲了过来，用皮带捆住了安诺德的脚，然后又一跃而起，坐在他的身上，从腰间拔出短剑，朝他的后脑上划了一下！

安诺德疼得“哎哟”一声怪叫，手就松了，重重地倒在地上。玛茨科连忙把他绑上。兹皮希科想往起站，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只好先坐一会儿。他嘴唇发青，满脸是汗。

“你怎么啦？疼吗？”玛茨科问。

“没什么，就是太疲乏了，有点喘不过气。”

可就在这时候，他看见哈拉伐正从小屋里拖出一个女人，正是那个怪女人！他一下子醒悟了，猛地跳起来，不顾一切地向小屋冲了过去。

“达奴斯卡——”

小屋里黑洞洞的。兹皮希科刚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一阵急促的喘气声。

“天哪！达奴斯卡，你在哪儿，我是兹皮希科！”

突然，他看见了，那一对睁得大大的，惊慌而无神的眼睛！他几步冲上去，把她紧紧抱住。达奴莎却使劲地挣脱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自语着：

“我害怕，我害怕，噢，我害怕！”

象一只被擒的小鸟，恐惧已经渗透了达奴莎的身心。不管兹皮希科怎样体贴地劝说，都不顶事。她已经丧失了记忆，谁也不认识了。送给她食物，她不敢当人的面吃，可兹皮希科刚一走开，她就向食物扑了过去。看着她那张憔悴又苍白的脸，凹陷下去的眼睛，身上破烂的衣服，想到她一定受够了恐吓和饥饿，兹皮希科心疼得要哭出来。猛然，他想到了残害她的那个人，拔出宝剑，转身跨出了小屋，向已经被绑起来的齐格菲里特冲了过去。

玛茨科见了，几步上俞拦住了他，要夺他的剑。兹皮希科急得连推带搽，两个人竟扭打起来。

“放开手！”兹皮希科怒火冲天，“我的心快要爆炸了！”

“你疯了！”玛茨科也喊起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我决不许你玷辱你自己和我们家族的声誉！你已经是束腰带的骑士了，怎么能杀一个上了绑绳的俘虏呢？你那么做，要被人耻笑的？听我的话，你不会没有报仇的机会……”

兹皮希科终于冷静了下来，“您放开我，我不杀他。”

“走，到火堆那边商量一下。”

他们走到刚点燃起来的火堆前，坐了下来。玛茨科先开口说：“这条老狗要交给尤仑德。只有尤仑德可以为他自己和他女儿报仇。这件事，你必须做得让尤仑德高兴才行。他怎么做，是砍他的头，是剥他的皮，谁都不会责备。可你不能这么做，懂吗？”

“您说得对，我懂了。”兹皮希科低下头说。

“你这才清醒了。现在应该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我想是这样：要赶紧押着俘虏离开这里，回玛佐夫舍去。至于那个看守达奴莎的毒蛇，应该杀掉。可一个骑士去杀一个女人，不合适。我们也可以把她交给朝廷处置。现在先让她服侍达奴莎，等找到合适的老婆子，再替换她。”

“我同意。可现在天已经黑了，还是等明天动身吧。也许那时候，达奴莎就清醒过来了。”

“也好，马也可以休息一下，就天亮再走吧。”

他们说话的时候，哈拉伐走到那个女人面前，双手掐住她的脖子，象摇一棵树一样使劲摇她：“你这条母狗！去好好侍候少夫人，铺上毛皮，把你的好衣服给她穿上……你这该下地狱的！”

女人惊慌地走进小屋，达奴莎见了她，立刻习惯地自语起来：“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女人给她脱衣服，洗了身子，又换上新衣服，铺好了床。她就象木头一样地躺下了。哈拉伐走进来，先朝达奴莎恭敬地说：“您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安静地睡一会吧！”又转身对那女人放低了声音说，“我要把你捆起来，你就在门坎上睡。你要是出声，让夫人受惊，我就拉断你的脖子！走！”

哈拉伐把女人带出门，捆绑起来，放在门前，这才来到火堆旁边，告诉兹皮希科，达奴莎已经睡下，“您也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了。”

“我就睡在她的门坎旁边。”兹皮希科说。

“那，我就把母狗拖开，让她睡到马群那里。”

说完，哈拉伐又去拿了些熏肉和芜菁，让兹皮希科吃一些。玛茨科正和安诺德说着话，他让他以骑士的名誉起誓不会逃跑，安诺德照办了，他就解开了他的绑绳，让他也一块吃起来。

兹皮希科心事沉重，只吃了几口，就站起来，到小屋门坎上休息去了。这边，哈拉伐又跟玛茨科说起了悄悄话。

“我老想着我们那位小姐，她还在斯比荷夫呢！我应该赶快把这事告诉她，再送她回兹戈萃里崔去。”

玛茨科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对。如果达奴莎回到斯比荷夫，雅金卡再待下去就不合适了。哎，雅金卡，可怜的孤儿，多好的姑娘！我的心现在乱极了，瞧达奴莎现在这个样子，真叫人担心，活下去怕很难……”

“不管怎么样，我得先去保护好雅金卡小姐。”

“好，你就先走一步，把齐格菲里特带着。到了斯比荷夫，把这事告诉雅金卡，然后就送她回去。噢，还得告诉尤仑德，免得到时太突然。高兴过度，会要他的命的。”

哈拉伐答应着，又说：“那条母狗也让我带走吧！要是她不老实，我就吊死她！”

“把她带走，谁来服侍达奴莎呢？”

“随便找个什么女人都比她强。她在，只能让少夫人害怕。不然，只好让少主人自己先服侍一阵子了。”

“你想得很周到。”玛茨科赞许着，“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先躺一会儿，不等天亮就走。您也睡吧！”

他们在渐渐熄灭的火堆前躺下，可能是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而安诺德早已鼾声如雷了。

过了不久，哈拉伐猛然醒了，一骨碌爬起来，揉揉眼睛，伸伸发麻的四肢，又叫醒了玛茨科，说：“我该走了！”

“噢，不错。去准备吧！”

哈拉伐就去牵马，可他又很快跑了回来，老远就低声叫起来：“爵爷，不好，坏事了！”

“什么事？”玛茨科跳起来问。

“那母狗跑了！仆人们把她放在马群里，可自己却睡着了。她就偷偷溜了！”

他们又急忙向马群跑了过去。仆人们都去追捕那女人了。可是，天这么黑，树林又那么密，搜寻一个人谈何容易？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玛茨科气得把他们拳打脚踢了一顿，可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又回到火堆旁边。

兹皮希科听到这边的骚动，也走过来问出了什么事。玛茨科把女人逃跑的事告诉他，还自作宽心他说：“没什么了不得。在这森林里，她不是饿死，就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只是让她逃脱了惩罚，可惜！”

兹皮希科也很遗憾，可也同意叔叔说的。对于让哈拉伐带齐格菲里特先走的事，他也不反对。现在，他的思绪完全被达奴莎占据了，和她无关的，

他都没了兴致。

“她好些了吗？”玛茨科问。

“她常常哼叫个不停，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没有。我也不敢去打扰她。”

哈拉伐过来了。他已经备好了马，把齐格菲里特绑在了马鞍上。“天快要亮了，我得赶快走了。”

玛茨科把他叫到一边，叮嘱说：“我忘了告诉你，你先把雅金卡送到普洛茨克公国去。雅金卡是家乡修道院长的教女，修道院长临死的时候，留下一张遗嘱，让普洛茨克的主教保护雅金卡。你们就去找那个主教吧！”

“如果主教让她就留在普洛茨克呢？”

“一切都听从他！”

“好吧，我走了。”

哈拉伐跨上马鞍，押着齐格菲里特，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天亮了。

两个骑士也准备离开密林。可是达奴莎睡得正熟，兹皮希科不忍惊动她。所以，他们又决定再等一等。

到了中午，达奴莎还没醒。叔侄俩都坐立不安了，在这荒僻的树林里待久了很不安全。兹皮希科再次走进小屋，来到达奴莎身边，久久地望着她。

过了一会儿，达奴莎的嘴抽搐了一下，忽然念叨起来：“兹皮希科！”

兹皮希科又惊又喜，连忙跪下去，吻着她的手：“达奴斯卡，你认识我了？”

达奴莎果然睁开了眼，愣愣地坐起来，又说了一句：“兹皮希科！”

兹皮希科握住她的手大声说：“你已经不是俘虏了，我把你救了出来，就要送你回斯比荷夫去。”

达奴莎却缩回手，呆呆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得到亲爱的爸爸的祝福。啊，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不在这儿，你醒了吧！”

她象没听见他的话，又象在回忆着什么：“他们拿走了我的小琵琶，把它在墙上砸碎了……”

兹皮希科这才发现她的脸颊通红，知道她正在发高烧，刚才的话都不过是幻觉而已。他又失望了。“达奴斯卡，你看见我了吗？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水！”

兹皮希科赶紧冲出门，向树丛中的溪流跑过去。当他提着满满一壶水回来的时候，玛茨科也来看望达奴莎了。达奴莎接过水，拚命地喝起来。

玛茨科把兹皮希科叫到一边，急切他说：“总让她躺在这小屋里不行，让她见见太阳，吹吹风，可能会有好处。别发呆了，快把她放在担架上，赶快出发吧！”

兹皮希科点头同意，玛茨科就要出去安排人马起程。可是，他刚走出小屋，就象脚底生根似的定住了。他看见了什么？一大群持枪荷矛的士兵，已经把这小屋和空地包围了！

“骑士团的人到了！”玛茨科立刻想到这一点，手握住了腰间的短剑。

“哈哈哈哈哈……”随着一阵狂笑，安诺德陪着另一位年轻一点的十字军骑士走了过来。安诺德傲慢地对玛茨科说：“命运之轮转得好快呀！昨天我是您的俘虏，今天，您又成了我的俘虏。你们都是俘虏了！”他用手朝四周一指。

玛茨科望过去，见他的仆从们都已放下了武器。“怎么办？”此刻，他除了一把短剑，没有别的武器，连锁子甲也没穿。他又想到屋里的兹皮希科也是赤手空拳。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了，于是，他慢慢地找出短剑，扔到那位刚来的骑士脚下。

那十字军骑士说得一口流利的波兰话：“我不会绑您，因为您是个束腰带的骑士，这是我的哥哥告诉我的。”他指了指安诺德。“只要您发个誓就行。”

“我发誓！”

通报姓名之后，玛茨科被准许进屋去叫兹皮希科。过了一会儿，他双手捧着兹皮希科的短剑出来了。

“我的侄子身上也没带别的武器。他请求您，允许他和他的生病的妻子在一起。”

“好，就让他们在一起。”安诺德的弟弟华尔夫甘说，“我还会叫人给他们送去吃的喝的。请您也和我们一起吃点什么。”说完，他很礼貌地请玛茨科先走。

玛茨科开始对这个说话和蔼的骑士抱有希望了，他决定要讨他的好，就说：“您不仅谈吐有礼貌，举止也很优雅。”

华尔夫甘听了，满意地笑了。吃饭的时候，他还先让了让玛茨科，还跟他说起赶到这里来的原因。原来，他也是带兵来打时母德人的，因为延迟了几天才动身，所以来得晚了一些。走到这房子附近，正碰上刚刚逃跑的那女人，才知道自己的哥哥被俘虏了，就赶到了这里。——玛茨科边听边想，如果和这两个十字军骑士交个朋友会对自己有利。于是，他长长叹了口气，说：“当俘虏是很难受的。感谢天主，让我落到你们兄弟的手里。我相信，你们都是真正的骑士！”

华尔夫甘闭上眼睛，满意地点点头。

“您还会说我们波兰的话，说得那么好。可您的兄长说得就差了一点。”

“我哥哥比我有力气，可比我愚钝。”

“噢，不！我觉得他完全不愚钝。”

不大懂波兰话的安诺德听不明白，问他弟弟：“你们在说什么？”

“他在赞扬你呢！”华尔夫甘说。

玛茨科决定把心事挑明，又说：“我想告诉您，我本来打算今天就让您的哥哥自由，随便他去什么地方，即使一年的时间都可以。这种作法对于骑士是寻常的。”

华尔夫甘马上明白了玛茨科这话的含义，却皱了皱眉头说：“如果你们不是帮助异教徒来打我们，我也会释放您和您的侄子。”

这话马上引起了一场争论。玛茨科激动他说起骑士团的人如何欺侮时母德人，时母德人又如何控诉骑士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起来反抗的，连同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的不幸也说了出来。华尔夫甘并不容易被说服，他为骑士团的行为辩解。可是对于达奴莎这件事，他作为有良心的骑士，也承认息特诺的那几个人干了坏事，承认这两个波兰骑士的报仇是正当的。他说，“我可以起誓，我不会赞同邓维尔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会派人去搭救齐格菲里特，既然他这样对待一位弱小的姑娘。”

“可对这个不幸的受害者呢？”玛茨科紧紧追问道，“您就不允许她回自己家里去吗？就让她死在您的地牢里去吗？”

“我……我对她没什么反感。”华尔夫甘有些踌躇，想了想，才说：“这样：你们两个，可以有一个送她回去，只要他以后来投案就行。另一个，必须跟我们走。”

玛茨科本来想争取叔侄俩一起走，就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以骑士的荣誉起誓，您觉得怎么样？”

华尔夫甘犹豫着没说什么，可安诺德听明白以后，立刻暴跳如雷，坚决反对。因为他这次打了败仗，回去不好向大团长交待，但如果能带回一个重要的俘虏，也算是挽回来一点面子。玛茨科看安诺德那怒气冲冲的样子，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了，就决定接受华尔夫甘的条件。

“我决定我跟您走，让我的侄子同他的妻子在一起。”

“对我来说，谁走谁留都一样。” 华尔夫甘说，“但有一件必须定下来，您的侄子一定要为他和您交来赎身金。”

玛茨科知道又遇到了难题。他索性搬出了德·劳许。“您应该知道，对于一个束腰带的骑士，他的诺言和金钱有同样的价值。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俘虏了你们的一位重要骑士，德·劳许先生！我的侄子就是凭着他的誓言，把他放了。赎身金连提都没提。”

这话真起了作用，华尔夫甘惊讶地说：“怎么，你们俘虏了德·劳许吗？他是个有势力家族的骑士啊！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先说个数目，钱，以后再交也行。”

玛茨科看出来，华尔夫甘虽然举止优雅，内心也十分贪婪，不会放过得到大笔金钱的机会。于是，他和他就开始讨价还价了。不管怎么样吧，到底还是商定了赎金的数目和交款的日期。

玛茨科立刻起身去告诉兹皮希科，让他带着达奴莎马上离开，免得那两个十字军骑士中途变卦。

兹皮希科轻轻抱起高烧着的达奴莎，她的头无力地靠在他的肩头。走出小屋的时候，华尔夫甘见了，也感到心中不忍。他对安诺德说：“想不到齐格菲里特根本没有骑士的心肠，完全是个刽子手！那个女人，虽然她救了你，我也要鞭打她一顿！”

兹皮希科把达奴莎放在担架上，让仆人们抬着，他自己也上了马，就准备出发了。可他转身一看见叔叔，心里又一阵难过。“要不是为了我，他……”

“要记着我这老头儿啊！”玛茨科向他招着手，“当俘虏可不是好受的！”

“我不会忘了您的，放心吧！”

当兹皮希科一行人隐没在树林里的时候，玛茨科立刻感到自己太孤单了，但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

“感谢天主，留下的是我，不是兹皮希科！”这样一想，他感到舒坦多了。

哈拉伐日夜不停地赶路，只是在马走得太累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尽管齐格菲里特年老又受了伤，他也毫不怜悯。老十字军骑士起初预备绝食，但哈拉伐吓唬说，要用小刀撬开他的牙齿，把食物塞进去。他才勉强吃了些。

在基督圣体节之前，哈拉伐赶到了斯比荷夫。雅金卡得到消息，首先跑出来迎接，把他拉进自己屋里。

“有什么消息？她活着吗？”

“活着。”

“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已经救出来了。”

“赞美耶稣基督！”雅金卡说着，心头闪过一丝失望的感觉，又马上消失了。她又问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还得几天呢，她病了，不能走得太快。”

“把经过都告诉我吧！”

哈拉伐把打仗和救出达奴莎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雅金卡听说他已经把齐格菲里特带来了，站起来就往外走：“我现在就去告诉尤仑德！”

雅金卡刚出门，安奴尔卡马上从隔壁跑过来，和哈拉伐拥抱在一起，相互倾诉起别后的经历……

过了一会儿，雅金卡回来了，卡列勃神甫也跟着进来了。

“我小心地把消息告诉尤仑德，他听了，拿起十字架，就跪在床上祷告起来。”

“他会这样祷告到天明的。最近他经常整夜整夜地跪在床上祷告。”神甫说。

第二天早晨，天空中布满了乌云，阴沉沉的，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尤仑德提出要会一会哈拉伐和那个俘虏。人们把齐格菲里特的双手绑在胸前，带他来到了尤仑德的风子里。

尤仑德坐在扶手椅上，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尊耶稣受难像，一壶水和一块黑面包。面包上插着一把短剑。尤仑德只披着粗麻布衣服，腰上系二根稻草绳，正是他在息特诺的那身装束。

听到脚步声，他知道他们来了，微微张开嘴，神态却很安详。雅金卡告诉他，哈拉伐就在身边。“您想听他说说吗？”

尤仑德点点头。哈拉伐于是又把同十字军骑士团打仗和救出达奴莎的经过说了一遍。为了不使老人增加痛苦，他没有讲到达奴莎理智的丧失，只是说，她受到了惊吓，得了病，这就可见面前的这个俘虏曾经怎样折磨过她。

尤仑德听到这里，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窝里流了下来，接着又喃喃地祷告着。外面传来了隐约的雷声，闪电时时照亮了窗户。人们心里开始紧张起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托里玛走上前去，低声对尤仑德说：“那个对您和您的孩子施用苦刑的魔鬼就站在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惩罚他，做个手势吧！”

尤仑德又点点头，做手势让把俘虏带到跟前来。就有两个仆人抓住齐格菲里特的肩头，把他推到老人身边。尤仑德伸出左手，慢慢地摸到了他的脸，仿佛要摸出脸的轮廓似的，接着又摸到胸口，摸到那双绑着的手，摸到绑手的绳索。他停下来，低下了头。

这个时间不长，他猛地又抬起头来，向着插在面包上的短剑伸出手去。雅金卡、哈拉伐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等着那惩罚性的一刀！

然而，一切都在刹那间发生了变化。尤仑德拿起刀，又摸到绑住齐格菲里特手的绳子，竟一下一下地割了起来！

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卡列勃神甫泣不成声地问道：“尤仑德兄弟，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要放了这俘虏吗？”

尤仑德点点头，正是！

“不惩罚他，也不报仇了吗？”

是的！尤仑德还是点头。在场的人立刻用各种声音表示了不满。有的叹气，有的小声嘀咕起来……神甫却大声说道：“谁敢反对圣徒的义举？！还不快跪下来！”

他第一个跪了下去，念起了祈祷文。在场的人们心都碎了，不约而同地跪下，跟着念着，再看尤仑德，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一声震耳的雷声响过，暴雨降临了。

在通往斯比荷夫边界的路上，有两个骑马人在冒雨行进着。这是托里玛在护送被释放的齐格菲里特，为的是不使他遭到农民和仆人们的袭击。齐格菲里特没上镣铐，也没带武器。他的身心已经麻木了，茫然地向前走。托里玛紧跟着他，心里不时在想：这个魔鬼使主人父女们受尽了苦头，难道就这样放他走了吗？难道杀了他就不合乎天理人情吗？他真想向齐格菲里特挑战，给他武器，和他决斗，并相信自己会打败他，要他的命。可当想到尤仑德的意愿时，他又忍住了。尤仑德让他护送这个人到边界上，他不愿意让主人的义举成为枉然。

他们走到边界的森林边上，雨才停了。托里玛勒住马对齐格菲里特说：“到边界了。去吧，你自由了。如果良心的谴责没有压倒你，天上的雷没有劈了你，你就不必担心有人来袭击了！”

齐格菲里特仿佛没听见这些话，也一句话没有回答，象一个沉睡的人，继续向前走去。

第二天早晨，还是在这条路上，又出现了一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雅金卡、安奴尔卡，还有护送她们的哈拉伐。雨后的天气晴朗又凉爽，马夫和仆人们都高兴地哼起了歌。只有走在前面的三个人默不作声。

这些日子，雅金卡对尤仑德尽了一个女儿的责任。现在，尤仑德的亲女儿就要回来了，而且是跟着她的丈夫一起回来，雅金卡就觉得不便再待在这里了。她决定在达奴莎到来之前，离开斯比荷夫，到普洛茨克公国去找主教。至于今后怎么办？她连想也不愿意想。

来到边界森林，正走着，迎面来了一个背石弓的人，是个看林的，向他们直招手。

“喂，你是谁？站住！”哈拉伐喊道。

那人却快步走上前来，指着森林，挺神秘他说：“林子里吊死了一个人！”

“快去看看，出了什么事！”雅金卡吩咐。

哈拉伐催马跑了过去，不一会儿又匆匆跑了回来，惊奇地叫道：“是齐格菲里特！他用马经绳把自己吊在了树上！”

“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吊死的？”

“因为马鞍就在他身边。如果是强盗吊死了他，一定会抢走马鞍的，那马鞍很值钱。”

“我们怎么走呢？”雅金卡有点不知所措。

安奴尔卡连忙害怕他说：“别走这条路了，我们也会倒霉的！”

“不要怕！”哈拉伐满不在乎，“刚才我还用矛推了推他，也没什么。”

雅金卡想了想说：“看见尸体不掩埋可不好，这是天主对教徒们的旨意。齐格菲里特总还是个人呐！”

“那可是十字军骑士，一个魔鬼的尸体。我看还是让乌鸦和浪去占有他得了。”哈拉伐说。

“别说这些，还是埋了他吧！”

“那——，就听您的。”

哈拉伐痛快地答应着，就带着仆人们一起去挖墓穴。挖好了，他们把齐格菲里特的尸体放了下来。这老十字军骑士嘴张着，眼睛也睁着，露出十分恐怖的神色。大家按照习惯，把尸体脸朝下放在坑里，先埋上土，又压上些石头，再用土埋成一个小坟头。哈拉伐这才带人回到雅金卡身边。

“他的灵魂已经到了地狱了。我们可以走了。”

雅金卡离开后的第九天，兹皮希科护送着达奴莎才到了斯比荷夫边界。然而这时候，达奴莎已经奄奄一息了。

她的神经已经错乱，热度始终没有退过。这些，再加上被劫持期间受的折磨和惊吓，都是她本来单纯的心地和娇小的身体所难以承受的。兹皮希科望着她那烧得发红的脸颊和呆滞的眼睛，心里引起无法抗拒的忧愁，甚至担心地想到了可怕的前景：“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不肯和我在一起了吗？”

当他们离城堡还有几小时路程的时候，达奴莎的脸色好看了些，眼神也不那么呆滞了，呼吸也平稳起来。兹皮希科的心头立刻升起一线希望，立刻吩咐停下来，让她歇一歇。

抬担架的几个青年和侍候达奴莎的两个女人都躺到树荫里睡着了，四周寂静无声。兹皮希科坐在担架旁，目不转睛地看护着达奴莎。这时候，一阵小风吹过来，带着田野里的干草、蜂蜜和香草的芳香气味。

达奴莎忽然颤动了一下，刚睁开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自言自语道：“花儿好香……”

这是几天来，她说的第一句清醒的话。兹皮希科听了，快活地跪在担架旁，俯下身子，轻轻地叫着：“达奴莎，亲爱的达奴莎！”

达奴莎终于睁开眼睛，望了他一会儿，脸上露出了笑容，张着嘴说了一声“兹皮希科！”她想伸出手抱他，手却无力抬起来。

兹皮希科激动地拥抱了她，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感谢天主，你总算醒过来了！”

他们彼此默默地望着。达奴莎继续微笑着，更加清醒了。“我这是在哪里呀？”她惊奇地问。

“就要到斯比荷夫了！”兹皮希科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话都有些连不上了，“我和你在一起，就要见到亲爱的爸爸了……你的苦受完了……我到处寻找你，才把你救出来……别害怕，你病了，可马上就到家了……达奴莎，你经历了多少苦难，流了多少眼泪……现在，一切都好了，今后你只有幸福了……啊，上帝呀……”

达奴莎听着，象是在尽力思索着，问：“那么，你一直没忘记我吗？”

“我怎么会忘记你呀！”兹皮希科大声呼喊着。

这发自肺腑的呼喊，比最热烈的声明和誓言更要动人，达奴莎的眼睛湿润了，眼泪夺眶而出。“好香的花！”他说。

“我们马上就走，到爸爸那里去。你将永远是我的了，你……”

兹皮希科说着，突然停住了。他看见达奴莎的脸色开始变了，变得十分苍白，头上沁出密密的汗珠。

“你怎么啦？”兹皮希科心头猛然缩紧，觉得浑身发冷，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你说话呀，你怎么啦？”

“天黑了。”她说。

“不！天没黑，太阳正在当空啊！我求求你，再跟我说几句话，说一个字也行。”

达奴莎嚅动着嘴唇，可已经听不见她说什么了。紧接着，她那干瘦的小手开始抽搐起来。兹皮希科绝望地呼叫起来：“达奴斯卡，达奴斯卡！啊——我求你等一等，就要到斯比荷夫了，你再等一等啊！耶稣啊！”

这呼喊声惊醒了两个女人和仆人，他们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跑过来，跪在地上开始祷告。

风停了，除了祷告声，田野什么声音也没有。人们的祈祷声刚一停，达奴莎又睁开了眼，她，最后一次望了望兹皮希科和阳光照耀着的世界，随即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兹皮希科一头扑倒在达奴莎的身上，一语也不发，一动也不动。仆人们和两个女人都到野地里采花去了。他们采来了金盏花、金凤花、百合花、风铃草和小连翘，每人一大把，走到担架周围，伤心地俯下身子，把花草铺在达奴莎的身上。达奴莎的脸在花草的映衬下，更显得洁白、平和。

有几个仆人奉命飞马进城去报信。兹皮希科走到担架前面，把它举过头顶，缓缓走动了，两个女人唱起了赞美诗。他们沿着长满鲜花和野草的土地，走过种着庄稼的农田，终于来到了城堡前的高地上。这时候，从城里传来了教堂的钟声，有一群人已经走出城门，朝这边奔了过来。

兹皮希科一眼就看见了，走在最前面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是尤仑德。他由托里玛搀扶着，急促地迈着步子。卡列勃神甫身穿白色法衣，手里拿着十字架。后面是全副武装的侍从们和女人们，还有一辆准备装运尸体的马车。

兹皮希科急忙放下担架，跑到尤仑德面前，颤声喊道：“我找到了她，救出了她。可是，她……她宁愿去见天主，而不愿回到这里来了……”他一头扑到老人的怀里，痛哭起来，“啊，耶稣啊……耶稣啊……”

人们都被感染了，女人们都失声哭了起来，武士们用矛敲着盾牌，周围是一片哀声。

“惨啊，真惨啊！”

“你到天堂去了，可撇下了你的老父亲在这里悲痛。惨啊，惨啊！”

这时候，尤仑德挣脱了兹皮希科，把拐杖伸在前面，要到达奴莎身边去。兹皮希科和托里玛搀扶着他，走到担架旁。尤仑德跪在达奴莎尸体前，用左手抚摸着女儿的前额和交叉着的双手，点点头。接着，他一只手抱住了她，把残废的右臂向天上举着。人们明白，他这是在向天主申诉着。

卡列勃神甫走过来，把圣水洒在达奴莎尸体上，也洒在尤仑德和兹皮希科的身上，又唱起了《安魂曲》。他高声祈祷着，祈求那审判和惩罚恶魔的日子快些到来。

达奴莎的尸体被送进城，停放在小教堂里。火把和蜡烛把灵堂照得通明，兹皮希科昼夜守护在那里。第二天早晨，他又亲手把达奴莎的尸体放进了棺木。棺盖上嵌着一片金色的琥珀。

安放达奴莎的时候，尤仑德已经不能到场了。他昨天一回到家里就疯瘫了。人们把他抬到床上，他就一动不动，失去了知觉，不再听见，也不回答别人的任何问话。但是他的表情是快乐的，嘴唇在不停地蠕动着，大概是在和死去的女儿谈话。

大家明白，尤仑德也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灵魂已经和女儿在一起了。

达奴莎死后，兹皮希科陷入悲哀之中，精神象是麻木了。除了操办丧事，他什么都顾不上细想，连躺下来好好睡一觉都没有过。而当这些告一段落以后，他立刻想到了玛茨科。应当马上去营救他了。于是，他派托里玛带着赎身金去玛尔堡找安诺德、华尔夫甘兄弟俩。不想托里玛一去竟几个星期不见回来，兹皮希科焦急万分。

这时候，德·劳许出人意外地来到了斯比荷失。兹皮希科在不幸中见到这位好朋友，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德·劳许已经知道了达奴莎的死，并且告诉他，这些都是他在卢波伐城堡的监牢里遇到托里玛才知道的。

兹皮希科听了，大吃一惊：“什么，托里玛落到十字军骑士手里了吗？”

“他刚走到边界附近就被绑架了。幸亏钱救了他，他说他是给卢波伐的执政官送钱来的，才留下一条命。呸，说到抢劫，那些人简直是一个赛过一个。”德·劳许气愤地说。

兹皮希科暗暗叫苦，知道那笔赎金再也要不回来了，必须重新拿出一笔赎金。“真糟糕！”他说，“可怜我叔叔还在等我去救他呢，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了！”

德·劳许马上说，他在玛尔堡也见到了玛茨科。

“我叔叔怎么样？他好吗？有危险吗？”兹皮希科着急地问。

“他很好。不过，要不是安诺德兄弟为了赎金保护着他，老骑士早被杀头了。那里的人对帮助时母德和威托特公爵的人都恨得要死。另外，我是您的俘虏，他们也知道了。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砍了这老骑士的头，他的侄子就会砍我的头。’”

“我决不砍您的头！”兹皮希科马上说。

“这我知道，可他们不知道。”德·劳许诚恳他说，“我还对他们说，您俘虏我的时候，还是个自由人，我应当到这里来。我这不就来了？您可以把赎金交给安诺德兄弟，再去向他们要两倍三倍的钱，作为我的赎金。并不是我比你们的身价高，而是我厌恶透了他们，他们向来贪得无厌。今后我再也不愿为他们效劳了。”

“那您就留在我们这里吧！”卡列勃神甫说。

德·劳许笑了笑：“如果他们不付赎金，我就自己付。我这次来，带了好些仆从和几马车的货物，足够我的赎金了。”

要是换了玛茨科，他会觉得德·劳汗带来的财物十分重要。可兹皮希科不在乎这些，马上一口拒绝了，说：“我不能照您说的做。您是我的朋友，我无论如何决不收您的什么赎金！”

两个人紧紧拥抱起来，真正的友爱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这件事不能让骑士团的人知道。”德·劳许说，“否则对起哈拉伐，您的侍从说，他本来想尽快去找您，可那位小姐从斯比荷夫到这儿来以后就病了，他只好先照料她几天。”

兹皮希科又奇怪了：“哪个小姐？”

“连这您也不知道？”托里玛也纳闷了，“她不是您的亲姐妹，或是别的什么亲戚吗？跟玛茨科骑士一起来的，先是扮成个侍从，还是她先发现我们老爵爷的呢！老爵爷很喜欢她，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她也很懂得老爵爷的心意，心甘情愿地服侍了他好些日子。”

兹皮希科听得都发呆了，“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亲戚呀，我自己是个孤儿……她叫什么？”

“都叫她雅金卡。”

“是雅金卡？”兹皮希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象是在作梦。他想都想不到雅金卡怎么会从那么远的兹戈革里崔来到了斯比荷夫。再追问起来，托里玛也说不出更多的事。他让他立刻把哈拉伐找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哈拉伐来了。兹皮希科想到患难中能有这样一个忠诚又得力的助手，心里又高兴又感激。他们象兄弟一样坐在一起谈起了别后的一桩桩往事。这使得兹皮希科有机会直诉衷肠，心情开朗了许多。

“我这次是要到玛尔堡去。我叔叔被俘的事，你知道了吧？我要去赎他回来。”

“我知道了。”哈拉伐说，“您大概也知道，国王已经到这里来了，要会见大团长。十字军骑士在国王面前会装得比谁都正派，也不会对人那么无礼，您可以趁机和他们谈判，赎人的事您叔叔不利。他们现在就怕我到处宣扬他们慢待了客人，因为他们非常需要招徕各方的客人，好壮大他们的力量。”

“那就照您说的办！”

德·劳许又告诉兹皮希科另一个消息：波兰国王亚该老就要到普洛茨克公国来，同骑士团大团长会见。双方都要通过谈判得到一些东西。到时候，还要举行比武会。他劝兹皮希科也到普洛茨克去，去宣扬骑士团的恶行，长长波兰骑士的威风。

这件事果然使兹皮希科重新振作起来。他立刻从悲伤中苏醒了，恢复了骑士好战的灵魂。“对，我明天就动身，先到普洛茨克，再去赎我的叔叔。您也一起去吧！”

说做就做。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出发了。巧极了，在离普洛茨克城堡不远的一家客店里，他们碰上了托里玛。托里玛刚从卢波伐城逃出来，他对兹皮希科说：

“他们抢走了我的一部分钱，但是我把另一部分钱藏了起来，已经交给您的捷克侍从保管，留在他那儿比我带在身边安全多了。”

兹皮希科听了很奇怪：“什么？我的侍从？你是说哈拉伐吗？他怎么会在这里？”

这些日子，兹皮希科为了达奴莎的死悲痛欲绝，竟把别的事都忘了。现在，他才想起来，救出达奴莎以后，是哈拉伐带着齐格菲里特先走的，便急切地问：“那个刽子手在哪儿？”

“卡列勃神甫也没告诉您吗？他自己吊死了……”托里玛这才把齐格菲里特如何被释放，如何自杀的事说了一遍，又提会好办些……”

兹皮希科想到雅金卡，就带着责备的口气说：“听说雅金卡在这里，我太奇怪了！你说，我叔叔为什么要带她出来？你们怎么一直没跟我提起过呢？”

“这……”哈拉伐有些为难，想了想，才含糊地回答：“也许是玛茨科骑士以为我告诉了您，我呢，也以为他会告诉您的，结果，谁都没说。噢，这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小姐正在这里，还可以帮您赎出您的叔叔呢！”

“她有什么办法？”

“这里的公爵夫人很喜欢她。只要她向夫人求求情，夫人再一说话，十

字军骑士不会不答应的。这里的公爵夫人跟玛佐夫舍的达奴大夫人不一样，她跟骑士团的关系比较好。对了，雅奴希公爵夫妇，也到这里来了，他们要向国王控诉骑士团的罪恶。”

“太好了！我们这就进城去！”兹皮希科来了兴头，马上和德·劳许一起打扮起来，然后衣冠楚楚地进城去了。

在当天晚上盛大的宴会上，兹皮希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都是些著名的骑士，其中有他最熟悉的波瓦拉。他还见到了达奴大公爵夫人。这些人都问起他和尤仑德父女的情况，兹皮希科也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不幸的经历。于是，这件事在许多人中间传开了。人们无不对十字军骑士的残忍感到愤怒。波瓦拉表示一定要把这件事报告给国王。

在普洛茨克公爵夫人的身边，兹皮希科忽然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原来正是雅金卡！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挑皮的姑娘了，显得十分庄重美丽，引起了好多骑士的注视。这使得他俩没有机会说话。直到国王驾到，人们十分忙乱的时候，他们才走到一起，然而也只是互致问候。好在对方的情况，他们各自都已经了解了。

第二天是打猎的日子。兹皮希科和德·劳许都加入了玛佐夫舍达奴希公爵的侍从队里，一起去了。在路上，他听一个国王的侍从告诉他，国王已经知道尤仑德父女被害的事了。

“国王愤怒极了，当时就说，‘跟他们好话说尽了，再谈也无济于事。只有动武，动武！’看来，时母德那里的仗要大打起来。你叔叔的事，国王也会对大团长施加压力。”

兹皮希科听了十分高兴。在打猎回来的路上，雅金卡找机会和兹皮希科并行了一段路。她说她已经向这里的公爵夫人为玛茨科求了情，夫了也写了一封信给大团长。眼下，骑士团想取悦国王，看来不会在放一个人的问题上多纠缠。

“我终生都会感谢您的。”兹皮希科说。

雅金卡不好意思地笑了：“你怎么不把我当成一起长大的朋友，用‘你’来称呼呢？”

“因为……因为您已经不是小姑娘了。”

许多话，到了嘴边又不好出口，他们两个都是这样。沉默了半晌，雅金卡才找到话题：“赎出玛茨科叔叔以后，你还留在这里吗？”

今后怎么办，兹皮希科还没有认真想过，也不愿意多想。所以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到了哪儿，悲伤就跟我到哪儿，我的命真苦。您……你呢？”

“我要回家乡去。”雅金卡肯定地说。

又过了一天，波瓦拉来找兹皮希科，一见面就兴冲冲地喊道：“你已经被批准参加国王的骑士队了！我们一起随国王去会见大团长。”

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好消息。能参加国王的骑士队是莫大的荣誉，在这个世人瞩目的骑士队里，有很多声誉很高，令人生畏的著名骑士，包括波瓦拉自己。兹皮希科为自己也能和他们在一起，感到自豪。一股无比的勇气冲出了他的心田，浑身象是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愿意为国王，为我们的王国去赴汤蹈火！我起誓！”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亚该老国王和骑士团大团长康拉德的会谈很不顺利。国王要求骑士团退出他们占领的波兰领土杜勃尔润省，大团长则坚持让国王不支持立陶宛的威托特公爵，并把时母德地区交给他们。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打算，从早谈到晚，也没个结果。

随后又谈了些次要的事。国王严厉斥责十字军骑士经常越界袭击和抢劫，杀害波兰的农民和渔夫。他也提到尤仑德父女的事。大团长对所有这一切都百般辩护。结果，连这些事也没能解决。双方只是同意交换一批俘虏。

谈判既不成功，原来打算举行的宴会和比武，谁也无心张罗了。兹皮希科找了个机会和到这里准备参加比武的安诺德谈起了赎金问题，他们谈的倒还顺利。安诺德虽然贪财，却还诚实。为了德·劳许，他愿意减少赎金的数目。

可是，兹皮希科不同意，他说：“我一个子儿不会少给您，我不愿意还价。因为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的身价。”

这使安诺德大为高兴。正好，国王和大团长也商定互派使者到对方去接收俘虏。波兰方面决定让统帅盛特拉姆，骑士波瓦拉，还有兹皮希科作为使者到玛尔堡去。兹皮希科当然愿意去，这样，他可以毫不担心地去接回玛茨科了。

几天以后，他们三个人随着大团长一起离开普洛茨克公国，到玛尔堡去了。

还在诺格特河上行驶的时候，他们就远远地望见了玛尔堡城高大的塔楼了。大团长有意让三个波兰人到自己身边来，想让他们看看这著名城堡的威严。盛特拉姆统帅和波瓦拉也正想了解一下骑士团的实力；兹皮希科虽然来过一次，可当时为了寻找达奴莎，没心思观赏城堡的建筑。所以，他们都默默地留心观察起来。

作为余顿骑士团的首府，玛尔堡的雄伟牢固，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它包括上中下三座城堡。各式房屋从低向高往上面排去，顶峰就是上城堡，远远望去，如象一座山。上城堡的教堂那闪闪发光的屋顶和一垛高过一垛的城墙俯视全城。往下是中城堡和分布在四周的防御工事。这气势的确是三个波兰骑士从未见过的。

大团长望着这些，得意地对盛特拉姆说：“我们的玛尔堡是泥土做的，可这泥上是人间的力量摧毁不了的。”

“这确实是一座难以攻破的要塞。”盛特拉姆平静地回答，“不过，任何一个要塞都是可以换换主人的。”

大团长听得皱起了眉头。他们一起来到城堡前，受到了城里官员们的迎接。这里的十字军骑士一个个身材魁梧，都有宽阔的肩膀和浓密的胡子，脸上无不流露出骄傲的神气。

三个波兰客人被送到客房休息。他们一路上正好看到下城堡，也就是护城堡的一切。带路的官员告诉他们，左边的那间大屋，下面是马房。上面是仓库，里面储藏了够用十年的粮食。“万一城堡被围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的。”官员昂着头说，“你们看到的不过是护城堡，至于中城堡，上城堡，就更不必说了。”

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三个波兰人把整个护城堡看了个够。这不大的

城堡象个市镇，仓库、马房、兵营、医院、商店、面包房、裁缝店、作坊、军械库、兵工场，还有监狱和坟地……依次排列，很多地方还堆着码放整齐的木头，垒得象金字塔般的石头。每一所建筑都造得十分牢固，而且有防御设施，一旦受到攻击，里面的人就可以象守在堡垒里那样进行抵抗。建筑物四周围着高墙，墙后有壕沟，壕沟里还有大木桩。护城堡的南边是更坚固的中城堡和上城堡。城堡里，来往的行人不断，有各行各业的人和士兵，象赶集一样，熙熙攘攘。制造武器的铁锤敲打声，工场里的喧闹声，车声、马声、喇叭声和哨子声，大呼小叫的命令声，此起彼伏。这真是个可怕的巢穴！

人们都说，那高大塔楼里尽是黄金。一点不错，这里有堆满钱币和金银的房子。骑士团用这些肆意抢掠来的钱招待来自四方的客人，雇佣着大批士兵，有英吉利人、瑞士人、丹麦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操着互不相通的语言，却都被派往各地参加战争。打完仗，这里的财富就又增加许多。

初到这里的人，望着这里的城墙和处处可见的工事，都会想到，即使是地狱，大概也没有这骑士团的都城坚固而又阴冷。

而主宰着这坚固城堡的却是令人生厌的灵魂。当初，骑士团来到这里的时候，本是一无所有，还是波兰的当权者赠送给他们一小块土地和几座城堡。而现在，骑士团的领地，已经比许多公国还要大。钱，从各地流到这里；粮食，也都运到这里；受欺压的波兰人不得不把贡品送到这里。从这里伸出的贪得无厌的手，就象蜘蛛从网中央吐出的蛛丝，捕捉着弱小的对手。

十字军骑士们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之中，可他们的末日也快要来临了。自从波兰和立陶宛联合起来以后，骑士团预感到一个强大的力量正和他们对抗，这对抗很可能引起一场生死的搏斗！他们无时不在准备战争。而波兰人也在积蓄着力量，等着那一天的到来。这也正是盛特拉姆、波瓦拉和兹皮希科的想法。

他们住下来以后不久，玛茨科就被放出来了。他因为被关在潮湿的地牢里，伤口复发，身体很虚弱。兹皮希科见了叔叔，和他紧紧抱在一起。两个人谈起别后的经历，忧伤和愤恨又一起涌上心头。玛茨科为侄子的不幸不断地叹着气。

“尤仑德还活着吗？”他问。

“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活不了多久了，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谈起了战争。玛茨科说：“看了这城堡，我才相信，十字军骑士团比我们的钱更多，城堡更牢固，兵器也更精。万一真的大打起来，愿天主保佑我们。”

兹皮希科也有同感：“如果一对一地决斗，我们比他们强，可如果打一场大仗，那……”

“要是那样，战争最好就不要打了。”玛茨科泄气地说。

“不！”兹皮希科握紧了拳头，“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快打！我们也不能这么忍受，在危险中生活下去了。”他想到自己的不幸和人民的灾难，伤心地低下了头。

然而又过了一天，他们见到盛特拉姆统帅以后，精神却为之一振。盛特拉姆和波瓦拉在这两天里，更仔细地参观了这座城堡，了解了骑士团的管理制度，看了防御工事。见了达叔侄俩，几个人就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他们的钱财那么多，城堡修得这么牢固，……”玛茨科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盛特拉姆谈起了所见所闻，说：“他们的确很强大，教堂都是阿拉伯风格的，就连饭厅，也到处是工事。我知道，他们让我看工事，是想让我们看了胆怯。”

“那么，您的看法是——？”

个子矮小又十分健壮的盛特拉姆微微一笑，说：“我的看法，噢，就是：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可以把他们赶走，赶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

玛茨科惊喜地跳起来：“真能这样吗？您快细说说。兹皮希科，快拿葡萄酒来！没有比这句话更能治我的病的了！”

大家连忙围坐在一起，听统帅谈他的看法。盛特拉姆还特意走到门边，听了听外面有没有人。然后，他走到几个人跟前，低声而有力他说：“那些工事算不了什么！既然是人的手造出来的，人的手也就能粉碎它。人是什么事都能做到的。”

“千真万确，高明！”玛茨科连连点头。

“我这两天见了城堡里的许多人。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人，包括许多日耳曼人，都憎恨十字军骑士。十字军骑士完全不得人心，有的人已经表示要用他们的财产甚至头颅支持我们。”

“这能有什么作用呢？”玛茨科不大以为然。

盛特拉姆盯着他想了想，问道：“您决斗过吗？”

“不止一次了！”

“那好。如果一个本领高强的骑士在决斗的时候，身下的马鞍肚带和马蹬带被切断了，这个骑士会怎样？他不在第一个回合就摔下马来才怪呢！”盛特拉姆笑出声来，把手一挥说，“十字军骑士团就是这样一个‘骑士’！”

兹皮希科听了，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双拳举过头顶：“太妙了，就是在书本里也找不到比这更高明的学问了。”

此刻，他对于自己今后的去向，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

玛茨科和兹皮希科离开玛尔堡，先来到了普洛茨克公国的朝廷里。可是他们什么人也没找到。这里的公爵夫妇出外去了，雅金卡也不在。雅金卡的保护人——这里的主教告诉他们，那姑娘又回斯比荷夫了，她决定要为尤仑德送终。

玛茨科对雅金卡的这个行动大为赞扬，兹皮希科则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立刻动身赶往斯比荷夫。因为走得很快，几天以后就到了。见到雅金卡，他们都尊敬地望着她，对她表示感谢。

“只要尤仑德活一天，我就在这里待一天，照料他！”雅金卡口气十分坚决。

“尤仑德怎么样了？”

“他总是仰面发笑，仿佛已经到了天堂，达奴斯卡正在等着他。”

玛茨科感叹他说：“一个骑士最合适的结局是死在战场上。不过象尤仑德这样的人，能死在自己的床上也够好了。”

兹皮希科去看过尤仑德，又到地下室去看望达奴莎的灵柩。棺木上放满了用矢车菊和金盏花做成的花圈，地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撒着许多养麦花、菩提树花……。兹皮希科看到这些，问托里玛：“这是谁装饰的呀？”

“还不是那位姑娘。”

兹皮希科不再说什么。当再次见到雅金卡的时候，他突然跪在她的脚下，说话声也哽咽了：“愿天主报答你的好心和给达奴莎的那些花！”说完就嚎陶大哭起来。雅金卡的脸上也满是泪水。在这个时刻，有什么比理解兹皮希科的心思更能打动人的呢？

过了些日子，尤仑德没有任何痛苦地死去了。葬礼期间，来了大批客人，繁忙的情形自不必说。而葬礼过后，一切就都冷清清的。尤仑德的去世，使兹皮希科在一夜之间成了斯比荷夫的主人。他成熟了许多，每天除料理些事务之外，还经常去地下室，或者一个人带着石弓到树林里去。不是去打猎，他是在考虑着今后的去向，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走进房子，见玛茨科、雅金卡和哈拉伐都在，就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我们来商量一下今后的事。人死了，活着的过分忧伤也没什么好处。你们与其都待在这里，不如回到波格丹涅茨和兹戈萃里崔去。”

那三个人都不答话。玛茨科感到确实要为今后的事好好跟侄子谈谈了，思索了一会儿，他就先开口说：“我们固然是要回去的。你呢？我看你也是回去的好。”

兹皮希科摇摇头：“将来我是要回去的，可现在，我要走另一条路。您知道，我是发过誓的。”

“就是关于孔雀毛的誓吗？”玛茨科有点着急，“听我说，兹皮希古。达奴斯卡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们的誓约也就解除了。何必——”

“除非我自己死了才能解除！”兹皮希科大声说，“凭我骑士的荣誉，我要到前线去，到成托特公爵那里去。战场，才是我的去处。”

侄子的话这样坚决，玛茨科只好收回原话：“我也并不是让你解除誓约。我是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还是先跟我们回去，休养一阵再说。你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生活，心情会更糟！”

“不！”兹皮希科固执地说：“我住在波格丹涅茨，只会消沉下去，一天天憔悴。我需要战争，只有在战场上拚杀才能忘掉一切悲伤和痛苦。等我实现了我的誓约，我才能对那个已逝的灵魂说：‘我已经实现了应允过你的一切，现在让我走吧’那时候，我的心才安静。否则，就是回到波格丹涅茨，您也留不住我。”

谁也无法反驳兹皮希科的理由，只好又沉默了。雅金卡知道已经无法挽回，就轻声地劝玛茨科：“如果他认为回波格丹涅茨只会消沉，那就不如让他走的好。”

玛茨科双手抱着头不住地叹气，烦乱得不想说什么。过了半晌，他突然站起身来对侄子说：“要打仗去吗？那就都走，我也去！”

“那不行！”兹皮希科一摆手，“我就自己走，不带卫兵，不带车马，只带三个侍从。您，当然更不行。”

“那你至少要带哈拉伐去吧！”雅金卡插嘴道，“他能帮助你。”

“不带！有他在身边，我就总会想到过去的事。”

本来满怀希望的哈拉伐听了，大失所望，低下了头。

兹皮希科要到前线去，斯比荷夫怎么办？这可是件重要的事。第二天，他们把卡列勃神甫和托里玛老头找来，又一起商量办法。

玛茨科主张干脆卖掉。他说，这里是不吉利的地方，离十字军骑士团太近，只能给人带来不幸，不如迁到波格丹涅茨去，连达奴莎的灵柩也带着。

但是兹皮希科，还有神甫和总管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叔侄俩又争论起来。

“这里埋着尤仑德的遗骨。即使可以把他的坟迁走，可他离开祖先会感到寂寞，他的祖先也会孤独。出卖的事，就是给我一个公国来交换，我也不干。”

显然，兹皮希科的话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玛茨科没话说了。一直在静听着的雅金卡说：“最好是找个诚实又能干的人在这里主事，或者承租下来。托里玛就行，可惜老了，而且不大懂耕种。要不，就让神甫干吧！”

神甫笑了，说：“好心的小姐，我和托里玛可以帮助照看，可都不能主持那么大那么多的事噢！”

雅金卡这才说出自己的主意，说：“我提一个人。他又勇敢又年轻，遇事很有办法，而且，他还不怕十字军骑士。”

“谁呀？”大家都问。

“就是他，哈拉伐。我想他最合适了。”

玛茨科首先就摇头。还是那个老毛病，他刚才的主意让兹皮希科顶了回去，现在由一个姑娘拿出了主意，他觉得有失自己这个长辈的面子。

可是别人并不反对，都说哈拉伐行。

哈拉伐红着脸站起来说：“我最希望跟我的主人去打仗，可他不带我，让我留下，我也没办法。十字军骑士团就在对面，那又怎么样？看是谁怕谁！农务方面嘛，我也不大懂，不过在兹戈萃里崔干活的时候，也学会了一些。天主是不许可我只顾自己而损害主人的利益的——这个，小姐可以替我担保。不过……就是……我……唉，算了，不说了。”说着说着，他忽然结巴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兹皮希科奇怪地问，“是不是不愿意留下？”

哈拉伐脸更红了，更结巴了：“等你……你们都走了，就剩……剩我一个，一个帮……帮手也没……没有，我就觉……得孤……孤单，真的，我……”

我也不知道。”

“这小子说的是什么呀？”玛茨科也莫名其妙。

只有雅金卡听明白了。她笑着对玛茨科说：“您虽然很精明，可猜不透这年轻人的心。”她转身向哈拉伐问道：“如果让安奴尔卡和你在一起，你还觉得孤单吗？”

一听这活，哈拉伐猛地跪在她面前，喊道：“您把她给我留下，我就是下地狱都行！”

兹皮希科自然不了解这其中的事。玛茨科也很惊奇。想到女人们也能在这些事务中起那么大的作用，甚至能决定事情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雅金卡忙去把安奴尔卡叫来，告诉她刚才的事，安奴尔卡先是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后来才走到雅金卡面前，把脸藏在她裙子的褶子里，和哈拉伐一起跪下。

“祝福我们吧！”哈拉伐大声说。

兹皮希科要动身去参战了。他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更显得威武雄壮。玛茨科、神甫、托里玛、雅金卡和哈拉伐夫妇都来为他送行。兹皮希科和他们一一告别。

雅金卡走到马前，抬起头望着他，心中似有许多话，却说不出口。还是兹皮希科先说了：“雅古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妹看待，我不多说什么了，请你别忘了关照我叔叔。”

“你也别忘了。早点回来。”

“只要我不战死，一定回来。”

“别死！”雅金卡怕眼泪流出来，连忙低下头。

战马嘶鸣起来，大声地喷着鼻息，接着就“得得”地起步了。送行的人七嘴八舌地喊起来：

“愿天主指引你！”

“祝您身体健康！”

“再见啦！”

兹皮希科向人们招着手，然后催起战马，奔向他日夜渴望去的战场。

兹皮希科走后不久，玛茨科和雅金卡也离开了斯比荷夫。玛茨科带走了好几马车财物，要不是雅金卡嘲笑了一下，他也许搬得还要多。卡列勃神甫和托里玛老头为此都大为不满。

玛茨科却有自己的理由。回到家乡以后，他对雅金卡说：“我还图什么呢？我就住在这马马虎虎地到老死，可兹皮希科还年轻，他得有一个城堡才行。”

为了兹皮希科，也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的后代，建造一座城堡，是玛茨科早就盼望的事。为了这个，就需要钱，越多越好。他经常想着城堡建成后的情景：“兹皮希科应该把雅金卡娶过来，雅金卡除了他是不会嫁旁人的。真要这样，她还能带过来她的一份家产。嗨！那时候，这附近就没人能和我们比罗！天主保佑！”

生活开始安定了。玛茨科每天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赶放牲畜，检查农田和森林，忙个不停。他还选定了未来城堡的基地，准备好了盖房的木材。一天干到晚，虽然很累，可一想到这是为了心爱的侄子操劳，他也就踏实多了。

雅金卡和她的弟弟雅斯科也都很勤快。一年下来，他们的庄园收成很好。雅金卡每天都到波格丹涅茨探望玛茨科。而且总在晚上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花衣服，梳着光亮的辫子。玛茨科心里明白，她是准备突然会碰上那个人回来。

“有什么消息吗？”这是她每天来的第一句话。

“没有消息。”他每天照样回答。

他们的话题每次都有相同的内容：说说兹皮希科，谈谈战争和十字军骑士团的罪恶。

“他能回来吗？”这是雅金卡最关心的问题。

玛茨科回答这句问话总是十分小心。他告诉她，战场上是可怕的，但是有经验的骑士能以一当十，在万马军中求得生路。

尽管如此，雅金卡还是有些心绪不安。“天主保佑吧！”她说。

玛茨科连忙宽慰说：“我相信，天主既然把我们安置在波格丹涅茨，就不会又让我们断子绝孙的。”

但是，他心里的不安并不比雅金卡差多少。每逢想到兹皮希科，他都抑制不住地想：“我在这辛辛苦苦地费尽力气，可这孩子也许已经死在什么地方了。啊！身上插着一支矛，饿狼嚼着他的尸体。”

时间，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春天一到，燕子回来了，鸛鸟也回来了，天鹅成群地在天空飞翔，唯独兹皮希科没有回来。这使玛茨科更加关心十字军骑士团和立陶宛之间的战争，经常出外打听。

终于有一天，从远方传来了好消息。威托特大公的军队已经胜利地占领了骑士团的驻地。玛茨科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雅金卡。雅金卡对战后的谈判最感兴趣。因为如果缔结和约，兹皮希科就能回来了，如果他还活着。

田野里的麦穗变黄了，秋天快到了，和约缔结的消息也传来了。兹皮希科仍然没有回音。玛茨科心急火燎，决定到斯比荷夫去一趟，那里离立陶宛近些，可以打听些消息。雅金卡也要跟他一起去，他不肯，这一老一少为了这事，争论了好几个晚上。

这天晚上，他们又在屋子里争论着，一个小仆人光头赤脚，一阵风似的

跑进来，大声喊道：“少爵爷回来了！”

玛茨科的心醉了，雅金卡睁大眼睛惊喜地站着。这时候，兹皮希科由哈拉伐夫妇陪同着进来了。他十分消瘦，又疲惫不堪，而且神情淡漠。玛茨科忙着追问他的一切，他却只说了几句，就挥挥手，闭上了嘴。还是哈拉伐把他的情况说了说。

兹皮希科的远征收获很大。他已经在达奴莎和她母亲的墓前献上了一大束孔雀毛，自然都是从被他打死的十字军骑士头盔上取下的。他实现了他的誓言。还带回来许多马和盔甲。

可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病倒了。人们这才知道，他又断了两根肋骨，还没有接好，左腰也受了伤，睡觉时连翻身和呼吸都很难受。由于体力消耗过大，从前被野牛撞的旧伤也复发了。玛茨科和雅全卡找来各种药膏，给他敷上。可最让他们担心的是，兹皮希科的精神一直很忧郁，一直闷闷不乐。

“你怎么啦？想要什么，就直说。”玛茨科着急地问他。

兹皮希科却懒洋洋地回答：“我没怎么，什么也不需要。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反正都一样。”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雅金卡暗自想到，兹皮希科这样烦闷，莫不是有什么难言的事吗？她建议玛茨科和他好好谈谈。

“要不你去问问他。”玛茨科说。

“我？不。您有经验，还是您去的好。”

玛茨科答应试一试。有一天早晨，他见兹皮希科的情绪比平时好一些，就起了话头：“我听哈拉伐说，你把一大束孔雀毛放在斯比荷夫地下室达奴莎的灵前了？”

兹皮希科望着天花板，点了点头。

“真不容易呀！杀死一个骑士可不象杀一个士兵那么简单。难道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吗？”

“是我向许多骑士挑战，决斗。还有一次交战，他们把我包围了，……就这样。”兹皮希科显然不愿意再谈这些事。

玛茨科却追问下去：“你现在已经实现了对达奴莎起的誓，高兴了吧？嗯？”

“不……”

“怎么不？你已经安慰了那个在天之灵，事情就了结了呀！”

兹皮希科闭上眼睛，半晌才说：“可我并不感到轻松。大概是她天堂上是不喜欢人血的。”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杀了那么多人，感到不舒服？这有什么！他们都是我们的仇敌，犯了那么多罪……”

“不，不，不是。”

“你还在想念达奴斯卡？”

“是想念她。虽然她已经不在了，我也已经习惯了。”

“那你就应该快乐，这样才能把伤快点养好。”

“我没有快乐，也没人会给我快乐。”兹皮希科没精打采。

玛茨科毫不放松：“因为你有心事！”

“心事？”兹皮希科耸耸肩，“我没什么事瞒着您。”

玛茨科直截了当他说：“我知道你，你现在是这样：一件事结束了，另一件还没开始，你感到茫然。你懂吗？”

“不懂。不过，也可能是这样。”

玛茨科不再问什么了。他觉得已经猜到了侄子郁闷不乐的原因了。当天晚上，他对雅金卡说：“他的病，只有你能治。”

“我？我怎么治？”雅金卡惊奇地问。

玛茨科凑到她跟前，低声说了几句。雅金卡象被烫着了似的，脸刷地红了。她连忙捂着脸，说：“您走开！我受不了您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玛茨科笑了。

兹皮希科苦恼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怎么回事。达奴莎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成了他心中的圣女，崇拜的偶像。这样，他心中的爱就渐渐化为缥缈的回忆了，但是得不到她的回偿。这使年轻的兹皮希科不知所措。在战场上，他专心打仗，还不觉得什么。可安定下来以后，他就无所寄托了。

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兹皮希科是个身体虚弱，安于寂寞的人，他可以去做一个修道士，独身一人，了此一生。恰恰相反，他刚满三十岁，浑身有着无穷的精力。虽然身上多处负伤，可恢复得很快，肋骨也已经长好了。他仍然那么健壮，宽宽的双肩，平阔的胸脯。生命就象沸腾的水在他心中翻腾，使他浑身发热，却无事可做。象他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早应当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凶猛得象野兽一样的儿子们去保卫国家。

兹皮希科却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他还以为自己是个病人，觉得无聊极了，心情就更加苦闷。这种情绪，只有当雅金卡在身边时才消失。他渐渐明白了，自己已经爱上了她。雅金卡虽然早就深爱着这个年轻骑士，可因为以前碰过一回钉子，生怕他藐视自己，就找借口说，她是要报答玛茨科的恩情，才来照顾他的。不想，心地诚实的兹皮希科信以为真，更不敢对她表示什么了。

他有时烦躁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就向叔叔表示，等养好身体以后，还要出去打仗，死在外面也比待在这里好受。可他又希望叔叔反对他。

有一次，他又这么说了，玛茨科却不理睬他说：“当初，你还没长大，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现在，你成人了，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如果决定要走，那就走吧！”

兹皮希科吃惊他说：“您不反对我？”

玛茨科冷笑一声说：“奇怪！我为什么要反对你？你自己的事嘛！我只是为我们这个家族可惜。”

“您从来都不关心我！”兹皮希科忽然喊起来，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话。

“呸！”玛茨科也喊起来，“你一定要去死，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今天就走！”

“走吧！傻瓜！”玛茨科说完，头也不回地修城堡去了。

兹皮希科当然没有走。但是从这以后，他受到叔叔的启发，胆子放大了些。又过了一个多礼拜，他的伤完全好了，就再也躺不住了。玛茨科告诉他，应该到兹戈革里崔去向雅金卡道谢。于是，他换上了那套精美的衣服，又让两个女仆为他梳理长得十分浓密的头发。

骑士们往常是把头发拢在一个蘑菇式的发圈里，打起伏来不碍事。只有在参加婚礼或宴会的时候，才一束一束地扎起来，再涂上白蜡，使头发发硬和光滑。兹皮希科正想这样，可两个女仆没做过这种活，总是弄不好。兹皮

希科正在发脾气，玛茨科领着雅金卡进来了。

兹皮希科连忙和雅金卡打招呼，“我正要去你那儿，你却来了。”

雅金卡看他那乱得象鬃毛的头发，咯咯乐着说：“好大一个拖把！你简直象个稻草人，可以到田里吓唬鸟儿了！”

“你尽可以取笑我，你向来是这样的！”兹皮希科很不好意思。

“不是取笑你，而是笑这两个女人。要是我，早就梳好了。”

玛茨科趁机说：“骑士的头发总是由他的姐妹梳剪的，丈夫的头发总是由妻子梳剪的。如果没有姐妹又没有妻子，就由一位小姐来梳，即使是一个陌生人也不要紧。”

“真有这种事？”雅金卡感兴趣地问。

“都是这样。”

“那，就叫她们端一盆热水来吧！”

玛茨科连忙带着两个女人出去了。不一会儿，他亲自送来一盆热水，放下就走。雅金卡用湿热毛巾擦着兹皮希科的头发，等头发柔软了，就拿起木梳细细梳理，然后又卷发。他俩坐得很近，兹皮希科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你怎么啦？呼吸那么重？身体还不大好吧？”雅金卡问。

“没什么。你也一样。”兹皮希科盯着他说。停了一会儿，他又张张嘴，要说什么，却只叫了一声：“雅金卡！”

“什么？”

“我……我有一句话，不敢对你说。”

“别怕，我是一个普通姑娘，又不是一条恐龙。”

“我的雅各斯，你……你对咱们的事，怎么看呢？”

雅金卡的眼里突然充满了泪水，声音几乎听不清：“我……你知道。”

一阵欢乐象火焰一样爆发出来，兹皮希科猛地站起来，把雅金卡抱起又举过头顶：“雅各斯，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正在门外的玛茨科听到喊声，以为出了什么事，连忙打开门进来看。见了这情景，他立刻明白了，双手抱着头，大声叫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我真快活，我现在就是死了也放心啦！”他忽然哽咽得说不下去了，象个醉人一样，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叔叔！”兹皮希科和雅金卡走到门外，欢快地叫着，笑着。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波格丹涅茨完全变了样。原来野草丛生的荒地已经开垦成耕田，生长着各种谷物，草地和山坡上放牧着马、牛、羊。人们从老远就能看见新城堡雪白的城墙和高高的瞭望塔。

兹皮希科和雅金卡住在城堡里，生活富裕美满，而且已经有了四个儿子，头两个还是双胞胎。为了纪念可尊敬的亲人，他们给四个儿子分别起名叫玛茨科、雅斯科、齐赫和尤仑德。老玛茨科看到家族又兴旺起来，心中自然欢喜，可他却不肯搬进新城堡，仍旧住在老房子里；虽然须发已经被岁月催白了，身体还是那么强壮。

人们都赞扬兹皮希科的勇武和胆量，夸奖雅金卡的美貌和善良，羡慕玛茨科的幸运。大家都把波格丹涅茨的这两个骑士引为骄傲，因为他们作出了榜样：说明如果有了坚强的意志，有了英雄的气概，有了高超的武艺和乐于冒险的骑士精神，就能获得成功。这不但有利于国家，自己也能发财致富。

但是，无论是玛茨科，还是兹皮希科，都没有忘记战争——和十字军骑士团的战争。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这件事，也经常出外去打听些新的消息。

有一次，玛茨科从外面回来，见到兹皮希科，就对他说：“骑士团的大团长康拉德快不行了，太衰老了。他要真死了，继任的大团长不是那个里赫顿斯坦，就是大团长的弟弟乌尔里西。”

“最近又有什么新冲突吗？”

“有的。十字军骑士的本性是不会改的。虽然他知道你比他强，可还要侵犯你，暗算你，非这样不可。”

“您还记得盛特拉姆说的话吗？”

“怎么不记得。十字军骑士一年不如一年了。那里的百姓吃够了他们的苦，他们自己还不觉得。”

“看来，我们不会等太久了。”

这话说过去以后，又过了一年，果然传来了大团长康拉德去世和他弟弟乌尔里西继任的消息，这在整个波兰引起了骚动，因为人们知道，乌尔里西性情暴躁又自信，不会象他哥哥那样尽量避免和波兰直接发生战争。他早就想大打一场了。玛茨科在得到这个消息后，表情严肃地宣告说：“空前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他们开始作出征的准备，挑选战马和盔甲，进行作战训练。整个波兰都是这样，所有的铁匠铺都叮叮当地响个不停。人们把粮食和熏肉贮藏起来，到了礼拜日，又都聚拢在教堂门前打听消息。谁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不敲掉十字军骑士团的牙齿，砍掉他们的右手，波兰就兴盛不起来。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战争的消息却又听不见了。据说，波兰和十字军骑士团的使者正频繁来往，争吵不休。匈牙利和捷克的国王，甚至教皇都出来为双方调停。战争还打得起来吗？连经验丰富的玛茨科也说不准了。他决定亲自到首都克拉科夫去一趟。

六个礼拜以后，玛茨科神采焕发地回来了。人们把他围起来，急着要听他带回来的消息。

“你们的矛和斧头都磨好了吗？”玛茨科先这样问。

“嗨！这么说，真要打了？快说说，您见到了谁？”

“见到谁？见到了盛特拉姆！”

“他说什么？”

“他对我这么说，‘瞎子走路，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他是因为眼瞎才跌倒的。可真正的原因还是有那块石头！’你们听懂了吗？这就是说，一只碗装的水太满了，再加一滴水就流出来了！”

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什么时候出征的事。

“沉住气，他们不会忘了我们的！”玛茨科笑着大声说。

不久，上面下来命令，让人们在王国境内的森林和荒野里进行一次大狩猎。成千上万的居民参加了这次全国性的围猎活动，把打死的野牛、野猪和各种小动物，作成熏肉，运到各大城镇贮藏起来。谁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战争的迹象又出现了：从十字军骑士团统治的地区逃来了成群的农民，都带着家眷。有的人一到波兰，就要求去当兵打仗，说“受够了十字军骑士的迫害，恨透了他们，一定要报仇！”骑士团抓住这些逃跑的人，一律处死，可这样一来，逃跑的人更多了。后来，逃走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教堂人员、各种职员、甚至有教士和神甫，连乞丐也不愿意在那里行乞了。

这一天，玛茨科、兹皮希科和雅金卡正在城堡前坐着，远处突然跑来一个骑军马的人。他飞快地来到他们面前，把一个用杨树枝和柳条编成的花环扔到两个骑士的脚下，高喊着：

“维奇！维奇！”

他一边喊着一边马不停蹄地跑远了。两个骑士几乎同时跳了起来，兹皮希科立刻跑进城堡吩咐侍从把“维奇”往前传递，然后他又跑出大门，高声喊道：“战争！天主终于赐给了我们战争！”

玛茨科的表情庄严又可怕，握紧双拳，说：“这是一场人心所向的战争，我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经历过呢！”

说完，他对已经围拢过来的仆人们发出命令：

“到瞭望台去吹号角！”

“把出征的人都召集过来！”

“把马套上车，快！”

这一切都不难办到，因为早已准备好了。兹皮希科趁人们离开的时候，走过玛茨科身边说：“你不打算留下来吗？”

“什么？我留下？你在想什么呀！”玛茨科立刻吼叫起来。

“按法律，您可以留在这里，再说，雅金卡和孩子们也要人照应。”

玛茨科朝侄子瞪圆了眼睛：“你听着：我等这个时候，等得头发都白了！”从那冷冰冰的脸色上看，是谁也无法劝止他的。尽管玛茨科已经年过七十，可还是象一棵大树那样硬朗，四肢动作灵活，只是上马的动作迟缓了一些。

兹皮希科不再说什么，雅金卡走过来吻他的手说：“别担心我，兹皮希科。我住在城堡里很舒服。你也知道，我不是胆小的女人，石弓和矛我又不是没用过。”她的眼里突然含满泪水，声音也颤抖了：“但愿你能回到我的身边……要不是为了这些孩子，我非让你答应带我一起去！”

“雅金卡！”兹皮希科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

这时候，瞭望塔上的军旗降了下来，表示男人们就要出征去了。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后，全部人马和车队就上路了。

“维奇”是召集后备军的总动员令的标志。在收到第三个维奇后，应征人就要到指定地点集中。

刚走出波格丹涅茨的边界，他们就遇上了雅金卡的弟弟雅斯柯。再往前走，又陆续遇到了好些年轻的或年老的武士，个个都是坚强的汉子。人们互相打着招呼：“快走吧，打那些狗东西！”整条道路上挤满了骑士和士兵。为了打败民族的敌人，他们甘愿去忍受酷热和严寒，付出鲜血和生命。玛茨科看到这些，不觉暗想，真是胜利的兆头啊！

战争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开始没有什么太激烈的交锋。亚该老国王亲自率领的波兰军队已经攻占了骑士团占领的城堡陀姆勃罗夫纳，并同威托特大公率领的立陶宛军队会合起来。

国王决定就在这里扎下营寨，休整一下。

玛茨科和兹皮希科的队伍也来到这里。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见到他们，都亲热地打着招呼，又不约而同地议论起战争。

波瓦拉指着兹皮希科说：“你还有一笔账要和十字军骑士算吧？这次可以了结啦！你知道吗？那个里赫顿斯坦，现在是骑士团的大执政官了！”

“我知道，我的叔叔已知道。”兹皮希科挺着胸膛说，“我准备在这里牺牲一切！”

一个穿着红色布衣的高瘦骑士走过来，有礼貌地向兹皮希科问好：“向您致敬，兹皮希科骑士。”

兹皮希科定睛一看，马上和那人拥抱起来，高声喊着：“德·劳许，您也在这里？这么说，您站在我们一边了？”

原来德·劳许已经和玛佐夫舍宫廷侍卫米柯拉伊的女儿结了婚。老米柯拉伊去世后，亲儿子也已战死沙场。德·劳许就成了那个家族领地的主人了。他对兹皮希科说：“当初，我到十字军骑士团的目的，不过是想去冒险，取得骑士的腰带。可后来我从雅奴希公爵那里得到了它。这些年的事实，使我认清了谁是谁非。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个国家的臣民了，为这里的人效劳，难道不是我的义务吗？”

“原来是这样！我们要好好谈谈。”兹皮希科真为老朋友高兴。

德·劳许向玛茨科和波瓦拉致意以后，又对兹皮希科说：“您的老侍从哈拉伐正在那边帐篷里等我们，已经准备了晚餐，走吧，一起到那边去。”他向在场的人打着招呼。

大家正要上马，德·劳许的一个仆人走到兹皮希科身边，吻了吻他的手，说：“天有点黑了，您认不出我来了。还记得山德鲁斯吗？”

“啊？是你？”

对过去为患难的回忆顿时涌上兹皮希科的心头。这种感觉，同两个礼拜以前他和哈拉伐久别重逢时的情形一样。

“山德鲁斯，你现在干什么？不再卖圣物了吗？”

“不啦！我后来到教堂做了一个职员，一直到今年春天。但是，战争一打响，我就厌倦了教堂的钟声，渴望着拿起武器。”

兹皮希科上下打量着山德鲁斯，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佩着剑持着枪的侍从，就是当年那个胆小的油腔滑调的小贩。

玛茨科也感叹极了，对波瓦拉说：“自从有了波兰以来，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军队，各地的人都聚拢来了。”

“是啊，一共有五十个军团呢！”波瓦拉说，“立陶宛的威托特公爵也带来了四十个军团，还有时母德人和鞑靼人……”

“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有这样一支大军。”德·劳许说。

他们一起朝那边帐篷走了过去。

太阳升起的时候，波兰军队向前移动了。在广阔的田野上，飘扬着各军团的军旗，象是开放着万紫千红的花朵。克拉科夫军团中那面画有白头鹰的红色军旗。是王国的伟大标志，引导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士兵们向前进发。波兰军的右边，是来自立陶宛的军队。人们都知道，自己是在走向可怕的战争，但那是他们的天职，因此都无所畏惧，视死如归。

快到中午了，大军在一片森林中休息下来。他们的两边各有一个大湖，前面则是一片五哩宽的空地。空地中间，地势徐徐隆起，上面就是格隆瓦尔德沼泽地和森林了。波兰历史上决定命运的大决战就要在这里展开。而这时候，他们的敌人还没来，十字军骑士团的宰队看来要在第二天才能赶到这里。波兰军统帅盛特拉姆一面命令保持战斗队形，一面派出骑兵到前方去侦察敌情。

亚该老国王、威托特公爵和波兰最杰出的骑士都来到了前沿。国王身穿灰色战袍，严肃的表情中带着忧虑。尽管早已厌恶了骑士团，可是想到有多少波兰教徒和士兵要在战争中流血丧生，他还是止不住心中的悲伤。在此以前，国王曾尽力避免战争，无奈十字军骑士团拒绝了一切调停，决定和波兰军队决一死战。亚该老甚至在大决战就要开始的时候，还在充作礼拜堂的帐篷里祈求和平，每天都要望弥撒。

可这一天，国王刚刚望完了第一次弥撒，走出帐篷，一个侦察兵骑着满身大汗的战马，旋风般地飞驰而来，还没下马，就喊起来：“仁慈的君主，他们来了！”

国王脸色大变，忙问：“有多少人？”

“我先看到了一个军团，那后面尘土飞扬，一定还有更多的人！”

话音刚落，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侦察兵回来了。

“十字军骑士团，两个军团！”

“三个军团！”

毫无疑问，十字军骑士团全部出动来参加这场决战了！

“备马！”威托特公爵满脸通红，高声喊道，“第二次弥撒取消！”

“不！”国王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兄弟，你先去吧，我要在这里望第二次弥撒。”

骑士们纷纷离开，到各自军团去了。这时候，帐篷里的一只小钟响了，国王举起双臂，又双手交叉成十字，眼睛望着天空，缓步走进了帐篷。

等到他再次走出帐篷的时候，已经可以亲眼看到，在那远远的高地上，灰尘蔽空，一块黑黝黝的东西正向这边滚来。接着，五颜六色的旗帜出现了。国王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冷酷了，他接过一支长矛，急速跨上战马，在卫队的护卫下，向前急驰而去。

骑士团的大军正从高地走下来，不一会儿就停在了田野上，和已经在下面的波兰——立陶宛联军对峙。大团长乌尔里西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有人告诉他，亚该老的兵力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却不屑一听，说：“你把那些人也叫士兵了他们人比我们多，可都是劣等民族。除了波兰军队要我们花些气力，其余的……哼！”

波兰——立陶宛的军队正在森林里待战。而十字军骑士只有在开阔的田野上才能大显身手。大团长乌尔里西决定派人去见亚该老，说如果觉得战场

太小，骑士团可以向后撤退一段，让波兰军走出森林，在田野上决战。

亚该老应允了。于是，波兰军队以严整的行列从森林中走出来，走在前面的是骑士组成的先锋队。后面是浩浩荡荡的主力军，再后是步兵和雇佣军。看见这成武的气势，乌尔里西才认识了他的敌人并不那么容易对付，预感到决战将是最残酷的。

忽然，象刮起了一阵旋风，波兰军里传出了悲壮的歌声：

亚当，天主的庄稼汉，
您与天主永远住在一起，
请把我们，您的子孙，
安置在神圣的天使管辖的地方；
那里有快乐，那里有仁爱，
那里可以永远看见天使般的造物主。
主啊，怜悯我们！

一这万人合唱的战歌，象雷鸣在轰响，震撼了大地，引起了巨大的回声！歌声刚落，右面的立陶宛军队就首先发起了进攻。接着，波兰军统帅盛特拉姆一声呐喊：

“前进，杀敌！”

波兰第一流的骑士们立刻俯身在马脖子上，把长矛伸向前方，冲杀了过去。刹那间，血与肉的拼搏开始了！

但是，首先发起进攻的立陶宛军又首先败退了。尽管他们以无比的勇气扑向对方，然而实力相差太大。一边是全身穿着铜甲的骑士，连马也有钢衣保护着；另一边的体格强壮，却只有一张兽皮护身。双方混战在一起，立陶宛人手中的矛、剑、枪和装着钉子的木棍一碰上盔甲，就被弹了回来，象是磁上了岩石。可他们的血肉之躯经不住对方的剑和斧。顿时，田野上血流成河，骨内在马蹄下遭到践踏，不一会儿，就尸积如山了。十字军骑士很快冲开了一个缺口，立陶宛军兵败如山倒，撒开腿向后奔逃。

这边，十字军骑士要对付波兰军队，就不那么轻松了。波兰骑士的武器和战马虽然逊色一些，可他们受过和十字军骑士一样的训练。经过反复较量，他们已经挡住了敌人的进攻，甚至已经逼得他们向后倒退。在矛被折断后，又开始了最残酷的肉搏战，剑和斧象闪电般的横砍竖劈，战马倒了，军旗倒了，人抱着人滚在一起，盔甲上满是血，激战中，双方的骑士们象被砍倒的大树栽到地上。这个场面使初上阵的新手惊呆了，但只要他们稍一犹豫，就会在对手的举刀一挥中送了命。在这残酷无情的战场上，死亡象一阵风似的吹灭了生命！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十字军骑士用刀豁开了正在前进的波兰军旗手坐骑的肚子，马和旗手倒下了，大军旗也倒了下来。刹那间，十字军骑士和波兰军人几乎同时呼喊起来，几百只钢铁般强壮的手臂伸过来抢军旗了。波兰骑士象发了疯的狮子扑到军旗周围，斧头在碰撞，钢铁在碰撞，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交织成最可怕的轰响……失去主人的战马吓得横冲直撞，扬起漫天的尘雾。片刻工夫，夺回来的军旗又飘扬在波兰军中，随着胜利的呼喊声，士气大振，又一齐扑向了敌人……在他们的身后，十字军骑士的白色斗篷铺满了地面。

大团长乌尔里西站在山岗上看到这情景，把手一挥，亲自带领着十六个铁甲军团投入了战场。

这边，盛特拉姆统帅也出现在还未投入战场的后备军面前。这支队伍由不穿铠甲的骑兵、步兵和农民组成，他们的武器是矛、链枷和大镰刀。见统帅飞奔过来，大家知道轮到他们上阵了，都齐声欢呼起来。

“前进！”盛特拉姆发出命令。

“喀！”呐喊声震天动地，大军象潮水般涌了上去。

正在一块高地上观阵的亚该老见了，恨不得也冲下山去。但是宫廷侍从拼命拉住了他的马笼头。国王用矛打他的头。他也不放手，就在这时候，乌尔里西亲率的十六个军团突然出现在高地的附近，他们正从这里迂回前进。

“国王被围了，快来援救！”

卫队挺身而出，密密地排成一堵人墙保卫国王。国王却坚持站在第一线，又冲到了前面。大团长披着白斗篷飞驰而来，但是他并没有把面前这一小股波兰人放在眼里，也没发现亚该老国王就在这里，而是带人朝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冲过去了。只有一个十字军骑士象是觉察到了什么，伸出长矛向这边冲过来。国王把坐骑一踢，也向那人冲去。一个侍从连忙急驰超过国王，手中的矛迎着那人猛地一击，把他的头盔打碎了。随即赶上来的亚该老趁势用剑劈开了他的脑门。

乌尔里西的铁甲军团一到战场，就向波兰军直扑过去。双方扭杀在一起，战斗更激烈了。但是乌尔里西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一击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波兰军的士气远远地超过了骑士团，很多人盔甲被打坏了，又受了伤，可骑士们仍然挺着七扭八歪的武器向前冲击。骑士团的人心惊胆战，已经抵挡不住了。

这时候，盛特拉姆带领后备军赶到了。农民们瞪着充满仇恨的眼睛，无畏地举起了镰刀……又是一场浴血的搏斗！双方在用最后的力量对抗了。

忽然，一阵遮天的烟尘出现在战场的右方，震耳欲聋的喊声传了过来。

“立陶宛人回来了！”波兰人欢呼起来。

那正是立陶宛军。容易被击退，却不容易被征服的立陶宛人在十字军骑士停止追击后，马上又重整队伍，杀了回来。他们的人一眼望不到边。

这样一来，骑士团慌了手脚。几个执政官朝乌尔里西喊道：“您快走吧，趁我们还没有被包围！”

乌尔里西把手举向天空，阴沉着脸，决然地回答：“我决不离开！决不！”说完，他带人迎着立陶宛人冲上去。

刹那间，他就被涌上来的人流围起来。眼前是一片高举着的武器，使他感到天旋地转，什么也看不清。忽然，一支短枪打中了他的嘴，又是一支。他挥动右手乱砍着，可又一支标枪击中了他的脖子，他象一根木头似的栽下了马。人群立刻把他遮没了。

骑士团终于溃败了。绝大多数人都躺倒在田野上。有的士兵把武器扔在地上，放弃了抵抗；有的骑士跳下了马，准备当俘虏。那些不愿求生和当俘虏的，排成了一个大圆圈，进行着最后的抵抗，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他们被一片片砍倒。最后，这些十字军骑士绝望了，有的把短剑刺进了自己的咽喉，有的则把脖子伸给自己的同伙，有的索性揭开面甲，互相告别。这些十字军骑士是顽强的，但他们的行为又是不得人心的。愤怒的波兰人把他们的大圆圈击碎，一个个地砍杀了起来。

安诺德，这个巨人般的骑士，被农民军团团团包围住了。他砍死的波兰人在身边堆成了小山，他站在上面，没人能接近他。这时，波兰最杰出的骑士

查维夏到了。查维夏见安诺德没有坐骑，也就下了马，冲他喊道：“投降吧，否则就和我决斗！”

安诺德认出了查维夏，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可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盾牌被查维夏的剑一击就碎了。查维夏猛地一劈，安诺德的头被砍成两半。

一个叫亨利克的骑士团执政官曾发誓要让剑浸透了波兰人的血。然而这时候，他却要逃跑了。不料正遇上四处寻敌的兹皮希科。兹皮希科举起剑猛砍过去。亨利克吓得叉着双手，喊道：“饶我一命吧！”兹皮希科来不及抽回砍下去的剑，只得把剑一转，剑背正打在亨利克的嘴上，又把他交给了侍从绑了起来。

老玛茨科来回奔跑着，查找着。他在寻找仇人里赫顿斯坦。真是运气，在一片树丛中，他搜查到了躲在里面的一群十字军骑士。他们见了他，只好跪下投降。玛茨科一眼认出其中的一个就是里赫顿斯坦，便走到他的跟前。“我们早就认识了。还记得吗？那一年，我的侄子一时轻率，攻击了你，被判了死刑。我求你饶他一命，你不肯。从那时候起，我就发誓，不论迟早，一定要和你决斗！”

里赫顿斯坦的脸刷白了：“可我现在成了您的俘虏。”

“听我告诉你，”玛茨科说，“我不会向一个解除了武装的人举起剑。但是，你如果拒绝和我决斗，我就叫人把你吊死！”

“我没有别的办法！”里赫顿斯坦绝望地说。

于是，他们就在双方的骑士面前交起手来。里赫顿斯坦比玛茨科灵活，但气力远远不如对手。报仇心切的玛茨科一开始就压倒了懊丧的里赫顿斯坦。一会儿工夫，他已经把他摔倒在地，用膝盖压在他的胸口上。

“饶了我吧！”里赫顿斯坦口吐白沫。

“不！”玛茨科手中的短剑猛地落下，里赫顿斯坦的血从嘴里流了出来……

太阳正渐渐堕入西方的地平线，一场大雨骤然而至，压住了满天尘埃。空前的大决战结束了。亚该老国王、威托特公爵和盛特拉姆统帅巡视着战场，有人把骑士团大团长乌尔里西的尸体搬过来，国王看了看那被戳穿了好几处的尸体，长叹道：

“这个人啊，今天早晨他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呢！”

他下令，把尸体洗干净，给它盖上骑士团的白斗篷。

又有更多的尸体被搬了过来，其中有骑士团大执政官里赫顿斯坦的，有元帅华仑罗德的，有执事长和大司库的，还有六百多名执政官和法师的。他们被摆成几排，眼睛里的骄傲和狂暴都消失了。

波兰的骑士们站在国王周围喘着粗气，象劳累了一天的割稻人望着稻捆一样，凝望着被他们打死的敌人的尸体。这是一次付出了多大代价的收获！黄昏到来了，他们都在想，这不但意味着一天血战的结束，而且也意味着一百年来祖国苦难的结束。

“真是整个十字军骑士团都躺在这里了吗？”亚该老国王高声喊道。

“是的，他们给敲掉牙齿，砍掉右手的时刻到了！”

光荣属于这个伟大的圣日，属于这一场血的献祭。从此以后，十字军骑士团一蹶不振，终于有一天，骑士团的后任大团长交出了玛尔堡，而他们的势力也消亡了。波兰的大军以国王的名义接管了这座城市。波兰人成了远到

波罗的海的这块国上的真正主人。

格隆瓦尔德战役以后，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回到了波格丹涅茨。玛茨科安享了长寿。兹皮希科一直健康强壮，而且活到了那个幸福的日子。

